思無邪匯寶

貳拾肆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如意君傳／明・吳門徐昌齡 著

癡婆子傳／明・芙蓉主人 輯

僧尼孽海／明・舊題「唐伯虎 選輯」

春夢瑣言／「不題撰人」

思無邪滙寶 ㊁㊉㊃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如意君傳]

／明・吳門徐昌齡　著

[癡婆子傳]

／明・芙蓉主人　輯

[僧尼孽海]

／明・舊題「唐伯虎　選輯」

[春夢瑣言]

／「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滙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貳拾肆 册

目錄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㊀貳㊀拾㊀肆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如意君傳」

明・吳門徐昌齡 著

《如意君傳》出版說明

《如意君傳》爲現知明代最早的艷情傳奇小說，一冊，不分卷、回。署「吳門徐昌齡著」，徐氏無考。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引清・黃之雋《唐（𢈔）堂集》言及明嘉靖己丑（一五二九）進士黃訓《讀書一得》中有〈讀《如意君傳》〉一文，劉輝〈《如意君傳》的刊刻年代及其與《金瓶梅》之關係〉（《徐州師範學院學報・哲社版》，一九八七年第三期）考出黃訓（一四九〇—一五四〇後）生平，並指出〈讀《如意君傳》〉「最遲寫於他辭世的嘉靖十九年以前。……有可能寫於嘉靖四年（一五二五）他舉於鄉之前。換言之，小說《如意君傳》也必在是年之前刊刻行世。」《如意君傳》謂高宗「兩目枯眩，不能票本」云云。所謂「票本」，乃皇帝批答侍臣「票擬」者。明・黃佐、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九〈擬旨〉條謂「到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於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至英宗正統，遂成定制。故此書之創作，應於宣德（一四二六—一四三五）、正統（一四三六—一四四九）之後。

《如意君傳》面世後甚流行，且影響明清艷情小說至巨。萬曆丁亥（一五八七）冬季清狂散人二菴葉如璧子穀氏序刊本《醒睡編》中有〈武曌傳〉，實爲《如意君傳》之刪節本。作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前後之《繡榻野史》，其〈開關迎敵〉一則，趙大里在東門生房中，見到「桌上擺了許多骨董，又擺着《如意君傳》、《嬌紅記》、《三妙傳》，各樣的春意圖兒」。成書

於萬曆己酉（一六〇九）前後周朝俊《紅梅記》，劇中人物亦讀《如意君傳》。萬曆丁巳（一六一七）序刊本之《金瓶梅詞話》中，欣欣子序所提及之《如意傳》，應即此書也。《金瓶梅詞話》第三十七回有「一個鶯聲嚦嚦，猶如武則天遇敖曹」，提及《如意君傳》故事外，書中性描寫，亦受此書之影響。《癡婆子傳》、《素娥篇》、《僧尼孽海》、《續金瓶梅》、《肉蒲團》、《桃花影》等書，或直接提及《如意君傳》，或涉及其中人物，或在描寫中有明顯的模仿痕跡。以武則天一生爲主線的清代小說《濃情快史》，其後半部武后與敖曹部分，幾乎都抄自《如意君傳》。此書爲嘉慶十五（一八一〇）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說摺所舉列五種書中。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著錄此書。日本曾多次印行《如意君傳》。明和四年（一七六七）江戶雁義堂出版自辭矛齋蒙陸（意爲骯髒的老傢伙，爲山口輝雄筆名）《通俗如意君傳》，乃《如意君傳》之日文編譯本，其中有翻譯亦有譯者的創作。之後出現的《花之行幸》，則爲《如意君傳》的仿作，主角武則天被換成日本奈良時代的孝謙女帝（七四九—七五八在位）。此書有多種現代日語譯本。有關此書在日本情形，可參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中國秘籍叢刊·研究篇》（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七，頁十一—三六）。此書亦有法文譯本（*Vie d'une amoureuse*, Paris: Editions Philippe Picquer, 1991），與《癡婆子傳》合爲一冊。

《如意君傳》素材來自歷史筆記，特別是唐人筆記如張鷟（約六七八—七三〇）《朝野僉載》，其中所用武則天詩皆可見《則天集》中。稱張宗昌爲王子晉後身詩，據《朝野僉載》，乃當時名詩人崔融所作。此類資料散見於《太平廣記》中。明·詹詹外史輯評之《情史》卷十七〈情穢

出版說明

類・唐高宗武后〉條中，集中較多資料，可供參考。敷書故事，則為後起之傳說，或為此書作者之創造。

現存《如意君傳》皆為日本版，或據以影印者，重要的有下列數種：

㈠清閟閣本　日本刊本。扉頁分四欄，中兩欄大字「則天皇后」、「如意君傳」，右欄上方小字作「吳門徐昌齡著」，左欄小字上署「東都」（即東京），下署「清閟閣」。次〈如意君傳序〉，署「甲戊（戌）秋華陽散人題」，「東都牛門隱士書」。可知此為日本人所抄再刻者。此序有錯簡，「侯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十字適為一行，誤抄於四行後，遂不能通讀。近人頻頻引錄此序，皆未作校訂。疑為牛門隱士誤抄。又王汝梅認為序者華陽散人，即編輯《拾珥樓新鐫繡像小說鴛鴦針》的華陽散人（參《金瓶梅探索》，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一七〇—一八三），是吳拱宸的號：「茅山有華陽洞，山下第八宮名曰金壇華陽之天，吳拱宸晚年隱居茅山，因此自號華陽散人。」據王汝梅考證，吳拱宸生於萬曆末年，一六一〇年前後，大約卒於康熙初年。如此，則《如意君傳》序之「甲戌」只能是崇禎七年（一六三四）。吳拱宸才二十來歲，努力準備應考，崇禎九年他中舉人，還不是隱居的時候。這位華陽散人，不大可能是他。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則以為「華陽散人可能是日本江戶文士的假名，此序甲戌秋即一七五四（日本寶曆四）年」（參《中國秘籍叢刊・研究篇》，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七，頁一一—一六），亦無證據，聊備一說。此書正文首行題「閫娛情傳」，有日文譯本亦以此為書名。次行起為正文。正文四周單欄，內有絲欄。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單魚尾，下有「全」字，蓋不分卷，表為全書也。下端標葉次。寫刻，有訓讀號。此書末作「閫娛情傳終」，後有相陽柳伯生庚辰春跋，

草書，謂「因刊於家，以與好事之人云」。太田、飯田以爲「寫此跋語的柳伯生，大約即刊行人小川彦九郎」。按小川彦九郎（柳枝軒）自享保十二年（一七二七）至天明四年（一七八四）在江戶日本橋開設書坊，爲當時大出版家。此序爲域外漢文體，極有可能是日本人所作。跋之「庚辰春」應是一七六〇年。此書末有版權頁牌記，右側標「兎園藏書」，次「寶曆十三癸未（一七六三）年」及出版者姓氏地址。按此書有日本鬼磨子書房影印本（一九七九），台北丹青圖書公司、天一出版社據以影印。此一系列影印本皆缺書末版權頁，又塗去第十葉書眉上校記。此外又有日本太平書屋影印本及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中國秘籍叢刊》（一九八七）影印本。此次校勘，即以汲古書院影印本爲底本。

(二)日本木活字本　據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之研究，此爲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聖華房刊本，與聖華房所印的《癡婆子傳》及再版本同一格式，皆爲木活字本。首〈如意君傳序〉及末柳伯生跋皆排印而非手書。正文行款一依清閟閣本。正文四周雙欄，外粗內細。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較之清閟閣本，此本無訓讀號。然有些地方，如「一語喚回鸚鵡夢」，清閟閣本「一」後有訓讀號「—」，此本誤排爲「丁」，可見所據的是訓讀本。此本版心單魚尾，皆留空，只下方有葉次。

(三)袖珍排印本　此本與《大東閨語》合印爲一冊，高羅佩原藏，現存荷蘭萊敦大學漢學研究院。無序跋，無出版者及日期，惟於書末有「排印頒同好，誓不取分文」小字印記。據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之研究，此爲明治刊本。首葉首行大字「閒娛情傳」，次行下方「吳門徐昌齡著」，三行起正文。四周單欄，無版心，用現代書方式排印。書分上下兩欄，上爲眉批，主要是引史

書解釋正文，亦有校正文字者。下爲正文，頁七行，行十五字。有圈點。個別正文讀不通處，用方框括出。如書末武后再召敖曹，各本作「敖曹嘆曰：『再入必不出矣。見機而作，本雙太日，比言非歟……』」云云，此本將「本雙太日比言」六字括出，示不能通讀也。按《易・繫辭下》「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乃此句所本，「比言」應爲「此言」。此本據清閟閣本排印，並校正若干文字，又刪去扉頁及序跋。

以上三種版本，實爲同一系統。此次校勘，又以《醒睡編・武曌傳》及《濃情快史》參校。前者爲《如意君傳》之節本，後者則抄錄《如意君傳》大部分。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曰：「劉衡如先生云：日人某書中記有青霞室刊本，四冊。」按「青霞室」未見。明萬曆三十一年有潘玄度玉峰青霞館刊《唐世說新語》十三卷，青霞室如爲青霞館，則爲萬曆間書肆，時代正合。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謂，據說日本某經營中國古書老闆曾見過帶有精美插圖的明刊本《如意君傳》。上引《紅梅記》人物所讀的《如意君傳》，照書中描寫，是帶有插圖的，「裡面有個戴鳳冠霞佩的坐着朝堂」。這些本子仍有待發現。目前的《如意君傳》似不全，如前面詩謂「一語喚回鸚鵡夢，九霄奪得鳳雛還」及「人事未形先有數，至今追憶李淳風」兩聯，背後都有故事，而不見於今本《如意君傳》中，倒在《濃情快史》中可見到，可能是佚去。按《朝野僉載》卷三：「則天后曾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陛下兩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兩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頸皆赤。……」李淳風事，亦可見《太平廣記》卷一六三〈天后〉條及卷二二四〈李淳風〉條中。看來，還需繼續搜集資料，方能作出此書定本也。

《如意君傳》校勘所使用的底本及參校資料已如上述，整理情形詳見校記。至於底本若干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敷」作「傅」，「値」作「直」，「幄」作「偓」，「後」或作「后」，「由」或作「繇」，「餘」或作「余」，「花」或作「華」，「塵」或作「塵」，「蚯」或作「丘」，「筋」或作「觔」，「常」或作「嘗」，「粗」或作「麤」，「捨」或作「舍」，「竊」或作「切」；與「訴」、「訢」不分，「旦」、「且」不分，「宣」、「宜」不分，「弈」、「奕」不分，「宵」、「霄」不分，「于」、「干」不分，「汙」、「汗」不分，「令」、「今」不分，「宮」、「官」不分，「藉」、「籍」不分，「拆」、「柝」不分，「惕」、「惕」不分，「效」、「効」不分，「摸」、「模」不分，「偎」、「猥」不分，「筋」、「筋」不分，「盼」、「盻」不分，「夕」、「久」不分，「耍」、「要」不分，「欄」、「攔」不分，「鍾」、「鐘」不分，「凡」、「丸」不分，「氿」、「汎」不分，「己」、「已」、「巳」不分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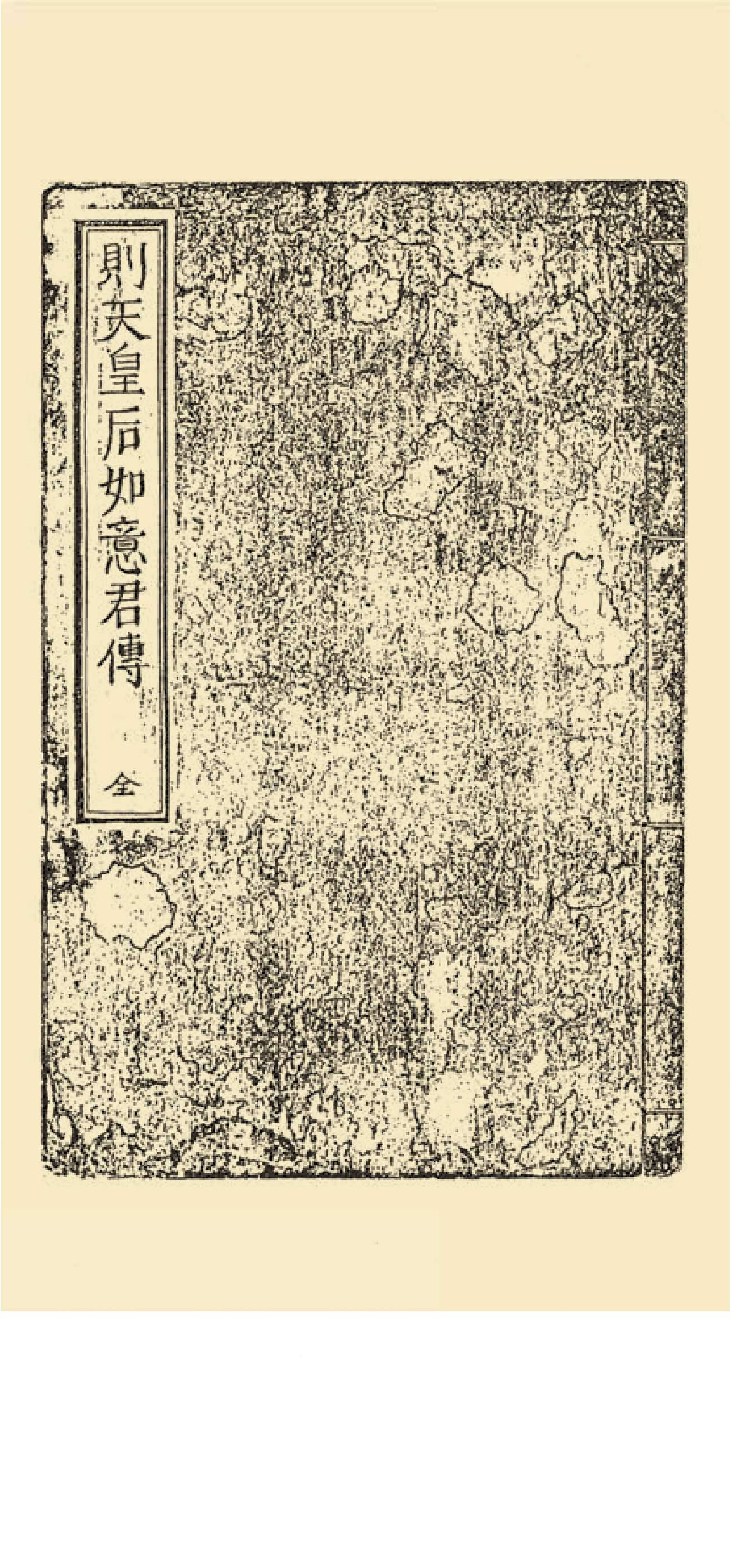
*　*　*

《如意君傳》故事梗概如下：

武則天乃荊州都督士彠女，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入後宮，拜爲才人。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見而悅之，與通，許以居大位後立爲后。文皇病大漸，出媚娘於感業寺爲尼。高宗嗣大位，載之入宮，拜左昭儀。高宗欲廢王皇后立武后，詢長孫無忌。近臣褚遂良諫之，被賜死，長孫無忌貶爲潭州都督。遂立武氏爲昭儀皇后。武后僭亂朝權，高宗嬖而畏之。後帝兩目枯眩，令武后決事。武后聰明博通，處事皆稱旨。又將王皇后、蕭淑妃誣陷坐罪，斷手足投酒甕中浸死。高宗崩，太子李哲即位，號中宗。未及五年，被武后廢爲廬陵

王。立次子李旦爲帝，虛位七年，又被廢爲皇嗣，而自立爲則天武后。又大殺唐朝宗室。後自名武曌，稱爲則天大聖金輪皇帝，國號周，立姪武三思爲太子。後受宰相狄仁傑之諫，立李旦爲皇帝。武后知人心不服，用酷吏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數。

有薛敖曹者，乃隋末於隴西稱兵，僭號秦帝薛舉之後。美貌博通，而肉具過大，無肯與婚者。時武后已六十餘，寵僧懷義。懷義富貴而驕，多蓄女子。又與御醫沈懷璿爭寵，燒白馬寺。后與太平公主使健婦撲殺之。懷璆亦以不勝慾病死。時后已七十，而嬌艷若少年，慾心彌熾。寵張宗昌及其從兄易之。兩張多外寵，只應付武后，后心不悅。宦官牛晉卿爲引進薛敖曹。后與敖曹交，大悅；敖曹亦初得通人道。后封薛爲如意君，明年改元如意，自是寵幸集於一身，淫樂無所不至，如此數年。敖曹屢勸后召回廬陵王接大位，后終如所請。后春秋七十有六之年，時每不豫，敖曹勸其頤養減慾。后恐百年爲敖曹累，遂托武承嗣照顧之。敖曹住承嗣家，其寵妾溫柏香羨而通之，因敖曹陽物過大不得入。後后病愈，見二張，召入與接，終不歡暢。后乃令小璫召敖曹。敖曹知再入必不出，乃逃去。后惟悲歎。二張服藥養龜事太后，復有寵。至后末年，爲太子、張丞相所誅。太子即位，德敖曹，問訪不獲。後天寶間有人於成都見之，已得道，不知所終。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封面

呉門徐昌齡著

則天皇后如意君傳

東都　清閟閣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扉頁

如意君傳序

如意君傳者何則天武后中冓之言也雖則言之醜也亦足以監乎昔者四皓翼太子漢祚少安實賴留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序葉一右半

嗚呼則天武后淫暴無紀荒淫日盛雖乃至廢太子而自立豈莫之能正焉而中宗之復也實敖曹氏之膂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序葉一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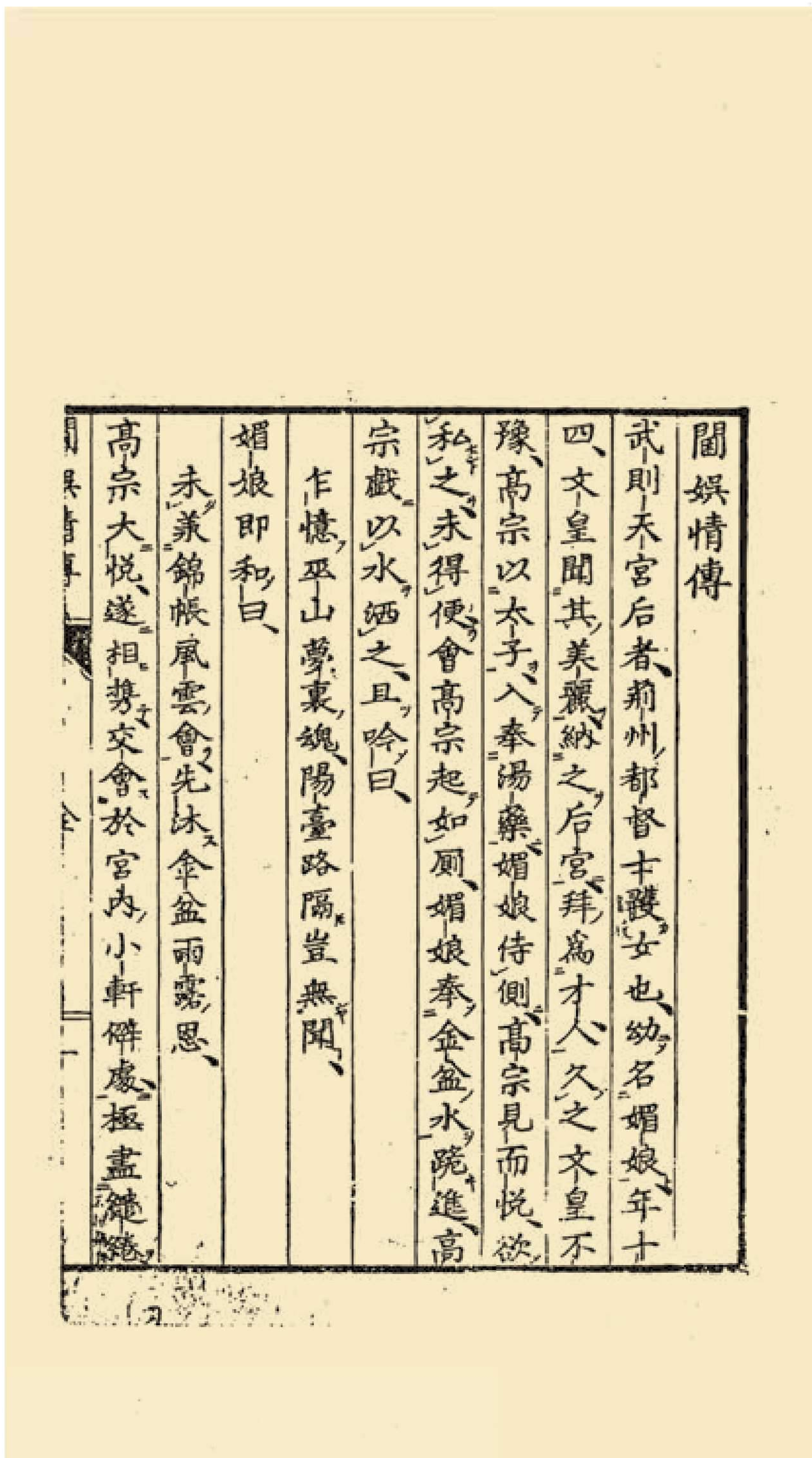
力也此雖以淫行得進亦
非社稷忠耶當此之時留
宸慮之世贊翼之且爲能
手易曰納約自牖教曹氏
閫之由是觀之雖則言之

醜也余是之鑒耳甲戌秋華

陽散人題

東都牛門隱士書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序葉二左半



閫娛情傳

武則天宮后者荊州都督士彠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之后宮拜爲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媚娘侍側高宗見而悅欲私之未得便會高宗起如廁媚娘奉金盆水跪進高宗戲以水洒之且吟曰

乍憶巫山夢裏魂陽臺路隔豈無聞

媚娘即和曰

未兼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高宗大悅遂相攜交會於宮內小軒僻處極盡繾綣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正文首頁

請罷。后惟悲歎而已。昌宗知后旨，乃指萬金覓南海
奇藥服之。與易之養龜彌月而後進御。後大有寵至
后末年爲
皇太子張丞相所誅於御幄之傍肢体屠裂
皇太子即位。德敕曹問訪不獲。後
天宝中。人於成都市見之。羽衣黃冠童顏緋髮如二
十許人。謂其得道云。以後竟不知其所終

閫娛情傳 終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正文末頁

史之外小說稗雜書傳記之類無慮
汗牛充棟而如淫書最甚由我之所
覩其穢褻猥雜千百之多以其皆支
之所藩籬會宗稽雜書傳記而得
其多者如意君傳為最叙事無錯
言其雜情脩法其淫固刊于
家以其好事之人云

庚辰春

松阪柳伯生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跋

兎園藏書

寶暦十三癸未年
日本橋南通三町目
小川彦九郎
東都書舖
同 庄七

日本清閟閣刊本如意君傳版權頁

如意君傳序

如意君傳者何則天武后中冓之言也雖則言之醜也亦足以監乎昔者四皓翼太子漢祚以安實賴留忠矣則天武后強暴無紀荒淫日盛雖乃至廢太子而自立黎莫之能正焉而中宗之後也實敖曹氏之侯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功也此雖以淫行得進亦非社稷忠耶當此之時留侯處之四皓翼之且焉能乎易曰納約自牖敖曹氏用之由是觀之雖則言之醜也亦足監乎甲戌秋華陽散人題

日本木活字本如意君傳序

閫娛情傳

武則天宮后荐荆州都督士彠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之后宮拜爲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媚娘侍側高宗見而悅欲私之未得便會高宗起如廁媚娘奉金盆水跪進高宗戲以水洒之曰

　乍憶巫山夢裏魂陽臺路隔豈無聞

媚娘即和曰

　未承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高宗大悅遂相携交會於宮內小軒僻處極盡繾綣

日本木活字本如意君傳正文首頁

請罪后惟悲歎而已昌宗知后旨乃指萬金覓南海奇藥服之與易之養龜彌月而後進御復大有寵至后末年爲皇太子張丞相所誅於御幄之傍肢體磨裂皇太子即位德教曾問訪不獲後天寶中人於成都市見之羽衣黃冠童顏紺髮如二十許人謂其得道云以後竟不知其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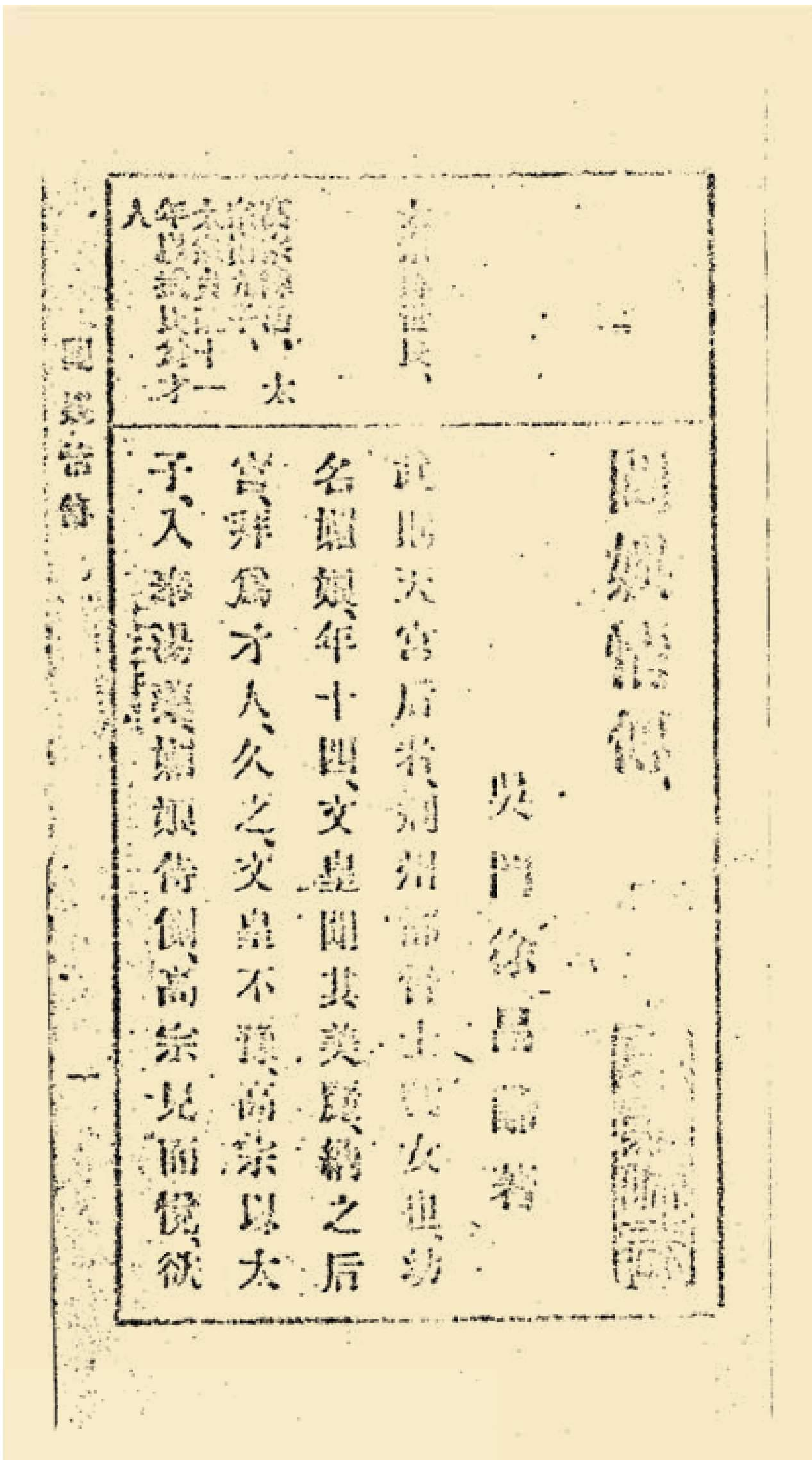
閫娛情奇 終

日本木活字本如意君傳正文末頁

史之有小説猶經有注解兮經所藴注解散之廼如漢武飛燕内外之傳閨閣密款猶視之于今而足以發史之所藴則畀猶經有注解耳唄得則天后如意君傳其叙事参差錯言奇叙比諧々傳快活相倍因刊于家以與好事之人云

庚辰春　相陽柳伯生

日本木活字本如意君傳跋



[illegible]

閫娛情傳　原名如意君傳

吳門徐昌齡著

武則天皇后者、荊州都督士彠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之后宮、拜爲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媚娘侍側、高宗見而悅、欲

閫娛情傳　一

日本袖珍排印本如意君傳首頁

顏紺髮、如二十許人、謂其得道云、以後竟不知其所終、

閫娛情傳 終

日本袖珍排印本如意君傳末頁

如意君傳序

如意君傳者何。則天武后中冓之言也。雖則言之醜也。亦足以鑒❶乎。

昔者四皓翼太子。漢祚以安。實賴留侯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❷忠矣。

則天武后強暴無紀。荒淫日盛。雖乃至廢太子而自立。衆莫之能正焉。

而中宗之復也。實敖曹氏之力也。此雖以淫行得進。亦非社稷忠耶。當

此之時。留侯慮之。四皓翼之。且焉能乎。易曰。納約自牖。敖曹氏用之。由

是觀之。雖則言之醜也。亦足鑒乎。

甲戌(戌)秋　華陽散人題

東都牛門隱士書

校記

❶「鑒」原作「監」，據文義改，下同。

❷「侯之力如留侯可謂社稷」十字，原誤抄於下文「中宗之復也實敖曹氏之」一行之後，據文義改挪至此。

闈娛情傳

武則天宮后者。荆州都督士彠女也。幼名媚娘。年十四。文皇聞其美麗。納之後宮。拜爲才人。久之。文皇不豫。高宗以太子入奉湯藥。媚娘侍側。高宗見而悅。欲私之。未得便。會高宗起如廁。媚娘奉金盆水跪進。高宗戲以水灑之。且吟曰。

乍憶巫山夢裡魂。陽臺路隔奈無門。❶

未承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

媚娘即和曰。

高宗大悅。遂相攜交會於宮內小軒僻處。極盡繾綣。既畢。媚娘執御衣而泣曰。妾雖微賤。久侍至尊。欲全陛下之情。冒犯私通之律。異日居九五。不知置妾身何地耶。高宗解所佩九龍羊脂玉鈎。與之曰。即不諱。當册汝爲后。媚娘再拜而受。自是入侍❷疾。輒私通焉。文皇病大漸。出媚

娘於感業寺。削髮爲尼。高宗嗣大位。幸感業寺行香。私令媚娘長髮。髮後長七尺。載之入宮。拜爲左昭儀。武氏入昭儀宮。與王皇后蕭淑妃爭寵。時武氏年三十二歲。泣訴高宗曰。陛下位居九五。不念玉❸帶之記乎。高宗心思王皇后蕭淑妃兩人失寵。有廢立之意。次早臨朝。宣長孫無忌。問曰。王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朕欲廢后立后。卿意何如。無忌不敢言。有近臣褚遂良諫曰。王皇后表禮所聘。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等曰。朕佳兒佳婦。咸以付卿。言猶在耳。不敢忘也。況王后未嘗有過。何以廢之。陛下必欲易后。伏請妙選天下名族。且武氏經事先帝。又出爲尼。人所共知。天下耳目不可掩也。臣逆陛下。臣罪當誅。遂免冠。叩頭流血。曰。臣還陛下牙笏官。請願歸田里。武后隱在屏後聽見。厲聲言曰。何不撻死這利口賊。高宗大怒。即將褚遂良加極刑賜死。長孫無忌貶爲潭州都督。後史官讀史至此。有詠曰。

蹇蹇王臣既匪躬。　直言眞有比干風。
匆還螭陛心終赤。　額叩龍墀血柱紅。
威鳳無情建國紀。　聚麀❹有語亂宸聰。
聖朝厚賜春秋祀。　千古重昭社稷忠。

褚遂良加刑。無忌被貶。朝廷括囊。而詐立武氏爲昭儀皇后。時武曌僭亂朝權。出入無忌。每與高宗同殿。高宗嬖而畏之。由是天下謂之二聖。後帝兩目枯眩。不能票本。百官奏事。或令武后決之。后性質聰敏。博通古❺今。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意。將王皇后與蕭淑妃誣陷坐罪。各杖二百。斷去二人手足。投酒甕中。浸撈骨殖。埋於後苑。贈父武士彠爲周國公。加封太原王。高宗崩。太子李哲即位。號爲中宗主。皇帝既即位。立韋妃爲皇后。未及五年。被武后廢爲廬陵王。立次子李旦爲帝。虛位七年。又被廢爲皇嗣。是時自立爲則天武后。立武氏七廟。遣將擊殺瑯琊

王李沖。及越王李貞。又舉兵殺戮唐朝宗室。自名武曌。稱爲則天大聖金輪皇帝。國號周。立姪武三思爲太子。宰相狄仁傑從容諫曰。陛下立武太子。誠恐陛下萬歲後。姪爲天子。難以附（祔）姑於太廟。太后聞奏。遂以立李旦爲皇帝。改姓武元。人由是漸有反周爲唐之意。詩云。

一語喚回鸚鵡夢。　九霄奪得鳳雛還。

武后自知人心不服。內行不正。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計。中淫外酷。後史官詠詩一首嘲之。詩云。

牝雞聲裡紫宸空。　幾樹飛花滿地紅。
當代媚娘居北闕。　一朝天子寓東宮。
椒房倡亂由張氏。　社稷中興賴狄公。
人事未形先有數。　至今追憶李淳風。

自太后聽信二張。用酷吏來俊臣索元禮等。行不正之法。百官俱不敢

諫。幸賴狄仁傑在朝。維持國政。惜乎一薛進。而逞欲恣淫矣。可勝道哉。

初。隋末。薛舉稱兵於隴西。僭號秦帝。次子仁越。❻從其兄仁杲❼戰敗淺水。降。殛死於長安。先是。仁越之愛妾素姬與家僮姦。方孕矣。仁越怒而出之於六水地。兵敗獨得免。生一子。名曰玉琤。長。好讀孫吳兵法。感家難不仕。娶於曹。有二子。長薛伯英。次即薛敖曹也。高宗朝儀鳳三年。玉琤卒。敖曹兄弟徙居長安。永隆元年。伯英卒。敖曹遊於洛陽。遂僑居焉。時敖曹年十八。長七尺餘。白皙❽美容顏。眉目秀朗。有膂力。趫捷過人。博通經史。善書畫琴弈諸藝。飲酒至斗餘不醉。以故多輕俠之遊。而肉具特壯大異常。里中少年好事者俱知之。每遇敖曹飲酒。求一觀。以爲戲笑。敖曹曰。予以此物累。不知人道。時有所感。無地可施。方用爲苦。何足供諸君歡也。強之。乃出其肉具。奓濶稜跳。其腦有坑窩四五處。及怒發。坑中之肉隱起。若蝸牛湧出。自頂至根。筋勁起。如蚯蚓之狀。首尾

有二十餘條。紅[9]瑩光彩。洞徹不昏。蓋未曾近婦人之漸漬也。少年見之。咸驚異。試以斗粟掛其莖首。昂起有餘力。無不大笑絕倒。間與敖曹遊娼家。初見其美少年。歌謳酒令。無不了了。愛而慕之。稍與迫覩肉具。無不號呼避去。間有老而淫者。勉強百計導之。終不能入。敖曹肉具名旣彰。無肯與婚者。居時常歎嗟。有悲生之感。時太后年已六十餘。千金公主進馮小瑤者。得幸。小瑤素無賴。賣藥長安市。其肉具頗堅而粗。以淫藥敷之。每接通宵不倦。太后絕愛之。托言其有巧思。髡其髮爲僧。改名懷義。時召入宮督工作。因而淫接。累官至大總管。封國公。後懷義富貴而驕。多蓄女子於外。又與御醫沈懷璆爭寵。怒燒白馬寺延明[10]堂。太后與太平公主謀。使健婦撲殺之。載其屍還寺。詐云暴卒。懷璆亦以善淫進。久之不勝欲。病髓竭而死。時后已七十。春秋雖高。齒髮不衰。豐肌豔態。宛若少年。頤養之餘。欲心轉熾。雖宿娼淫婦。莫能及之。會有薦

張昌宗美而少。其肉具大者。召見之。果嫣然佳麗也。昌宗又薦其從兄易之白皙。且器用過臣。試之良是。兄弟俱有寵。官至司僕卿麟臺監。爵封國公。中外畏之。稱昌宗爲六郎。易之爲五郎。且謂六郎面似蓮花之態。天授二年孟冬。武后同易之昌宗欲遊上苑翫花。出詔旨曰。

明朝遊上苑。　火速報春知。
花須連夜發。　莫待曉風吹。

武后詔旨一出。次早百花俱開。今人謂十月小陽春。正此故也。是亦天從武后之意。詠詩止道昌宗有花容之身云爾。其詩曰。

朝罷金輪出正陽。　詔書火急報春光。
花中謾有千紅紫。　不及蓮花似六郎。

又稱爲王子晉後身。使披羽衣。乘彩裝木鶴。時人有詩云。

昔偶浮丘伯。　今同丁令威。

中郎才貌是。藏史姓[11]名非。

昌宗易之更一夕入值。出值之夕。多縱美人歡飲。淫搆（媾）達旦。至與太后接。心乏。往往中衰。后情不㥷。時載初[12]二年春。一日。武后宴坐融春園。覩風光駘蕩。香色旖旎。落花結砌。飛絮霑衣。加以幽禽亂呼。雌雄相敵。蜂蝶侵花。差池上下。感物觸情。欲召昌宗輩幸之。懼其興盡。不覺沈吟欷歔。時宦官[13]牛晉卿歷階而上。奏曰。陛下今日何念。得非爲愛子廬[14]陵王久違膝下乎。晉卿雅已知后意。故爲是言探之。后艴然曰。誰令汝爲此言。汝我家老奴。寧不我知者。晉卿叩頭請死曰。臣不避斧鉞。敢別有所陳。后曰。卿試言之。吾不罪汝。晉卿曰。微臣仰探聖情。莫非易之昌宗輩不足以當陛下意。后微哂曰。然。大聰明兒。晉卿奏曰。臣覩易之昌宗輩富貴極矣。言陛下有年紀。至數召。不得已勉爾承奉。虛情交樂。非中所好。是以氣衰力痿。不盡興而中縮。不能使陛下暢美。且

聞其外宅歌兒舞女。粉黛成羣。寧肯盡心竭力於陛下耶。后聞奏。忿忿罵曰。朕爲此奴輩所賣。謂其精力有限。不知其有他遇也。朕棄之如几上肉耳。晉卿曰。陛下少息雷霆之怒。此輩不足以汚碪斧。臣更有所獻。臣聞洛陽城中有一美少年者。姓薛名敖曹。其人年近三十。才貌兼全。且肉具雄健。非易之昌宗輩可及。陛下下尺一之詔。使臣銜命召之。必能暢美聖情。永侍几席。后曰。汝識其人乎。晉卿曰。臣未識其人。聞鄉中少年言。手⑮不能握。尺不能量。頭似蝸牛。身如剝兔。筋若蚯蚓之狀。掛斗粟而不垂。后倚幃屏而嘆曰。不必言。已得之矣。乃出內帑黃金二錠。白璧⑯一雙。文錦四端。安車駟馬。手詔敖曹。其詔曰。

朕萬機之暇。久曠幽懷。思得賢士。以接譚讌。聞卿抱負不凡。標資偉異。急欲一見。慰朕饑渴之懷。其諸委曲。去使能悉。毋專潔身。有孤朕意。

晉卿奉詔。乃齎金帛訪敖曹。尋[17]見敖曹。敖曹曰。下賤之資。汙瀆聖德。非臣所宜。不敢奉命。晉卿曰。足下不欲行於青雲之上。乃終困於閭閻之下。敖曹曰。青雲自有路。今以肉具爲進身之階。誠可恥也。晉卿耳語曰。足下能高飛遠舉。出於乾坤之外。且汝尙不知人道。非今聖上。誰可容者。敖曹不得已而行。在道嘆曰。賢者當以才能進。今日之舉。是何科目。晉卿飛報太后。后連遣宮奴侍郎。馳騎促之。既至。晉卿引敖曹入見。後殿拜畢。命坐賜茶訖。命侍嬪導之。浴於瑩玉室。賜膩髓湯沐浴。且脫內外服以誘之。曹肉具昂然自露。宮嬪掩口而笑。退曰。聖上今日得人矣。浴罷。衣以雲翺鶴氅之服。束以七寶鈎[18]縧。戴以九華碧玉之冠。韜以烏巾。望之翩翩如神仙中人也。后大悅。撫掌而語曰。仙降於吾所。促大官具膳。晉卿三人者坐。用紅玉大蓮花杯。酌以西涼州葡[19]萄酒。捧賜敖曹。凡數行。曹方欲大醺。而后意動。面色微紅。殊不在酒。頤指左右。

於華清宮東暖閣。設軟衾細褥之類。勅晉卿且退。后自攜敖曹手入。與之並肩而坐。俄兩小鬟捧金盆薔薇水進。后麾之出。自闔金鳳門。橫九龍鎖。諸嬪御往來於門隙窺視之。故得始末甚詳。后以薔薇水澡其牝。謂敖曹曰。晉卿言汝尚童身。未識人道。有諸。敖曹曰。臣不幸遺體過大。蹉跎數載。甘守鰥孤。今奉聖詔。惶懼不知所出。臣粗猥之質。不足以任聖體。乞先令嬪御試觀之。具可否。取進止。陛下暴見。恐驚動聖情。臣當萬死。武后曰。肉具大至此邪。朕當親覽焉。遂令脫去中裾。后睥睨良[20]久。見其纍垂偉長。戲曰。卿勿作逗遛。徒忍人也。時敖曹肉具尚柔。后引手撫弄曰。畜物許[21]大。尚未識人道。乃自解衣。出其牝。顱肉隆起。豐膩無毳毛。曹避不敢前。后引其手。令撫摩之。曹肉具漸壯。俄然而蹺。腦窩中肉皆塊滿。橫筋張起。堅勁挺掘。后捧定。如獲寶。曰。壯哉。非世間物。吾閱人多矣。未有如此者。昔王夷甫有白玉麈柄。瑩潤不啻類。因名麈柄。

美之極也。武后撫弄之際。情思紛蕩。乃枕龜茲遊仙枕。用偃月墩褥〔藉〕其腰。仰臥。敖曹以手提后雙足。置於牝口。后以兩手導之。初甚艱澀。不能進。后曰。徐徐而入。敖曹欲急進。后勉強承受。蹙眉嚙齒。忍其痛。僅沒龜稜。既而淫水浸出。漸覺滑落。遂又進少許。后不能當。急以手牽其裩帶。纏中之半。后謂敖曹曰。麈柄甚堅硬粗大。陰中極疼痛不可忍。宜緩往來。少息再爲之。未久。敖曹覺后目慢掌熱。頰赤氣促。淫水溢下。后漸以身就。曹遂稍用抽拽。至二百回。后不覺以手攀敖曹之腰。颯聲顫語。雙眸困閉。香汗浸出。四肢嚲然於墩褥之上。敖曹曰。陛下無恙乎。后不能言。曹欲抽出麈柄。后急抱曰。眞我兒也。無敗我興。曹又淺抽深送者數百回。淫水汪汪。濕透裩帶。后撫敖曹肩曰。卿甚如我意。何相見之晚也。[22]當加卿號如意君也。明年爲卿改元如意矣。敖曹曰。陛下血氣未衰。容姿轉少。臣之駑才。足可展力。何歎晚[23]也。臣在閻浮間。未

獲一遇婦人。今日始知人道之樂。於臣私計遂矣。但臣猥陋之形。冒犯玉體。擢髮不足數其罪。倘承不棄。使得常侍衾褥。雖死猶生也。后曰。如意君。汝若不怠於我。我豈肯頃刻忘汝乎。自今勿稱臣。勿呼陛下。我與汝夫婦情深。君臣之禮當[24]絕。曹曰。臣常懼不測之死。安敢抑尊就賤。惟陛下愛臣故耳。然曹與后交接之久。於其諧[25]謔笑語之間。麈柄少緩。后曰。倦乎。敖曹曰。未知足。焉知倦。后又曰。汝乍然人道。未知所以快樂。然極情恣欲。尚有日時。必我少息。斯可止矣。曹亦握起后足曰。且稍倞。(停)急取繒巾。藉其牝口。拭麈柄。愈拭愈勁。因復進之。后曰。饑餓士也。何無厭飽如此。后意欲少息。見敖曹淫心正熾。縱身任其抽送。后情益悅。扳搖甚急。淫水滂溢。牝中氣熱如蒸。往來聲滋滋不絕。曹舉腰幹之。后抱定曹作嬌態曰。如意君。汝爲人毒害。令我快活死也。兩體[26]偎貼。久之。后曰。可休矣。情不可極也。敖曹曰。奚爲憚煩。有心請客。寧畏

大腹漢耶。后曰。君能吃得多少茶飯。敖曹曰。臣食若塡巨壑。飲若灌大川。后曰。如意君之言。大費主人物料。敖曹曰。臣情興已發。望陛下優容。乃密解裩帶兩匝。又進之。后覺牝中逆急。知敖曹有所欺。乃曰。卿甚罔㉗上耶。曹曰。觀過斯知仁矣。望陛下少加容納。后曰。容忍固是好事。但苦樂不均之甚耳。敖曹不聽。又進二寸許。后不能禁拒之。任敖曹往來抽拽。至精欲洩之際。曹初不知精㉘來。乃置麈柄。直抵牝屋之上。牝屋乃婦人深極之處。有肉如含苞。花蓋微拆。男子垂首至其處。覺其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后覺敖曹麈柄首昂健。牝屋急蹲。知其洩。怡然感之。敖曹盛年久曠。一洩如注。淫水湧起。以身貼定。移時。后曰。我匱矣。以裩衣拭牝而起。良久。乃勅開扉。視日已晡矣。與曹宴於前軒。后情大悅。拜牛晉卿爲左監門衞將軍。知內侍省事。賜金甕一。實以珠。銀甕二。實以金。綵帛千段。錢三萬緡。勞之曰。汝賢於魏無知遠矣。千金㉙不足比也。明

日。改元如意元年。肆赦覃被。過於常制。時右僕射楊執柔特[30]奏曰。百官奉詔改元。多不喻如意之旨。既非瑞物。又無關治道。請更之。后曰。我所出。疇敢他議。罷執柔官。自是衆惕息不敢議矣。后愛敖曹之極。欲奪二張官爵與之。且爲治大第。敖曹固辭曰。陛下外多寵。聖德所損非細。奈何復有此舉。且臣孑然一身。治第何爲。后益憐之。長壽元年。皇嗣妃劉氏吳氏詢知如意之由。因相與爲言曰。敖曹肉具如驢。武后容受有餘。后聞之。大怒。鼠輩敢爾。俱賜自盡。后性多猜忌。高宗時。嬪御凡所疑者。后輒以細故殺之。曹多所護持。得免者衆。自是常與曹坐則疊股。寢則連肩。情愛萬狀。后常謂曹曰。我讀春秋。晉獻公惑於驪姬。至殺太子申生。逐公子夷吾重耳而不悔。我心以爲太過。今我得情愛深溺。如(反)笑晉獻公之愛驪姬尚淺也。曹惶謝曰。臣初入宮。皇太子已遷於廬陵。若以驪姬比臣。實未嘗有間於陛下子母之間。使外廷聞之。非

臣之福也。后曰。我寵愛君太切。㉛不覺言至此。延載元年二月。后於內苑構揭香亭。后與敖曹宴樂於亭上。后酒至半酣。情思恍惚。笑謂曹曰。我雖與君久相交狎。未嘗全入麈柄。是日。陳設玲瓏銷金帳於亭中。后與曹摟抱曰。今日試與君盡着麈柄。以暢其美。但不可倉卒。㉜令人受苦楚耳。敖曹曰。臣與陛下尋交感。所餘不多。但盡心奉承。陛下情興美快。不覺有所增益也。今曰苦楚。豈不負臣忠心乎。后笑曰。不然。但畏其堅硬銳進耳。君若緩緩抽送往來。誠所不懼也。后乃仰臥高枕。以疊褥藉其腰。曹乃握麈柄投后牝口。研磨濡首。不令深入。后情動不能禁。急欲麈柄進深奧處。曹故淺淺進送。淫津流牝口。若蝸牛之吐涎。后令曹深入。曹忽然抽出。后作嬌聲顧曹曰。短命賊。何爲爾。曹乃直送。至常縛裩帶處。且謂后曰。深入妙乎。后瞑目笑曰。款款送進。曹不聽。又進二三寸。后曰。倉卒。曹復蹲踞。以兩手扶后股起。看其出入之勢。知后美暢。復

進二三寸。后曰。異哉。此境[33]界非凡。吾其死矣。於是聲囀顫嬌軟氣促。乃蹺兩足。架於曹背。扳抗者數十番。曹扶后股。上下抽拽。往來甚急。曹戲之曰。牝中可熱癢否。后曰。美不可言。且問。[34]所餘幾何。曹曰。二寸餘。后曰。此處猶粗。所謂漸入佳境。唯可也。更不可盡入。曹曰。到此地位。勢不容已。憂憂然而進。直至根。間不容髮。后歡甚。通體[35]着曹。擧腰搖蕩掀騰者數百回。乃視曹低語曰。且勿動。我頭目森森然。莫知所之。曹之興方作。伸徹至腦。復送麈柄百餘度。牝口淫氣流綿不絕。武后失聲大呼曰。好親爹。快活殺我也。且少住片時。往來迸急難禁。曹不聽。則牝中之津。滴滴而下。其聲猶數牛[36]行泥淖中。俄而。后兩足舒寬。目閉齒緊。鼻孔息微。神思昏迷。敖曹大驚。即取出麈柄。扶后起坐。久而方甦。曹曰。陛下何故如此。驚懼微臣。不敢爲之。后瞪目視曹。遂抱曹作嬌泣聲曰。茲復不宜如此粗率。倘若不少息。我因而長逝矣。汝則奈何。曹曰。陛下

不耐事。險驚破臣膽。不得畢佳興也。塵柄因驚漸痿。后曰。姑捨是。幸我一身未死。儘令君有受用處。后枕曹股。以面偎擦塵柄。曰。我年大。思一奇漢子。不意因晉卿薦。得子如此之大。相遇雖晚。實我後福。切不可做易之輩。有始無終也。曹曰。若輕捨陛下。神明共殛之。陛下執生殺之柄。臣若渝今日之言。刀鋸萬死可也。但不知陛下日後何如耳。臣本賤人。不遇陛下。豈知裙帶之下。有如此美味乎。后曰。汝非我不能容。我非汝無以樂。常憶我年十四侍太宗。太宗肉具中常。我年幼小。尚覺痛楚不能堪。侍寢半年。尚不知滋味。二十六七時侍高宗。高宗肉具壯大。但興發興盡但由他。我不得恣意爲樂。幸彼晏駕。得懷義和尚。其肉具初不如高宗。入爐之後。漸大漸長。極堅而熱。通夜不休。沈懷璆亦壯大。捨命陪我。連泄不已。以致得病。今昌宗易之兄弟。兩美麗少年。易之肉具頗大。昌宗長至六七寸。亦足供我快樂。而一泄後。再不肯舉。甚至中痿。我

甚恨之。此數人肉具。皆極人間之選。然不如我如意君遠矣。自今以後。不必盡根沒腦。但入其半亦足矣。太后是時年已彌高。姿容愈艷。齒髮不改。然老陰少陽。不無一損一益。曹筋力頗倦。偶少憩錦芳亭。前軒海棠盛開。后折一枝。舉插雲鬢[37]之傍。酥胸半露。體態妖嬈。乃倚翠屏。斜視於曹。曹情思躍然而起。兩肩並立。兩口相偎。即布軟褥交會。必盡其歡。如此數回。不可勝紀。后自是日臨朝。張昌宗張易之在列。不堪顧盼。恩賜漸稀。退朝之後。亦無宣召。二張竊自驚疑。不審其故。一日。后幸華林園。召北[38]門學士宴。昌宗易之在焉。后見其兩頰如桃花。巧笑美盼。不覺情動。令各進一玉巵酒爲壽。昌宗微露手腕。與玉同色。后以指甲招之。既罷酒。召入宮。昌宗謂且見幸矣。及門。后卻立。秋波送情。良久乃曰。無奈何。我非薄子也。顧宦[39]者賜以黃金千斤。並賜易之金千兩。令出。二張益疑之。訪知敖曹在宮中擅恩寵。惟洪歎而已。后亦內自愧。時

時幸北門。慰撫昌宗易之。飲讌如故。賞賚不貲。惟不及亂。聖曆[40]元年初夏。霖雨方霽。后攜曹手遊於後苑。綠柳叢中。幽禽相偶呼名。后淫情頓發。歎曰。幽禽尚知相偶之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促命諸嬪女。鋪蜀錦墩褥於幽密之處。笑謂敖曹曰。朕與君今日當效禽鳥之樂。各去下衣。后乃伏於裀褥之上。兩股豎起。令曹以麈柄從牝口後。插入牝中取樂。手摸兩乳。似犢之欲乳者。汩汩數聲。其歡樂之情。有難以形容者。后一日謂曹曰。朝來見六郎。映初日如出水[41]芙蓉。五郎亦自鮮潔。曹曰。君子不奪人之歡。陛下何不宣入。分夕奉衾枕。后微笑曰。食南海生荔枝。覺青李如嚼蠟也。觀於海者難爲水。吾其已夫。曹曰。臣不敢作酸。后曰。君自不酸。我不奈他甜也。相與撫掌大笑。是歲六月暑夕。后如清風閣。以金盆浸南海龍鱗石。其石涼氣襲人。鋪渠胥國碧綃辟塵軟褥。上設高麗龍鬚席。焚扶南瑞龍腦香。后袒[42]臥於席上。睡思正酣。敖曹奄

至其傍。時月明如晝。后體玉瑩。輝彩掩[43]映。敖曹淫思頓發。遂揭麈柄徐徐挿入牝口。后於夢魂中作痛苦聲。乃覺。星眸驚閃之際。被曹已抽拽數十次矣。后曰。不俟君命。深入禁闈。[44]汝當何罪。曹曰。微臣冒死入鴻門。惟思忠於主耳。后大笑。縱身任其抽送。敖曹又將后臂腕架着肩項。扶起兩足。兜而行之。后訕笑曰。彼娼妓淫婦。尚未如此。惟吾與汝二人。心狂意蕩。無所不爲耳。後中秋夜。曹於上陽宮集僊[45]殿玩月。觴斝酬酢。竊竊私語。歡笑之際。不覺欷歔。大抵樂極悲生。人之常情也。宮嬪中最敏慧者上官婕妤。知后意。乃捧觴上壽。侑以歌曰。

金風澄澄兮。萬籟寂。珠露湛湛兮。月如璧。當此良宵兮。奉玉巵。[46]至尊擁僊郎兮。千載于飛。猶復惆悵兮。不自愉。彼月中僊子孤怨兮。當何如耶。

后悅。令上官歌歡曹。進上官歌曰。

　月皎皎兮。風生建章。芬襲襲兮。良宵未央。鳳凰于飛兮。和鳴鏘鏘。少年不再兮。冉冉流光。願子努力兮。奉我天皇。

曹飲訖。舉杯奉后。歌曰。

　瑤臺九重兮。僊[47]景茫茫。雲泥有間兮。何敢相忘。願聖壽齊天兮。永無疆。出入雲漢兮。相翱翔。[48]

歌罷。曹乘酒興。無復君臣之禮。攜后於懷。以酒浸漬其乳。曹自飲其半。餘半使后飲之。后欣然承受。已而攜手歸於大安閣少息。后悉去衣裳。止着嶺南筒布短襦。與曹偎抱。命取桂林小天香餅。后細嚼之。以舌送沁曹口。后乃舉一足傍。曹乃擦麈柄。斜投牝口。兩相搖蕩。忽已入牝。后舉身側而就之。至盡其根。往來抽送。無復切切疼痛之態矣。於是令小嬪持燭立侍於傍。后以纖手拽麈柄。令曹仰臥。后以牝口就曹麈柄。遂跨馬而坐。一舉一落。麈柄漸入牝。惟根尚餘三四寸。曹仰身送之。后笑

曰。汝爲人太毒害。欲便了我。且勿動。我欲看其往來之妙耳。后以兩手據榻。垂其首而翫之。情興搖蕩。淫水淋漓。凡五換巾帕。且三鼓矣。后當是時。四肢不能舉動。曹恐后力乏。轉后在下。極力抽拽。往來數百回。直送至根。復抽至牝屋。又百餘回。后目瞑聲顫不絕。謂敖曹曰。此一交會取樂。比往常不同。眞快活死我也。與我着力多要一時。我便死也不妨。后良久不作聲。曹覺精欲洩。聳身極力抽拽送之。后口齒相嗑。臉紅鼻青。忽失聲大呼曰。眞我兒。我實死也。一泄如注。敖曹力少倦。抽出麈尾。爲之息。后情尚未休。用繒巾拭淨麈柄。頭枕曹股。以臉偎麈柄。以口吮之。回顧小嬪在傍秉燭。覺有慚色。即令小嬪曰。汝等亦口吮之。麈柄頭闊。口不能容。惟咬咂而已。后又謂曰。此畜物獨我能當之。然幾死者數。若汝等。死已久矣。小嬪笑而不答。言未已。后緊抱定曹。曹麈柄復硬。再與交合。盡力抽送數百回。后乃體疲。興盡而止。一日。後苑奏芍藥開。后

置酒與敖曹賞之。半酣。后曰。卿多健膂力。能抱我且行且戰乎。敖曹曰。善。俱脫下衣。使后抱其項。置兩足於腰間。捧麈柄於牝內。遶芍藥欄。再行數步。則小立。伎樂奏紅藥當階翻新詞。以口吸軟金杯。相令吐而飲。庭有兩白鹿舞鶴。感之。亦皆孳尾。左右無不掩口者。后行之自若。復一夕。后與敖曹歡會過度。聯臂相偎而寢。至日高猶未起。后謂敖曹曰。卿若讀書登甲第。位至宰輔。不能有如此奇遇。子之盡心於我。可謂至矣。子飲食衣服與至尊等。我之待子。亦不薄矣。我欲爵汝貴汝。汝又懇辭。當取汝兄弟宗族富貴之。決不爽信。敖曹曰。臣嚮者云。孑然一身。陛下忘之耶。臣非以才進身。臣誠無所希富貴。第有積誠悃中。畜之久矣。臣今不避斧鉞言之。陛下必不聽。陛下幸而聽。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后曰。吁。如意君何言也。我一身已付君。豈有言而不聽者乎。敖曹曰。陛下既已許臣言。臣當敢言。皇太子何罪。廢爲廬陵王。遠謫房州。況聞比來

改過自新。天下但謂陛下欲剷唐社稷。臣恐千秋萬歲後。呂氏之禍及矣。人心未厭唐。陛下宜速召盧陵王來。付以大位。陛下高拱九重。何樂如之。后有難色。敖曹曰。陛下如不從。臣請割去陽事。以謝天下。遽起小匕首向塵尾。欲自裁。后急爭奪之。塵首已傷。入半寸許。血流涔涔。后起。用淨帛拭乾。以口呵之。且泣且罵曰。癡兒。何至此也。敖曹曰。臣之爲兒。乃片時兒耳。陛下自有萬歲兒。係陛下親骨肉。何忍棄之。后心動。敖曹自是每以爲勸。後得狄梁公言。召盧陵王。復爲皇太嗣。中外謂曹久穢宮掖。咸欲乘間殺之。及聞內助於唐。反德之矣。聖曆二年。后春秋七十有六。時每不豫。飲食減少。一日。謂敖曹曰。我與汝好合。數年以來。比翼連枝之不啻。但好物不堅。好事多魔。我覺精神大不如前矣。其若汝何。敖曹曰。陛下不言。臣亦不敢啓齒。陛下春秋高。房慾過度。似非頤養之道。且一旦不諱。臣從殉九原非所恤。第恐粗醜之質。遺穢聖德耳。后曰。

然。吾爲汝思之。又數日。乃曰。吾得計矣。吾諸姪中。惟魏王武承嗣最良善。吾所鍾愛。可養汝彼第中。俟吾有凶問。即變姓名。吳蜀間作一大富人可也。次日。召承嗣。謂曰。吾之幸薛敖曹。汝所知也。吾愛汝異諸子。令留寄汝第。汝善待之。勿問[49]其出入。如外人知之。必爲汝後患。承嗣驚懼。答曰。敢不如命。是夕。后命置酒。與敖曹爲別。凡豹胎。駝峰。紅羊尾。蒼虬脯。極水陸珍品。西極西涼。南至暹羅。名酒悉備。后以七寶金叵羅酌送敖曹。每一杯敍數語。嗚咽汍瀾久之。敖曹盡量痛飲至醉。泣而言曰。臣自此以後。不復聞環珮之聲矣。陛下強玉食自愛。倘萬歲後。臣犬馬之報未盡。願降芳魂於夢寐。臣尚得彷彿以侍也。后聞言。愈加號慟。良久。強發聲曰。如意君健在。勿[50]戀我衰朽之人也。后謂敖曹曰。我聞民間私情。有於白肉中燒香疤者。以爲美譚。我與汝豈可不爲之。因命取龍涎香餅。對天再拜。設誓訖。於敖曹麈柄頭燒訖一圓。后亦於牝顱上

燒一圓。且曰。我爲汝以痛始。豈不以痛終乎。既就寢。謂敖曹曰。人生大恨。亦不過如此苦耳。今夕死。亦作樂鬼可也。因命歷記作過風流解數。逐一命曹爲之。各過十餘度。至天明。俱奄然龍褥之上矣。是日。賫黃金三百斤。珠一斗。珊瑚寶玉稱是。衣服五十襲與之。同載至承嗣家。與[51]薛涕而別。且顧承嗣曰。事薛君如事我也。承嗣自是日夕侍敖曹惟勤。每宴。使寵姬溫柏香歌以歡之。柏香乃長安名娼也。後爲承嗣妾。素慕敖曹丰姿儀彩。器用目色相授。中夜奔就曹。與之交接。百計不能入。濡首而已。柏香情極。嚙曹臂而去。后火瘡愈。病亦漸安。遊後苑宴。見二張才色。不覺後生愧愛。召入宮。謂昌宗曰。吾數年來。如爲人魘者。今日始知有卿耳。昌宗亦不敢問。然與交媾之際。此訝其小。彼訝其寬。勉爾苟完。終不歡暢。次召易之。亦然。更月餘。乃以明珠一顆。紅相思荳十粒。龍涎餅百枚。紫金鴛鴦一雙。遣小璫至承嗣第。密授敖曹。內銷金龍鳳箋

一紙。書曰。

前者草草與子言別。靜言思之。殊是傷歎。每每至花朝獨飲。月夜獨眠。粉黛滿側。無一知己。淚光熒熒。時在衫几。昔日何樂。今日何苦。昔夕[52]何短。今夕何長。一剎那頃。便作人天。咫尺間。頓成胡越。人生有幾。堪此生離。今遣信相聞。於月圓之夕。用小犢車載子。從望春門入。少留數日。以修未了之緣。且結來生之好。勿云豈無他人。跂足[53]望之。引書指。不多及。

箋尾又附一詩曰。

看朱[54]成碧思紛紛。　憔悴支離爲憶君。

不信比來常下淚。[55]　開箱驗取石榴裙。

敖曹讀之下淚。作奏與小璫去訖。既而嘆曰。再入必不出矣。見機而作。不俟終日。[56]此[57]言非歟。吾今已脫火宅者。夜不令承嗣知。輕齎金寶。

竊其千里馬。從西門而去。承嗣大驚。遣騎四布尋覓。不知所在。具由奏聞請罪。后惟悲歎而已。昌宗知后旨。乃指（捐）萬金覓南海奇藥服之。與易之養龜。彌月而後進御。復大有寵。至后末年。爲皇太子張丞相所誅於御幄之傍。肢體屠裂。皇太子即位。德敕曹。問訪不獲。後天寶中。人於成都市見之。羽衣黃冠。童顏紺髮。如二十許。人謂其得道云。以後竟不知其所終。

閫娛情傳終

校記

❶「奈無門」原作「豈無聞」，據《濃情快史》第十二回改。

❷「侍」原作「待」，據排印本改。

❸「玉」原作「下」，據《濃情快史》第十六回改。

❹「麀」原作「塵」，據排印本改。

❺「古」原作「方」，據排列本、《濃情快史》第十六回改。

❻「仁越」原作「仁景」，據《舊唐書・薛舉傳》改，下同。

❼「仁杲」原作「仁果」，據《舊唐書・薛舉傳》改。

❽「晢」原作「哲」，據排印本改，下同。

❾「紅」原作「江」，據排印本改。

❿「明」原作「命」，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⓫「姓」原作「性」，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八回改。

⑫「載初」原作「延載」，則天武后年號「延載」在「如意」之後，下文且述及「如意元年」、「延載元年」事，此處似以「載初」爲是。

⑬「宦官」原作「官宦」，據排印本改。

⑭「廬」原作「盧」，據上文及排印本改。

⑮「手」原作「乎」，據木活字本、排印本改。

⑯「璧」原作「壁」，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⑰「尋」原作「金」，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⑱「鈎」原作「劒」，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⑲「葡」原作「蒲」，據排印本改。

⑳「良」原作「坐」，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㉑「許」原作「詐」，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㉒「何相見之晚也」六字原無，據《醒睡編・武曌傳》加，以符下文「何歎晚也」。

㉓「晚」原作「脫」，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㉔「當」原作「常」，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㉕「諧」原作「誰」，據排印本改。
㉖「體」原作「倦」，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㉗「罔」原作「岡」，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㉘「精」原作「及往」二字，據《濃情快史》第十九回刪改。
㉙「金」下原衍一「王」字，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九回刪。
㉚「特」原作「持」，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十九回改。
㉛「切」原作「功」，據排印本改。
㉜「倉卒」原作「愴悴」，據下文及排印本、《濃情快史》第二十五回改。
㉝「境」原作「堺」，據木活字本、排印本改。
㉞「問」原作「間」，據排印本、《醒睡編・武曌傳》改。

㉟「體」原作「休」，據排印本、《醒睡編・武曌傳》改。

㊱「牛」原作「夫」，據排印本改。

㊲「鬢」原作「髮」，據《醒睡編・武曌傳》改。

㊳「北」原作「非」，據下文及排印本改。

㊴「宦」原作「官」，據排印本改。

㊵「聖曆」原作「元統」，然則天武后無此年號，似以「聖曆」爲是，下同。

㊶「水」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㊷「袒」原作「祖」，據排印本改。

㊸「掩」原作「捲」，據排印本、《醒睡編・武曌傳》改。

㊹「闔」原作「閤」，據《醒睡編・武曌傳》改。

㊺「僊」原作「倦」，據排印本改。

㊻「巵」原作「后」，據《濃情快史》第二十五回改。

❹⑦「僊」原作「倦」，據《濃情快史》第二十五回改。

❹⑧「翱」原作「翺」，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二十五回改。

❹⑨「問」原作「間」，據排印本改。

❺⓪「勿」原作「忽」，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二十五回改。

❺①「與」字原無，據排印本加。

❺②「夕」原作「日」，據《濃情快史》第二十六回改。

❺③「足」原作「予」，據《濃情快史》第二十六回改。

❺④「朱」原作「來」，據《濃情快史》第二十六回改。

❺⑤「比」原作「此」，據排印本、《濃情快史》第二十六回改；「常」原作「長」，據《濃情快史》第二十六回改。

❺⑥「不俟終日」原作「本雙太日」，據《易・繫辭下》改。

❺⑦「此」原作「比」，據文義改。

跋❶

史之有小說。猶經有注解乎。經所蘊。注解散之。迺如漢武飛燕內外之傳。閨閣密款。猶視之於今。而足以發史之所蘊。則果猶經有注解耳。頃得則天后如意君傳。其敍事委悉。錯言奇敍。比諸諸傳。快活相倍。因刊於家。以與好事之人云。

庚辰春　相陽柳伯生

校記

❶「跋」字原無，編者所加。

思無邪滙寶 貳拾肆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癡婆子傳」

明・芙蓉主人 輯

《癡婆子傳》出版說明

《癡婆子傳》爲艷情傳奇小說，書分上下兩卷，題「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兩人姓名不可考。此書卷下沙氏「引水噴翁面，翁即以武后事高宗句曰：『未承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句下有雙行夾註：「芙蓉主人曰：『以水噴面，既有心，何必作態。』情癡曰：『白偷情之趣，全在此處也。』」可知其中批語，亦有芙容主人之手筆。《東西晉演義》雉衡山人序謂該書「當與《三國演義》並傳，非若《水滸傳》之指摘朝綱，《金瓶梅》之借事含諷，《癡婆子》之癡裡撒奸也。」雉衡山人爲楊爾曾號，是萬曆年間活躍於杭州的編書刻書家。萬曆三十一年（一六〇三）曾序《許眞君淨明宗教錄》，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曾序《海內奇觀》，其序《東西晉演義》，估計亦爲萬曆間事也。《東西晉演義》今傳有刊於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周氏大業堂本，可知《癡婆子傳》之作當早於萬曆四十年。此書言及上官阿娜與妹婿費某偷情，謂「乃費又溢予陰，恍若子母將軍砲，嬰城而發之，其達之遠可想也」。按胡宗憲等編之《籌海圖編》卷十三言：「佛郎機子母砲、快槍、鳥嘴銃皆出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間。」則此書成書年代之上限，或於十六世紀中葉。

《癡婆子傳》在清代亦頗流行，《肉蒲團》第三、第十四回述及書中人物所看風月之書時，列出的有《癡婆子傳》、《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等書。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二記彼於壬辰（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冬與友人論小說謂：「……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

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癡婆子傳》則流毒無盡。」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著錄此書。日本天明四年（一七八四）秋水園主人序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中列入此書。然此書傳入日本可能更早。日本江戶時代著名小說家俳諧詩人井原西鶴（一六四二—一六九三）的艷情小說《好色一代女》似乎有受《癡婆子傳》影響的痕跡。疑爲日本人所作之漢文艷情小說《花影隔簾錄》，即以《癡婆子傳》書末詩結尾。由此可見此書在日本的影響。本世紀以來，《癡婆子傳》有多種日本譯本。近年此書又有法文譯本。

《癡婆子傳》之倒敍及第一人稱之敍述方式，爲中國古代小說所罕見，甚堪注意也。

《癡婆子傳》流傳甚廣，版本亦多，重要的有下列數種：

㈠乾隆刊本　吳曉鈴藏。書前有「序」，署「乾隆甲申（一七六四）桃浪月書於自治書院」。次目錄，上卷十三目，下卷二十目，目皆四字，惟下卷第十二目缺去三字。正文首葉首行作「新刻癡婆子傳卷上」，第二、第三行下分署「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第四行起正文，全卷貫通，不分目。與明刊墨莊主人本之《昭陽趣史》同一格式，皆分卷分則不分回。此本半葉七行，行十五字。四周雙欄，外粗內細。版心單魚尾，上作「癡婆子」，下卷次、葉次。此本「玄圃」作「元圃」，避康熙諱也。

㈡日本木活字本　據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之研究（參《中國秘籍叢刊・研究篇》，日本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七，頁四三—七八），此爲日本京都山田茂助之聖華房刊本，有初版本及再版本兩種，皆爲木活字本。今初版本有「山脊老夫耳呈艸化植字」題記，再版本有「洛陽耳口王

艸化戶方壽延年植字」題記，「山脊（背）」、「洛陽」均爲京都別稱。「耳呈艸化」、「耳口王艸化」則皆爲「聖花」之拆字也，「戶方」爲「房」字。「『壽延年』即刊行者山田茂助。山田茂助名春壽，字延年，號墨魚齋。大約這是刊者懼怕印行淫書，才把聖華房三字拆解開來，寫成這樣的名字。」又初版本有跋：「曾讀《覺後禪》，知有《癡婆子傳》。後得此傳，快讀一過，仍（乃）知彼書也亦自這裡出，覺迷一噱。噫！癡婆子不癡。」署「明治辛卯（一八九一）春日，木規子題。」據太田、飯田氏考，「寫此跋之木規子即不槐如電（一八四五—一九三一），把槐字分解成木規了。」初版、再版本行款格式皆同，首「序」，次「癡婆子傳上卷目錄」十三目，「下卷目錄」二十目。正文首葉首行初版本作「癡婆子傳卷上」，再版本作「新刊癡婆子傳卷上」，第二、三行初版本誤作「情癡子批校」、「芙蓉主人輯」，再版本則作「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卷末行作「癡婆子傳上卷終」。下卷首葉首行兩版皆作「癡婆子傳卷下」，次行、三行作「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卷末作「癡婆子傳下卷終」。四周雙欄，外粗內細。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版心單魚尾，魚尾下標葉次。初版本末有跋，已如上述。兩版題記亦不同。兩版錯字不少，而初版本尤多。從其下卷第十二目缺去三字，又驗繼乾隆本錯字，及「玄圃」亦作「元圃」等諸跡象看來，日本木活字本之底本是乾隆刊本。此本初版本藏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節山文庫，日本鬼磨子書房、臺灣丹青圖書公司之《中國古艷稀品叢刊》、臺灣天一出版社之《明清善本小說叢刊》所影印之《癡婆子傳》皆爲初版本。再版本則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有藏。《中國秘籍叢刊》所影印之《癡婆子傳》爲再版本。

(三)寫春園本　此本一九四三年刊於北平，同時刊出者有《肉蒲團》及《如意君傳》。此本正

本首葉第一、第二行大字「癡婆子傳」，第三行署「芙蓉主人輯」、「情癡子批校」，第四行起正文。四周粗欄，行間有絲欄。版心單魚尾，下標「癡婆子傳」，接下葉次，最下方標「寫春園」。半葉十三行，行三十字。正文點斷處空一格。此本不分卷，合爲一冊。然於乾隆刊本上卷末，此本作「畢竟後來未知怎的，且看下卷，便知端的。」並空行，下行以「却說」起頭，可知所據底本，是有分卷的。此本校改較多，如上舉之結尾開頭，乾隆刊本及日本木活字本均無，分明是寫春園刊者據一般章回小說形式所加。此本結尾一段改寫，又添上「後人做了一部通俗小傳兒，個個人看見，也有嘲笑的，也有詈罵的，憑他罷了。或曰阿娜固是畜類也，而傳之不免衆人之恨，則無奈何。然其事非誣，其人則託驚世戒俗，何關他罪惡焉。」很明顯是抄自一般艷情小說，如《繡榻野史》等之結尾。此處難免有續貂之嫌。

（四）坊刊本　坊刊本甚多，有粵東小說社石印本，書名改爲《癡婦說情傳》。宣統三年（一九一一）醒世堂排印本。上海書局排印本，書名爲《癡娘傳》。其他不署出版者之石印本、排印本亦多，且有不少抄本，更不一一贅述。

此次校勘，以乾隆刊本爲底本，校以日本木活字本（含初版、再版二本）、寫春園本及粵東小說社石印本。底本缺葉（卷上、卷下末二半葉及卷下第七葉）據木活字本補，復校以寫、石二本。整理情形，詳見各卷校記。至於底本及木活字本補文常見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常」作「嘗」，「摸」作「摹」，「鬢」作「髩」，「猶」作「尤」，「枘」作「抐」，「捨」或作「舍」，「欄」或作「闌」，「臀」或作「豚」；與「傅」、「傳」不分，「炙」、「灸」不分，「已」、「巳」不分，「毋」、「母」不分，「若」、「苦」不分，「第」、「弟」不分，「藉」、「籍」不分，「妝」、「籹」不分，「齋」、

「齊」不分，「迴」、「迴」不分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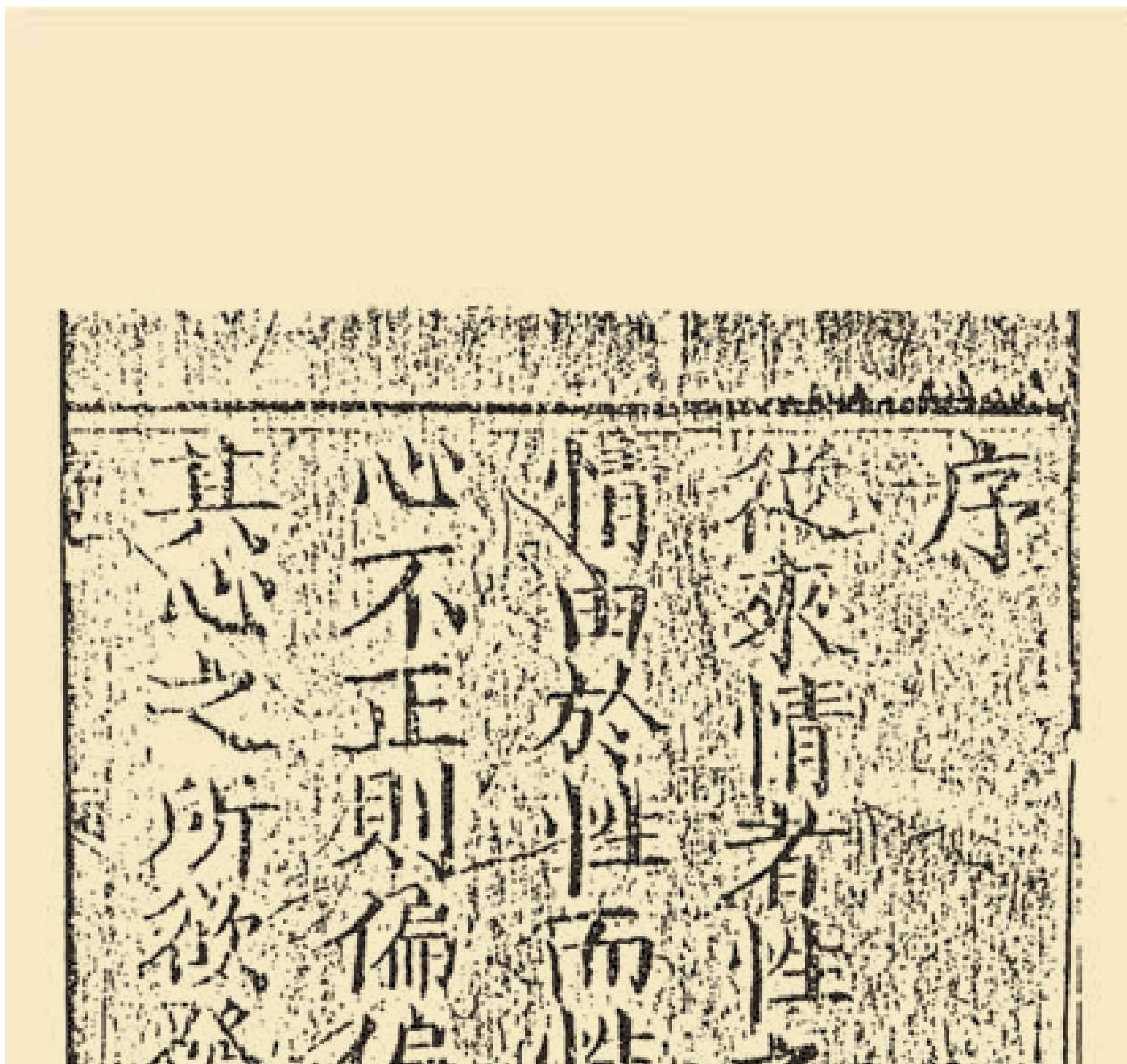
* * *

《癡婆子傳》故事梗概如下：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年已七十，而逸態飄動，風韻瀟灑，喜談往事。有燕笻客者就問其生平不擬爲文。媪告之曰：妾上官氏，父瞶，母赫連氏，生兩女，予名阿娜，妹名娴娟，七、八歲詠梅，父即以爲他日必爲不端之婦。十二、三歲讀周詩，慕男女相悅之情而疑之。北鄰少婦善風情，予請益。少婦因言男女下體有凹凸之別，凹凸相投，實爲大樂。又謂初投時女子頗苦，忍耐之後，樂將至焉。予聞時覺陰癢，欲得人而試。時有表弟慧敏就師吾父，宿於家。敏丰姿瀟灑，予甚慕之。一日，父母偶他出，敏與吾姐妹遊戲後，同宿一床。敏睡去，予摸其腹下，果有凸者翹然如少婦所言。予推敏醒，教其以凸觸予之門。門凸皆痛，予又教其以口唾抹之，遂入少許。予教其抽送。敏爽然，而予陰痛甚。翌日敏告塾中同儕夜間事，人教以久觸則潤。是夕與敏同睡，敏得盡入，抽送而洩，得極樂。予雖痛，而稍習慣。及後交合，漸覺陰中麻癢。後妹以夜間屢爲吾等驚醒告父母，父母遣之外宿，尋又歸其父母家。予年十七、八，終不忘慧敏之觸。家有奴子名俊，年亦十七、八，色麗善歌，爲吾父外寵。予挑之。彼教予接唇，又約昏暮於曲欄相晤。俊突觸，予不能當，痛甚走避。是歲于歸欒家。欒翁名饒，生三子：長克奢，監生；次克慵，在家教讀，爲吾夫；少克饕，就學武庠。婚夕予僞作楚迫聲，夫信予爲處子。予恪事姑，內外歸譽。歲餘，夫游學他郡，予與姆沙氏共處，甚苦寂。克奢有奴盈郎，年廿一、二，爲其外寵。予令婢緋桃召之，與通。一日，予獨至花園，遇盈郎於花下，交歡。爲奴大徒

撞見，逼淫。予不得已就之。聞咳嗽聲，兩人驚走。予未及繫裙，見克奢來。克奢亦趁機要脅，乃與通。上官氏言至此，日已暮，約明日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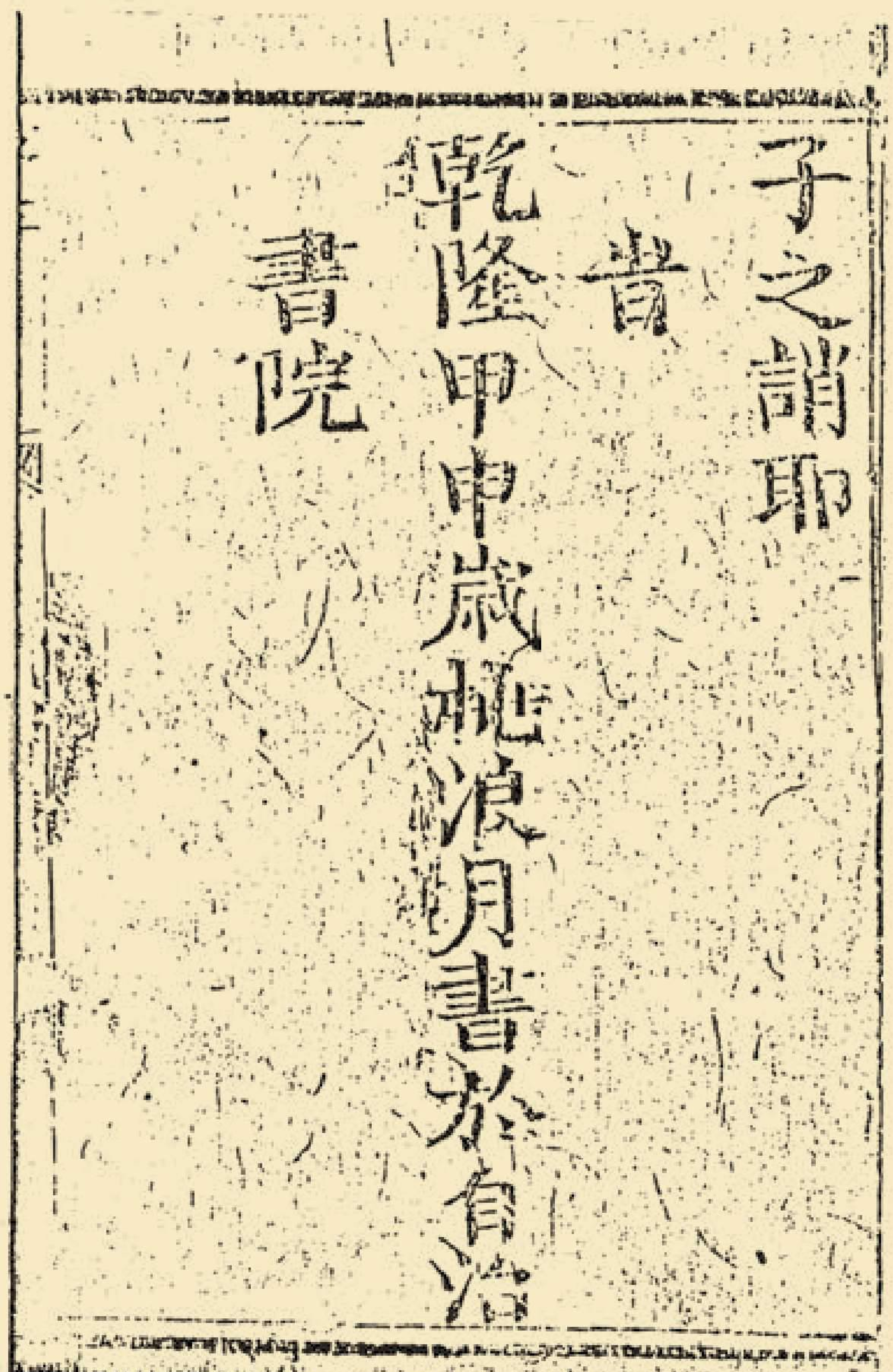
次日老婦復至，續言曰：後予夫間出間歸，克奢亦代父爲賈。奢妻沙氏亦因夫常外出，浩歎愁怨。欒翁以姑多病欲通沙氏，乃趁沙氏曉妝無人時強通之。而時予適訪沙氏，見兩人交，沙乃助翁強予同爲歡。自此予與沙輪番進幸，如此數年，翁年邁意弛，予復尋盈郎。因姑病篤欲卜，盈郎謂即空寺靈異，遂往。寺僧如海與盈郎有後庭之好，見予悦之，求盈郎。盈郎乃令彼導予至僧房合。如海之師亦趁機求媾。叔克饕未娶，知予與盈郎及翁事，以此脅予與交。然其具甚小，未能成歡。亡何，予舉一子。予妹婿費某業儒，與吾夫莫逆。予見其魁梧，因盈郎而通之。後値翁壽，家中設宴演元劇爲慶。旦中有名香蟾者美貌善歌，予令女奴贈金招彼至房爲歡。後吾子繩武已長，爲聘朝歌邑學者谷德音爲師。谷年三十，頗精健而不肥，予誘之，遣婢青蓮爲先導。谷通青蓮，乃由青蓮引來與予通。谷物偉而長，且能久，令予暢美。予曲意事之，謝絶他人。盈郎、大徒、克饕、欒翁皆甚恨谷。大徒告吾子，子亦恨予。費婿、慧敏等告吾夫，乃共笞谷，遣予歸母家，時余年三十九也。吾父已逝，予伴母，從母禮三寶。夫一家皆不與予往來。如海聞予被出，遣頭陀來探，予逐之。如此苦修三十年，回首前塵成夢幻。竾客乃爲之作《癡婆子傳》。



序

從來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為情
情由於性而性實具於心者也
心不正則偏偏則無拘無束隨
其心之所欲發而為情未有不

乾隆刊本癡婆子傳序首頁


子之謂耶

昔

乾隆甲申歲桃浪月書於自治

書院

乾隆刊本癡婆子傳序末頁

新刻痴婆子傳卷上

芙蓉主人輯

情痴子批校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已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疊疊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壁有燕篩客叢觀而問之曰媼若美然逸態飄動丰韻瀟洒

乾隆刊本癡婆子傳卷上首頁

新刻痴婆子傳卷下

芙蓉主人輯
情痴子批校

次日上官氏復至曰昨與子言未竟其詳今為子陳之予自為大徒所制復為克奢所挾迨今恨之予夫亦聞出間歸然歸不勝出克奢不代翁而覓奢姆泄

乾隆刊本癡婆子傳卷下首頁

序

從來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爲情〻由於性而性實具於心者也心不正則偏〻則無拘無束隨其心之所欲發而爲情未有不流于痴矣矧閨門衽席間尤情之易痴者乎嘗觀多情女子當其始也不過一念之偶偏迨其繼也遂至慾心之難遏甚且情有獨鍾不論親疎不分長幼不別尊卑不問僧俗惟知雲雨綢繆罔顧綱常廉耻豈非情之痴也乎哉一旦色衰愛弛迴想當時之謬未有不深自痛恨耳嗟〻與其悔悟於既後孰若保守於從前與其貪衆人之歡以玷

日本木活字本（初版本）癡婆子傳序之一

名節孰若成夫婦之樂以全家聲乎是在爲少艾時先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則心正而情不流於痴矣何自來痴婆子之誚耶

皆

乾隆甲申歲挑浪月書於自治書院

日本木活字本（初版本）癡婆子傳序之二

痴婆子傳卷上

情痴子批校

芙蓉主人輯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已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亹亹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里有燕筇客者就而問之曰媼老矣然逸態飄動丰韻瀟洒非若傴僂而持杖者則當年未艾時不亦一佳人乎恨余生晚不獲悉媼之行藏然猶及見媼之丰標於今日也媼請試言之某願傾聽焉媼笑曰微子之言亦將以告子今辱命之敢不布其區區筇客曰願載

日本木活字本（初版本）癡婆子傳卷上首頁

痴婆子傳下卷終

跋

曾讀覺後禪知有癡婆子傳後得此傳快讀一過仍知彼書亦自這裏出覺迷一喙噫癡婆子不癡

木規子題

明治辛卯春日

山脊老夫耳呈艸化植字

日本木活字本（初版本）癡婆子傳跋

序

從来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爲情〻由於性而性實具於心者也心不正則偏〻則無拘無束隨其心之所欲發而爲情未有不流于痴矣矧閨門衽席間尤情之易痴者乎嘗觀多情女子當其始也不過一念之偶偏迨其繼也遂至慾心之難遏甚且情有獨鍾不論親疎不分長幼不别尊卑不問僧俗惟知雲雨綢繆罔顧綱常廉耻豈非情之痴也乎哉一旦色衰愛弛迴想當時之謬未有不深自痛恨耳嗟〻與其悔悟於既後孰若保守於從前與其貪衆人之歡以玷

日本木活字本（再版本）癡婆子傳序之一

名節孰若成夫婦之樂以全家聲乎是在爲少艾時先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則心止而情不流於痴矣何自來癡婆子之誚耶

旹

乾隆甲申歳排浪月書於自治書院

新刻癡婆子傳卷上

芙蓉主人輯
情痴子批校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已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亹亹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里有燕筇客者就而問之曰嫗老矣然逸態飄動丰韻瀟洒非若傴僂而持杖者則當年未艾時不亦一佳人乎恨余生晚不獲悉嫗之行藏然猶及見嫗之丰標於今日也嫗請試言之某願傾聽焉嫗笑曰微子之言亦將以告子今辱命之敢不布其區區筇客曰願載

日本木活字本（再版本）癡婆子傳卷上首頁

洛陽耳口王艸化戸方壽延年植字

日本木活字本（再版本）癡婆子傳卷下末頁

癡婆子傳

芙蓉主人輯　情痴子批校

却說鄭衛之故墟　有一老婦焉　年已七十歲髮白齒落　寄居陋巷　喜談往事　亹亹不倦　亦往來里之公卿家　有節容者　就而問之曰　媼老矣　然逸態飄動　丰韻瀟洒　非若傴僂而杖者　則當年未艾時　不亦一佳人乎　恨余生晚不獲悉媼之行藏　然猶及見媼之丰標於今日也　媼請試言之　某願傾聽焉　媼笑曰　微子之言　亦將以告子　今辱命之　敢不布其區區

節容曰　願截殺青以從　媼於是曳長袖　披素衣　欠身斂衽笑言曰　老妾且暮就木　惟是

寫春園本癡婆子傳正文首頁

中道絕也宜哉 當處閨中時 感少婦之言而私
慧敏 不姊也 又私奴 不主也 既爲婦人 又
私盈郎 不端也 又私伯 不閉也 又私大徒
不莊也 又私翁 不倫也 又私叔 不重也 又
私費珝 不類也 又私如海 不戒也 又私海師
不貞也 又私香蟾 不正也 又私谷 不敬也
後人做了一部通俗小傳兒 個個人看見也
有嘲笑的 也有詈罵的 憑他罷了 或曰阿娜
固是斋類也 而傳之不免衆人之恨 則無奈何
然其事非誣 其人則託警世戒俗 何關他罪
惡焉

寫春園本癡婆子傳正文末頁

痴婦說情傳序

從來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為情々由於性實其於心動也心不正則偏々則為物動々者隨其心之所發々而為情未有不情於痴者知閨門雖閒序尤為易痴者欲學觀多情女子言其不過之偏々者其性也遂至埜小之嚴偏甚且情有揭鐘不強趣味不知長幼分別尊卑不顧僧俗惟知雲邊調停因於綱常廉恥豈非情之痴也言哉一出之後愛絕思想當時之理未有不深自痛恨者嗟之與其悔情於既敗孰若保守於從痴若其貪數人之歡以結在情也孰若成文辭々者以合衆者為是在為少文之時先有以一刻其心不使非情之偏別心正不情不遂於痴矣何自來痴婆子之消耶時乾隆甲申歲桃月芙蓉主人書於自治書院

石印本癡婆子傳序及目錄

繪圖痴婦說情傳

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巳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亹亹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里有燕筑客者就而問之曰媪老矣然逸態飄動丰韻瀟灑非若傴僂而持杖者則當年未艾時不亦一佳人乎恨余生晚不獲悉媪之行藏然猶及見媪之丰標於今日也媪請試言之某願傾聽焉媪笑曰微子之言亦將以告子今辱命敢不布其區區筑客曰願聞之殺青以從媪於是曳長袖拔素衣欠身斂衽笑而言曰老妾旦暮就木惟是與草木同腐能不惜一生佳事終泯泯耶妾唐氏上官之遺系也因冒姓上官氏非上官也父碩母赫連氏生吾姊妹二人長予阿娜也次妹嫺娟也記七八歲時予與妹戲于庭值梅吐蕚父命詠之予得句曰不從雪後爭嬌態還向月中含麗情父艴然曰他日必為不端婦妹得句曰雖無幽谷秀偏有上林春母笑曰阿娜如咏薔薇女子也嫺娟圓楚楚無軼節年十二三予髮不復剪稍稍束而加雲髻予每攬鏡徘徊顧影自憐咄咄曰何福慧奴受此番肥頭醜是心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妹聞而笑曰姊欲聰奴何為也且姊未及笄者幾何不偕汝兄弟弄雛雞蹴踘矣乎予曰素習周詩父母廢淫風不使誦乃予竊熟讀而默誦之顛于男女相悅之辭疑焉始而疑既而悟曰若父與母耳第彼私而比公但不知所悅者作何狀矣從童窠至廢寢忘飡而切切于雞鳴風雨之際投桃報李之酬邂逅相遇適願偕臧一日三月之喻何至縷綫若是吾實疑

石印本癡婆子傳正文首頁

序

從來情者性之動也。性發爲情。情由於性。而性實具於心者也。心不正則偏。偏則無拘無束。隨其心之所欲。發而爲情。未有不流於癡矣。矧閨門衽席間。尤情之易癡者乎。嘗觀多情女子。當其始也。不過一念之偶偏。迨其繼也。遂至慾心之難遏。甚且情有獨鍾。不論親疏。不分長幼。不別尊卑。不問僧俗。惟知雲雨綢繆。罔顧綱常廉恥。豈非情之癡也乎哉。一旦色衰愛弛。迴想當時之謬。未有不深自痛恨耳。嗟嗟。與其悔悟於既後。孰若保守於從前。與其貪衆人之歡。以玷名節。孰若成夫婦之樂。以全家聲乎。是在爲少艾時。先有以制其心。而不使用情之偏。則心正而情不流於癡矣。何自來癡婆子之誚耶。

時

乾隆甲申歲桃浪月　芙蓉主人書於自治書院

校記

❶「芙蓉主人」四字原無，據粵東小說社石印本《癡婦説情傳》（以下簡稱「石印本」）加。

癡婆子傳目錄❶

上卷

下卷

癡婆子傳

目錄

校記

❶「目錄」二字，原置「上卷」、「下卷」之下，今合而爲一。

❷「樓屬目」三字原無，據石印本加。

新刻癡婆子傳卷上

芙蓉主人　輯

情癡子　批校

鄭衞之故墟。有老婦焉。年已七十。髮白齒落。寄居隘巷。喜談往事。亹亹不倦。亦往來里之公卿家。里有燕筇客者。就而問之曰。媪老矣。然逸態飄動。丰韻瀟灑。非若傴僂而持杖者。則當年未艾時。不亦一佳人乎。恨余生晚。不獲悉媪之行藏。然猶及見媪之丰標於今日也。媪請試言之。某願傾聽焉。媪笑曰。微子之言。亦將以告子。今辱命之。敢不布其區區。筇客曰。願載殺青以從。媪於是曳長袖。披素衣。欠身斂衽。笑而言曰。老妾旦暮就木。惟是與草同腐。能不惜一生佳事。終泯泯耶。妾唐氏。上官之遺系也。因冒姓上官氏。非上官也。父瞶。母赫連氏。生吾姊妹唯二人。長子阿娜也。次妹嫺娟也。記七八歲時。予與妹戲於庭。值梅吐萼。父命

咏之。予得句曰。不從雪後爭嬌態。還向月中含麗情。父艴然曰。他日必爲不端婦。妹得句曰。雖無幽谷秀。偏有上林春。母笑曰。阿娜如咏薔薇女子也。嫺娟固楚楚無軼節。年十二三。予髮不復剪。稍稍束而加雲翹。予每攬鏡徘徊。顧影自憐。咄咄曰。何福憨奴。受此香脆。（眞是鬼頭春心）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妹聞而笑曰。姊欲憨奴何爲也。且姊未及笄。（音雞）何不偕汝兄弟弄雞蹴踘矣乎。予曰。素習周詩。父母廢淫風不使誦。乃予竊熟讀而默誦之。頗於男女相悅之辭疑焉。始而疑。既而悟。曰。若父與母耳。第彼私而此公。但不知所悅者作何狀。夫狡童奚至廢寢忘餐。而切切於雞鳴風雨之際。投桃報李之酬。邂逅相遇。適願偕臧。一日三月之喻。何至繾綣若是。吾實疑之。北鄰少婦。善於風情。予乘間請曰。男女之別也。胡況而氓而涉淇涉溱洧。思我而從之。托狐綏❶以求牡。子不我思。豈無他士之可從。狡童狂狙。戲謔之辭。其所結所求。豈漫然身依之。抑以言

合而至此篤也。少婦曰。女娘現爲處子。未字人。且無問此。予曰。予正不解字人耳。以女子往男家。莽莽曰夫耳婦耳。則何不執途中人而呼之曰夫也。少婦曰。女娘年日以長。無乃懷春而思吉士誘乎。我明告子。男子者。其耳目口鼻手足。與女子一也。乃其重腹之下。兩股之間。有蜿蜒而時屈時伸。若杵若矛若蝟蟲者。又若銳之未脫。❷命之曰勢。勢之下。復有如秉干城之將者。而處於中。命之曰囊。予驚曰。吾稽重腹兩股之間。初無此類也。少婦曰。此其所以爲男子也。吾與爾稟陰柔而爲女。故腰帶襠裩之中。望之若蚌。近之若剖瓜。彼惟低昂倔起者。懸乎其間。此但覺有入道而無壅(臃)腫壘塊。此其所以爲婦女也。予曰。彼自有餘。而我不足。安見其相悅若斯之殷也。少婦曰。殆天定之。當上古鴻濛之世。雖男女兩分而並生。營窟巢穴之間。木葉爲衣。(當與滑稽傳)而蔽嚴寒。然炎暑料亦併木葉而去之。裸體往來。恬無愧怍。見此凹彼凸。宛然異形。

而男之凸者。從陽氣轉旋時。當不覺血足神旺。而凸者剛勁。或婦以其凹者過其前。相値而凸投其凹。彼實訝此之獨無凸。而不知此一投也。實開萬古生生不息之門。無邊造化情慾之根。恩愛之萌也。夫既投矣。自不覺其爽然者。爽而無所事事。不覺而動之。彼不過謂凹者乃可穿若是。而自不覺彌動而彌爽也。遂以爲快事。而動不已。動既不已。則自踵泥丸夾脊。下達尾閭。忽不覺津津而出。（魂飛天際矣）其津津也。實爲大樂。而喜不能已矣。用是以人傳人。日復一日。而男女之相悅所從來矣。予憮然曰。男女相悅之始。固如是乎。少婦曰。以吾所言。乃臆度之。當若此也。雖然。當凸之投凹也。凹實隱隱有痛。初不知樂也。予曰。投之而痛。而吾又何甘乎。少婦曰。凸者巨。則始投凹中。甚覺其苦。而後漸覺其樂。至於相投以入。不覺凹中之美。眞有莫得而形容者也。（巨者妙處）如凸者渺。則始雖不見其甚苦。繼亦不見其甚樂也。予益疑焉曰。何苦而能樂。不苦而反

不樂。何也。少❸婦曰。女之凹者。如含蕚封苞。菡萏之形。其凸之始進時。生澀燥緊。覺凸之無微不巨也。所以愈巨也愈痛。予曰。然則何如而樂也。少婦曰。然凹之內。又有肉舌含花。花蕊微動。男子垂首至其處。覺便翕翕然暢美。則苦漸去而樂漸生矣。惟微而短者。鮮能至其處。即不見其樂。故必巨而長。昂而大。爲能充滿乎凹中。盡力揉搓。遞進遞出。則凹中撓痛。務須捱忍。覺得一味熱癢。便是美之至矣。（眞使閱者動心）❹予聞少婦之言。頓覺陰中隱隱若有所癢。遂別少婦歸家。方欲得一人以少試遇。而心有不敢。❺潛以手指挖❻其凹。俯弄片時。覺興勃然。終不愜意。時有表弟名慧敏者。來投予父母就師。予父母因留彼就之外宿。予視慧敏年紀少艾。丰姿瀟灑。足以奪人心目。予甚慕之。一日。父母偶他出。表弟慧敏與予姊妹群戲團集乎予床。慧敏亦用力索妹臂。而妹銜久之。夜轉深。予禁止之曰。竟日頑戲。汝不疲困麼。可寢臥。何屑屑以勝負爭。今日

慧敏可共我兩人寢。何如。妹曰。彼男也同榻可乎。慧敏即應曰。弟向畏鬼。得與二姐共寢。吾之願也。予復曰。豎子不識飽煖外事。庸何傷。因各裸而就寢。妹居床之邊。予居中。慧敏居床之裡。慧敏疲。不移時忽忽睡去。予輒不成寐。因向表弟腰間。戲以手摸其重腹。腹下果如少婦言。但凸者眇而小耳。予竊念曰。彼凸而微。豈能苦我。彼而投我。使我知凸。知則無畏。微亦弗傷。是在今夕。黎明。予復往摸弄之。而凸者剛。翹然直豎。雖微亦似不撓者。因推慧敏醒。執其手使撫予凹。慧敏笑曰。姊固若是乎。予既執其凸而剛者。予側身而向之。以手抱慧敏使向予。予因以手引凸而剛者。使就予挑凹。慧敏曰。姊欲何爲。予低聲而言曰。爾試以此觸我凹中。慧敏不解其故。曰。觸之何爲。予曰。爾試從我。毋問。用力觸之可也。慧敏緣予手用力而觸。所觸者雖在凹中。乃其上之改處。非凹之所由孔也。然側身觸之。情極 而孔復在下。轉身令彼觸之。而孔復在後。展

轉不能及。予曰。不如仰之。予因仰臥。抱慧敏置腹上。令慧敏觸之。又不及。予乃開股。（劈開腿矣）納慧敏於二股中。以手植其凸而❼剛者當雌孔。予曰。是此。試觸之。慧敏應聲曰。諾。觸之覺痛。予曰。且已。慧敏復不觸。予又思雖痛似可忍。乃又令之觸。然凹中痛若着刺者。慧敏亦覺凸者亦痛。因而蹙❽眉曰。姊強我若此。乃苦苦燥而痛。奈何。予曰。且已。遂用手捏摸其凸者。長出指（半寸）許。其皮脫落。其頭覺有稜矣。心內驚疑。予卒無計誘之。曰。以口唾抹之。即可無燥。慧敏如予言。忽突然而進之。予始信唾能開塞。然凹中撐得熱炙火燎的。其痛反甚。予急曰。姑已之。慧敏曰。唾而觸之良便。奈何又令止。予曰。痛耳。慧敏曰。痛則何苦迫我。予誘之曰。不必硬觸。汝可投入抽之。慧敏曰。何謂抽。予曰。以爾之凸而剛者退而出。復進而入。數數於所觸中。是抽也。慧敏因而抽送良久。凹中愈痛。予曰。姑緩之。慧敏依言。因不疾而徐。雖徐。自覺痛不已。而氣且悶。如喉之咽

食者。實不快。慧敏曰。命弟抽之。弟物且癢。奈何。予疑曰。何我不癢。而彼反癢也。少婦其欺我哉。謂之曰。弟抽我反不快。已之。慧敏曰。弟抽而弟忽爽然也。請再抽。予凹中簌簌痛。大不快。實欲已。無奈慧敏反樂於抽。曰。快人快人。慧敏凸者僅二寸餘。大如食指。所觸不過寸餘。而痛不已。益信男子之凸。雖微不巨。也甚不堪。俄而妹展身而醒。予急驅慧敏臥。慧敏及起而小遺。小遺後實縮如殭死蠶。不復有剛武狀矣。予笑曰。微妹寤。爾且大不敬。慧敏曰。姊開我以未聞。且惠教之。弟實恍然悟也。必長偃仰於姊。予曰。豎子。今夕已矣。更卜來夕。慧敏曰。唯。予以手腕枕慧敏而寢。慧敏髮始覆眉。茸茸然刺胸臂也。次日。慧敏之鄉塾。謂同儕總角輩曰。夜與姊睡。姊強吾溺者而令觸。觸而入。入而却。却而更入。如醉僧蹀躞山門間。同儕曰。是夫爾姊欲令入。命爾弟觸之。觸久而潤。力將及矣。慧敏曰。諾。入暮。予姊妹相聚。而慧敏亦來。妹戲曰。慧敏共榻。令人

一夜不眠。今夜仍逐之外宿。予曰。彼因初移床故耳。不能熟睡。致妨汝睡。今日斷不乃耳。慧敏曰。昨臥姊後。弟無復憂怖。惟姊憐我。仍復如昨。妹曰。倘復如是。令我不得穩睡。奈何。慧敏曰。否。於是睡如昨。而妹則不與予同頭。而遷床之右焉。慧敏方就寢。即先以手侵予凹。予以妹未寐故拒之。少間。慧敏以手自剛其凸者。曰。姊仰而承之。予曰。昨夜甚不快。毋令爾慣。慧敏曰。自姊命之。奈何遽背。觸寧幾許。不快何居。予不得已。仍抱置體上。慧敏先唾而後觸。乃較昨易入。不見澀滯。而痛亦稍不覺。慧敏用力觸以昨所未入者。予覺又痛不快。慧敏倨。更觸之。予痛。急握其凸。使暫濡滯焉。而慧敏觸之愈力。亟凸盡沒至根。而無可執。內痛滋急。不知所之。予罵曰。豎子何太鹵莽。慧敏曰。將在。君命弗受也。予始悔之曰。此大不快事。奈何自苦之。而重之毒。慧敏抽。予曰。僅抽其寸餘可耳。毋驟。慧敏抽離沓且。（音居）而必自踵迄頂。予良苦之。然猶幸其體不巨。

且不長。故意雖怏怏而不樂。而抽送久之。便稍與相習。慧敏抽送頻頻。予怪之曰。不教而戰。果慧者耶。慧敏童子耳。乃抽送二百餘度猶不已。凸者自熱而癢。忽若欲小遺者。予怪其急抽。而凸者遽突起。横滿中扃。殊不似初觸時大痛。曰。出之。慧敏曰。癢甚。奈何。予曰。我實痛。慧敏不聽。更大肆抽送。予不堪。幾欲啼曰。裂人。不可抵也。而慧敏又不聽。抽且狂躁。予又慮妹覺之。又自悔。不得已。嚙被忍之。慧敏曰。大奇大奇。弟從脊尾而酸且癢甚。若有所流。予怪之。少頃。果如有水灌我。此際雖覺有以樂我。然痛實未已。慧敏忽口嗤嗤。而舉體委予身上。予亦大不堪痛。緊抱慧敏不敢動。徐問之曰。何爲耳。慧敏曰。弟亦不知其所以然。至今欲少提之。而酸墜如千鈞。眞至樂也。予笑曰。爾知樂矣。我實不得。痛且不止。安望樂乎。因床伺之下。但出其凸。而我凹中尤不快。反若失一物者。且熱而若焦痛。微有未盡。慧敏之凸。亦無勁氣。予以帨拭慧敏之凸。而

後自拭其凹。疊臂貼胸而寢。予甚愛之。曰。予雖不快。弗汝咎也。慧敏亦有暢然至樂。日夕與予周旋。予於明月之夜。擁慧敏遊。慧敏無狀。密以手探予之凹。予業許之。不能拒。慧敏夜必觸予。予不復痛。抽送久之。淫津溢出。果覺凹中搔癢。予始悅曰。眞好耍子。少婦謂凹中麻癢。端在是矣。觸連旬日。予凹中竟能盡納。無所苦。且薄暮即思觸。慧敏亦夜必觸予。予尋自瞷其凹者。已可容指。不復含萼封苞。一夕。予睡醒。慧敏又欲觸予。予亦任之。而妹忽醒而起溺。床動。疑之。以手撫予。見交股而臥。笑曰。何作此狀。予急令慧敏作呻❾吟聲。因誑妹曰。慧敏腹痛。手揉之不足。被覆之不足。殆冒冷風耳。予急以腹貼之。差可耳。妹笑曰。姊眞良醫也。因漸寐。予好癢。又令慧敏抽。慧敏勇爲。床復動搖。鈎幔俱響。再驚妹醒。妹曰。吾床着此。良不便也。予懼。遂不終事。交頸而寢。乃妹憾夜之驚睡也。次日告母曰。慧敏夜共吾兩人寢。床隘而稠。令我苦醒。母驚曰。誰

使共者。妹曰。彼丐之。而姊許之耳。母謂父曰。慧敏年長。恐有邪識。且阿娜長矣。年齒相當。須遣之就外傅宿。父曰。善。俄頃。以慧敏床褥捉去。予大惋惜。知自妹言之。恨恨。然亦佯與好暱無異。由是慧敏不得入寢。徒朝暮相見耳。婢之黠者以妹言時以伺予。予益不敢近慧敏。輒自恨。戲楷書一幅與之。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慧敏珍之。日置懷袖間。尋慧敏歸其父母家。予每終夜思之。淚濕枕函。裙幾石榴矣。予年十四五。益艷美。妹亦的皪⑩可愛。各競新粧。予曰。予飛燕。爾合德也。妹答之曰。姊憶射鳥耶。抑赤鳳耶。予揜妹口曰。他日妹從七華帳進丹丸。亦大醜倮矣。同處三年。予年十七八。卒不能忘慧敏之觸。亦不能忘觸之而癢也。家之老奴有子名俊。俊色麗且善歌。年亦十七八。父孌而爲外寵。予思曰。不得於慧敏者。將取償於此。因常呼俊至窗下。微挑之也。俊固狡。亦數以手抓予之手心。又或自吐其舌。予問。何也。彼曰。

含之。予因含之。又欲予如其吐。予吐之。彼吮予舌有聲。予始知接唇。人來即避去。然卒無由共寢。予作紫香囊一贈之。彼亦奉脂粉爲粧資。予心向之甚。彼請期。予苦妹左右不捨。約之昏暮。俟我於曲廊。及期。傻已先等。予意如慧敏之能癢我也。故自憑於柱。卸中裩而迎傻。傻突觸之痛。予驚曰。不可。傻野傲不顧。又觸予大痛。予不能忍。曰。急難當。不可也。傻曰。姑既許我。又何却焉。又觸之。予痛甚且泣。傻誠忍人。大抽之。予曰。子赦我。傻不應。起予足而曳之殊急。予呼曰。傻無禮乃爾。時聞人言。少縱[11]之。予即束裩內走。傻追不及。予創甚。曰予撩虎鬚。幾不免。誓不出此矣。是歲。于歸欒家。欒晉大夫後也。欒翁名饒。生三子。長名克奢。監生。次名克慵。業儒。在家教讀。予夫也。少名克饕。武庠也。予內愧一觸於慧敏。再創於傻。疑夫知我有私。夫御予。予誠痛。然御之頗便。(其夫可謂癡公)予僞作楚迫聲。嬌啼轉側。夫且信予爲處子也。讚予曰。今得窈窕淑女。定能宜

室宜家。（教讀之人豈能自謅酸腐可笑）予聞此言。亦善作羞怯之狀。而恪於事姑。家之內外。翕然歸譽焉。歲餘。夫游學他郡。予苦閒寂。時共姆沙氏飲食。殊憒憒不適。然奢有奴名盈郎者。年廿一二。白而美。如秦宮馮子都後身。方以後庭爲事。故髮雖揔角而未帽。予目屬之。曰。是足助我翫者。從無人處見盈郎。予呼之。盈郎不敢近。予令婢緋桃召之曰。二小君致意。頃小君目挑子。子不應。呼之。又不應。小君恨焉。子亟往謝。盈郎曰。小君之惠我也大矣。第閫閾嚴。內外毖愼。不敢以身試不測之淵。緋桃曰。小君念子少孤而貧。將食子衣子也。毋固辭。盈郎曰。自君召之。咎終在君。召而不往。咎將在我。遂行。時予方午睡起。春暖薰花。倦而無力。對鏡整鈿。而盈郎至。予初愧。隨執其手曰。小兒膽怯。奈何兩邀子而卒不前。盈郎曰。夫人玄⑫圃奇葩。小人螘壤之蜣耳。何敢逼威嚴以取死。拜命之辱。是以翼趨。予挽之入幃。解衣摟盈郎。盈郎體白如雪。予以舌餂之。而興亦稍發。予

開兩股示盈郎。而盈郎之陽勁矣。觸[13]而進之。殊快人。予逞體而迎。手足弛懈。盈郎聳體駕予。甚覺矯健。甚勇所恨者。質微。血氣不足。無遠力。予方藉以酬久曠。而盈郎已汨汨自流。予雖憐惜。尚未滿意。曰。初犯顏色。固應爾爾。空閨寂寥。日復以永。捨子。予何以陶情乎。命盈郎夜必入於闥。如是累月。曲盡淫縱。予身固爲盈郎有。盈郎亦將爲予死矣。一日。女奴他往。予獨步林圃採花。將以簪鬢。而偶遇盈郎於花下。盈郎即欲淫予。予拒之曰。人且來。盈郎曰。人來。我不管也。予恐拂其意。去下衣。立狎之。盈郎此時盡力抽送者數百。而汪洋如注。盈郎俯伏予身。不言者久之。徐曰。快活死我也。予亦覺兩脚立久酸軟。而腰胯亦甚無力。相持久之。俄而一奴來。奴名大徒。因予平日不以顏色假之者。猝無可避。且下衣散置堦茨。大徒莽人也。見而訝曰。二人何爲此行。盈郎亦不當冒萬死。我見而不言。他日何解於主。予愧恨曰。無奈。覆藏我。盈郎曰。奴[14]實

不敬。惟江度容之。願分受小君之惠。大徒笑曰。以是箝口。我口如瓶矣。遂欲淫逞。予苦。惟自嚙。不得已。令盈郎抱予於膝上。盈郎逞後庭伎倆。暗用唾抹於陽物之上。已觸予於後門中矣。而大徒在前面。狂勇肆其誅鋤。其物較盈郎粗壯。而彼以情諧。此屬勢劫。彼乃綢繆。此出勉強。故予終無快然。然內之蹂躪。亦太狼藉矣。大徒捧予頰而笑曰。非我逢奸。豈肯眷我。予愧曰。寢處足矣。何過督爲。大徒既殫[15]技。復欲接予唇。予畏蔥酒穢惡之氣。以袖揜之。大徒曳予袖。而予以面向盈郎。大徒以手扯予。必欲親予之唇。予首向左。大徒亦向左。予首向右。大徒亦向右。轉展者久之。聞咳嗽聲。始釋予。予即衣而走。兩手持裾。未及縛帶。卒遇大伯於曲欄[16]之中。伯即克奢也。伯見予。驚問曰。二娘何急遽如是也。予愧赧無地。不覺兩手不及持裾。而裾忽下墜。伯笑曰。二娘有所私耶。予不應。欲走。伯即至。曳予之裾曰。爾其惠我。如不我私。吾將以言於弟。予

曰。伯言於我夫。我將言於姆。（對答如流無限情趣）伯笑曰。言我何爲。予曰。言爾欲私我。伯曰。尚未到手。如到手。任汝言之。（眞是油嘴滑舌監生詞令）[17]予笑。伯亦笑。予背而立。伯踵於後。撩予衣。扳臀而入。予屈[18]腰而受之。伯之陽僅從兩股間抽送。其盈郎大徒之餘精尚在。伯撫掌曰。何人唾餘。汚我兩手。即曳予裩拭之。予曰。勿汚我衣。伯曰。爾身且被人汚。何惜一裩耶。予愧且恚。曰。伯既私之。又復諷之。何不仁之甚也。因用手推伯仆地。即向內走。不意裩之帶爲伯所壓。伯起。跪曰。一言唐突。惟原宥之。予定[19]不肯。伯斷予之裩帶。亦佯怒曰。果不肯乎。予曰。果。伯即持帶外走。且曰。有此作證。我必揚之。予復以手招之曰。來。伯喜。隨至。予爲所挾。不得已。俯[20]身就之。予初意伯之陽僅與盈郎等也。不意聳身而入之。更又甚於大徒者。予不能當。急止曰。只此可矣。而伯之興正狂。大肆其沖突。然予雖痛。又覺其可樂。既樂。復見其能痛。任伯爲之。而伯之精乃汩汩流之。其[21]陽物如綿。不

復能任事。始釋予。予方就內。今已日暮。未得罄予所言。明日當再過予以告。筇客曰。唯唯。於是別去。㉒

癡婆子傳上卷終

校記

❶「綏」原作「緌」，據寫春園本、石印本及《詩經・衛風・有狐》改。

❷「又若銳之未脫」句，原置下文「復有如秉干城之將者」句下，據文義改挪至此。

❸「少」字原無，據上下文及寫春園本加。

❹夾註「閱」字底本漫漶，據寫春園本補。

❺「敢」原作「取」，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❻「挖」原作「控」，據寫春園本改。

❼「而」原作「其」，據上下文及寫春園本改。

❽「躄」原作「蹩」，據寫春園本改。

❾「呻」原作「伸」，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❿「睫」原作「磼」，據寫春園本改。

⓫「縱」原作「紗」，據寫春園本改。

⓬「玄」原避諱作「元」，據寫春園本改。

⓭「觸」原作「能」，據石印本改。

⓮「奴」原作「如」，據寫春園本改。

⓯「殫」原作「磾」，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⓰「欄」下原衍「干曲」二字，據書前目錄及石印本刪。

⑰ 夾註「油」原作「游」，「滑」原作「猾」，據寫春園本改。

⑱ 「屈」原作「毛」，據寫春園本改。

⑲ 「定」原作「空」，據石印本改。

⑳ 「俯」原作「侑」，據石印本改。

㉑ 底本缺半葉，自「陽物如綿」至「上卷終」，據木活字本補。

㉒ 寫春園本以下有「畢竟後來未知怎的，且看下卷，便知端的」數言，爲他本所無。

新刻癡婆子傳卷下

芙蓉主人　輯
情癡子　批校

次日。上官氏復至曰。昨與子言。未竟其說。今爲子陳之。予自爲大徒所劫。復爲克奢所挾。迄今恨之。予夫亦間出間歸。然歸不勝出。克奢亦代翁而賈。奢姆沙氏。有丰韻。察之無他遇。然因奢出。每從花晨月夕。必浩歎愁怨。減食忘眠。乃欒翁以姑多病。而意欲通沙氏。乘其曉妝。盥水濯面時。輕躡其後。以手握其腕。沙驚顧。乃翁也。一時欲呼。媿不出口。而翁又急以手探其乳。沙曰。如何作此。引水噴翁面。（就古怪）翁即以武后事❶高宗句曰。未承錦帳風雲會。先沐金盆雨露恩。（芙蓉主人曰以水噴面既有心何必作態情癡曰白偷情之趣全在此處也）❷翁有力。挽沙上床。沙力掙不捨。而時忽湊無一人在側。❸皇急又曰。翁何爲作此。沙方言。而翁跪曰。救命。（情極）又以手内探其陰。（性急）沙曰。我白姑。翁曰。

自我娶之。自我淫之。何白之有。提沙足至腰脇間。而翁之髯已偎沙之頤頰矣。久之。沙不能言。翁遂幸之。時床帷下垂。而予偶以細事入問沙。詰女奴。曰。在房也。予見床瑟瑟聲。且鈎帷搖曳。笑曰。姆夢耶。夢遠人歸耶。揭帳視之。而翁方裸而上。沙亦裸於下。（眞是好看）急笑欲走。（笑便有情有心）而翁又以手牽予之襦。沙曰。倂得嬸以滅口。予曰。有是理乎。（此際敍閒文便有意了）姆身不正。而欲汚我。我豈姆哉。翁急躍下床挾予。而挺出其陽。予掩面而笑。人言爬灰匠。信有之矣。予雖力拒不可。而無奈姆從床上扳予手。而翁從床下提予足。不覺仰於床上。予呼曰。翁汚我。姆陷我。皆非人類所爲。而翁之髯且貼予唇齒中。令予不得發聲。沙曰。翁是至親。（高論）今以身奉之。不失爲孝。（賢婦）予笑曰。未聞以子所鑽之穴。而翁鑽之者。假令鑽而有孕。子乎。孫乎。翁笑曰。二美皆吾妻也。何論垂死之姑。及浪蕩子乎。（爬灰人確有這些言語）予見沙已喪守。遂不能自持。竟納翁舌。翁舌扁大而不尖。塡滿乎④咽喉。令

予不可咀嚼。翁之陽當兄事大徒。弟事盈郎。而與夫相伯仲。翁淫❺予。復幸沙。蓋我兩人皆初入翁彀中。而久於此。彼復欲起去。故幸予必挽沙。（吃力）幸沙亦如之。予與忽不能制。欲翁快予。而不欲❻翁之支吾於沙也。（便拈酸）用志稍分。後予見其奔突已急。力抱之。翁或欲洩沙穴中。而予實抱不捨。翁遂稍稍大洩。予竟暢然飽餐。翁中年人也。洩後不復能幸沙。乃翁幸沙。而沙伸足摟頸。翁幸予。而予聳臀吐舌。（二婦身入快活境如醉如癡尚爲不足興耳）種種淫態。兩相熟睹而不之笑也。所恨翁血氣漸衰。其陽雖勁。而實柔。未有❼排山倒海之力耳。（淫婦之心猶以爲未足）予謂沙曰。我也(兩)人以良人遠出。經年索居。正乏一消遣幽情者。（有盈郎在）而下徇狡奴。體則近褻。外招狎容。醜必彰聞。矧姑日親湯藥。翁無能再爲和耽。而我兩人少艾。薄有姿色。更番侍翁。而醜不出戶。（兩房媳婦輪養誰知惡事傳千里）不亦善乎。沙曰。第患嬸妒我耳。予曰。無敢妒。沙曰。自謂不妒。夫翁之陽。當奔突最急之時。實足以癢陰中。而充飢渴。（確極）乃

頃者子擁而必不縱。則他日使我沾唇而不下咽者。必嬸矣。予愧曰。頃實興至。故不相捨。（直言）翁而再舉。必以讓也。因刻期以日之奇偶。迭爲進幸。一日。予方浴。女奴輩亦浴他所。而翁蓬跣扣予房。偶不閉。翁推入。見予方浸水中。翁笑曰。出水芙蓉也。予急自拭。向床中睡。翁幸焉。予甚爽。問曰。辱翁之幸我也。我與沙若何。翁曰。沙年三十。陰且曠如河漢。（問答亦有情景）何敢望子。且列戟在門。慾濤汪湧。令我之陽。却立而莫禦。又安及子之潔且淨也。然予自愧陰房中虛。❽濤與戟俱猛。乃翁言及此。殆獨譽我也。如是者數年。予夫歸。而翁屬意於沙。克奢歸。則翁注意於我。雖期或斷續。而盟實不寒。及翁漸年邁。而意亦稍弛。予乃恨之。復尋盈郎之好。時姑病倍篤。予欲卜之。盈郎曰。城西即空寺。神有靈異。盍往筶之。予次日凝妝而往。其肩輿者。即家之蒼頭也。隨予者。乃盈郎也。予方祈筶畢。以吉凶詢之寺僧。不意寺僧❾名如海者。向與盈郎有後庭之好。見予

而心悅焉。遂以懇之盈郎。盈郎曰。是不難。但留之齋。卽能成事。海喜。遂出見予。曰。⑩所筶大吉。病必不妨。旬日卽愈也。予悅將歸。海又曰。請施主素齋。（素齋後便有葷齋）予辭之曰。香資菲⑪薄。何以克當。惶愧之至。（布施腰間之物比香資若何）⑫盈郎從旁贊之曰。來路遙遠。肩輿者亦餒。⑬既長老命。從其便齋。後日酬之可也。（何須後日酬之身邊之物甚便）予曰。諾。於是隨入方丈。盈郎曰。小君在此齋。奴與蒼頭飯於香積廚下。（盈郎賣主罪莫大焉）予未及應。而盈郎已出。海即闔其門。予視海嫣然佳麗。心亦悅之。但恐爲盈郎覺。而不知實爲盈郎賣也。此時海亦大喜。即捧予頸而求歡焉。（什齋吃的）予心動。笑曰。爾欲齋我。乃反欲我齋爾耶。海遂鬆予之鈕。予曰。去下衣足矣。（欲佈施者）海即解予之裙帶。於是二人同登禪床。孰意海日與群小歡。初不解婦道之特異也。亦以戲予之後庭。予始知男風之好。固在是也。前經盈郎之試。今又遇和尚。予再試之。故默笑而聽其所爲。海先以唾抹予後。然後挺陽而入之。予如裂肌。而陽物已沒龜

稜。予痛甚。欲啼。海誑予曰。勿響。隔房予師在焉。恐渠聞之而亦來也。予愴極。海復欲入之。予大不堪。急轉身而陽出焉。緊以兩手掩之。海以兩手扳之。及扳開之時。予復以手曳衣而掩之。海情急曰。子黃花女乎。何痛若斯之甚也。予且痛且笑曰。我非黃花閨女。爾乃遊脚僧人。未識婦

⑭道耳。海驚之曰。婦之道有異乎。予曰。爾起。予與爾言。海猶疑予假此爲脫身計。必不起。予以手牽海之手探之。始信。海俯首視之。樂甚。即以唇親之。曰。妙哉。此何物也。（稀稀奇奇果然一件好東西）我未之見也。予誑曰。此小法門也。小僧掛單往來於其間者。海即起予兩足。架於肩上。而以小僧進之。彼初知婦道。情甚急。速進出者數。已汨汨流矣。海曰。情未暢而流。奈何。予曰。無法。此望門醉之小僧也。（對答如流）海不忍捨。復就予陰戶。而再欲堅之。終不能矣。（技力窮矣）予強之起。以巾帕拭予之陰。海亦自拭。正欲出戶。海之師忽從床後突至。（來得正好）欲求合焉。（再吃第二次齋）予不得已而從之。此時予歸心甚急。不暇

詢其法名。勉強終事而已。及出門。而盈郎尚未見。尋之。乃與二三小僧群戲於殿後。（不在香積廚下用飯反倒在這裡頑耍）予不之罪也。時翁少子克饕。已諳風情。弱冠而未娶。知予與盈郎有私。每每以盈郎事探予。予漫應之。饕多詐。謂予曰。翁矻矻持牙籌。徵貴賤。較子母。二三子可為子良是。乃母痌於床。室無姘婢。竟不知何以自娛也。予初謂叔知我。遂笑曰。我與沙同之。叔何獨誚我。而饕實不知翁事。因悟。亦笑曰。翁而可同幸也。叔而何獨烝之乎。予媿面赤。曰。彼時爾兄未歸耳。今爾兄已家居。奚妄想為。饕曰。今兄不在也。亟了我。不然。豈惟以翁事白兄。亦當以盈郎事訐嫂也。予笑曰。爾入我目中久矣。第恐未足以滿我。徒接無益。是以忍之耳。既為餔啜來。木杓太羹。應不爾惜。遂共饕寢於榻。初意饕之陽縱不敢冀若大徒。次之亦不失翁輩。庸詎知出盈郎下。予啞然笑之。饕自謂能竭力矣。而孰意予所藐焉者也。饕盤踞腹上。抽送不已。而太倉之稊米。大澤之壘空。

初無能磅礴之。而遽曰。止矣。予又啞然笑。饕揮戈倒桿造之。力不逮。而情自有餘。亦足取笑。大無興趣。卒不知予與叔相洽誠僞⑮者。却欣欣然喜哉。亡何。舉一子。不知其爲盈郎者。大徒者。（奇趣）伯與叔者。翁與夫者。抑佛門弟子者。子貌不偏肖。（父多母少）予亦不能決。自思之曰。必有爲之父者。

予妹嫺娟適費家。費婿亦業儒。與予夫善。而譏彈文墨。意遂合成莫逆。（連襟復爲通家）予以姨常見之。見其魁梧矯岸。眞一丈夫。而鼻大如瓶。予自思曰。⑯是必偉於陽者。心願識之。因盈郎而通意於費。費最善鑽窺。聞之色喜。時夫偶延費飲。頃刻間。夫大醉。留費宿書閣而入臥。夫臥鼾如雷。予悄然出閨往見。費驚喜。不出一言。惟抱予置膝。令予坐以面向費。而費以勢挿焉。乃中材耳。謂鼻大而勢粗者。其以虛語欺我哉。然費之勢。堅而熱如火。能令爽然。費端坐不動。而惟以兩手挾予使起。復頓予使坐。且起且頓。予亦因而自搖之。益爽然。予曰。姨夫妙法。令我魂搖。費笑而不

言。復令予背費而坐其膝。從後挿之。又復起頓。予更佐之以搖。固大爽然。曰。此行良不虛矣。恨費不能忍。須臾而溢。予意未慊。不起。費仍前起頓。予恍然若蚊嚼我膚。而帚掃我耳也。爽不可言。予曰。予心中又增一情人也。盈郎中熱。曰。主且醒。予曰。再溢。當不相強矣。費令予立而俯據於椅。費亦立而挿之。不復事起頓。而若以披執大銳焉。予俯首窺之。益欣蕩出望外矣。乃費又溢予陰。恍⑰若子母將軍砲。嬰城而發之。其達之遠可想也。兩溢後。費意雖尙銳。而挿者漸減堅熱之味。予曰。郎怠矣。笑而起曰。享其妹而復吞其姊。爾欲難盈。置於膝而更獵於椅。予之欲盈矣。謹辭。費亦不敢留。及門。盈郎曰。願假其下體。頃視久。情固難遏也。予曰。便當酬子通好之德。不意盈郎甫立御予。而又汩汩自流矣。予謂盈曰。⑱然彼偶也。不能長饜予。子縱劣。不愈無乎。子愼毋慚。早秋値翁壽。而予乃與沙氏⑲先期而進幸。曰。稱觴也。壽日。三子張筵肆席。爲翁

慶眉壽。演優於庭。優之中有正末者。孤者。卜者。嗑瓜者。旦者。演元劇。予內垂簾而觀之。且中名香蟾者。窈窕而媚。最爲豪家所顧。予細視之。衫袖輕盈。而眉目如畫。絕與美婦人無異。（妝女可稱姊妹）且清謳若絲管。將繞梁而遏雲。艷羨之。密令女奴捧茗一甌。授之曰。二小君所賜瓊漿也。其飲之。乃沁於茗中者。匪果也。金戒指二。珠九顆。又一琥珀墜者。香蟾會予意。飲茗而懷所沁者。第畏耳目。未有⑳以應命耳。予夫與宴。旋爲一友牽去。不知何故。乃演劇竟。而夫猶未回。（天作之合）予密令女奴謂之曰。二小君延先生入。欲誨以作字。香蟾謝曰。予不能書。何以入誨。女奴曰。君之命也。毋辭。香蟾曰。君命應即行。第路迂迴。而往來稠。足不可前。能無值者。且忽離羣。將爲同儕所疑。女奴曰。路生人衆。妾導子而庇之。同儕疑之。可無問也。香蟾卸女衣。服男服。眞美少年。此衆女願得而夫者也。（不減宋玉潘安）女奴善將命。竟以香蟾至。予實招之使來。故不甚愧。燈下凝妝而坐。命女

奴扃戶。抱香蟾曰。玉人也。王子晉耶。其潘安仁耶。香蟾曰。我路人也。而入大門。天作之合。夫復何言。明日思之。疑夢中耳。（人生眞是一夢）予曰。子不我棄。安能棄如遺跡哉。予挑足而仰坐。香蟾中竅而進。（得法）不異常人。然遠勝克饕者。旣進矣。居中如振鐸。不能快予。而予於燈下視之。其貌瑩而媚。足令人溺愛而不釋手。踰時看畢役。予曰。吾子秀色可餐。以吾私子。我覺形穢。而必私子者。庶他日兩不忘耳。後會不可期。長教悒怏。奈何奈何。香蟾曰。自愧無以供君歡。（只此一物已堪一飽）聊以命故前耳。露其醜而不我責。又何敢掉臂而忘此乎。予曰。若是其不相負也。復何恨。因遺以玉簪一。嗣後忽忽度日。數年中無所遇者。二三舊好。相接如轆轤。予向所舉子。名之曰繩武。年稍長。欲遣之鄉塾就外傅。而恐塾多童蒙。相逐爲嬉戲。（原來自己欲與先生嬉戲）乃特延朝歌邑之學者。谷姓德音名。（非延師也乃招夫耳）年三十。頗精健而不肥。課予子甚篤。（不勞費心）予日治饔餐以奉之。（不爲讀書先生其知之否）予意切切欲私谷。而畏

其揚於人。（丈夫不厭多也）輒躊躇不敢往。是歲。予夫他出。予年已三十餘。色稍衰。事膏沐爲容。可與笄者儷美。此時較二十歲時。慾念彌急。夜苦不能寐。尋克饔娶婦。予徙居西樓。谷課子居東樓。而窗遙相望也。（不比鵲橋難會）予曉妝。每爲谷所望見。夏月或出酥胸。或解裡衣。（軟溫嫩剝雞頭肉）多爲谷所屬目。而谷又時當窗而坐。（谷亦有心）課予子。予刺紋窗下。谷遙望不移目。予曰。黠㉑奴計將挾我。我則何以致之。供予奔走者。小童名玲萃。玲萃幼而愚。無所推。因遣之致慇懃焉。谷曰。爲語小君。來意已心銘之。（倣教讀者往往色大膽小）但事小君者。皆悍婦也。用是不敢入虎穴而偵驪龍之睡。（教讀者酸腐大都如是）玲萃回以告。予曰。先生其周詳者乎。曷不以女奴先之。（不敢吃醋反倒拿糖）予婢之長者曰青蓮。固狂騷者。是可爲餌。因呼青蓮曰。試躡東樓。招予子而歸飯。青蓮往。谷已達予意。即強持之。青蓮始而拒。而後亦不覺其欣然接受之也。（得味）谷努力事之。頗得其歡。谷曰。我欲狎小君。（小君聞之唯唯）青蓮曰。恐不可動。敢不爲子圖之。歸

而微以言動。（言必有中可稱良人）予曰。谷生眞良士哉。予笑曰。爾必私之。（誠如君言）吾願與子均之。（分甘共樂）青蓮喜曰。谷實有心。君幸惠之。予曰。其具何似。（婦人所喜具之巨耳）青蓮曰。昻藏偉壯。非尋常物。似驢之行貨耳。予曰。可矣。夜令來。谷於月上時。躡西樓而登揖。予答拜。谷曰。犯不韙。以造粧臺。罪萬死。予曰。淸風朗月。不耐孤枕。欲共君談讌。以度此良宵。胡以謙爲。遂並肩坐。予心動。不復能玩月。而青蓮曰。可寢矣。即各解衣。滅燈共寢。谷曰。卿之好我。無望之恩也。其敢以駑駘泛駕。而自貽戚乎。擣之初入。果似難容者。迥異前所歷諸物。及更入之。覺充滿快人。又入之。穴無隙矣。上下四旁。皆所蟠際。予曰。先生之寶異哉。（有此異寶便不失此美館）非青蓮。幾誤我一生矣。不韋嫪毒。[22]當不是過。且谷之物旣偉而復長。入不已。益令爽然。汗沾背。又美伸縮法。體不動而內若擲梭。眞令人樂極。慾濤之瀉可知也。物之口能開能合。而含予之蕊。即令人百骸欲酥。樂不能堪。輒昏暈。其伸縮最久。數可數百。予曰。不

料死子手。谷曰。將爲我死。我何惜以一死報乎。予曰。樂誠非常。其縮也若以柄括。而伸又若鑿之中孔。谷亦曰。卿之鼎。如吾之美館也良不易得。其穴不深而能受。不淺而能迎。不嚴密而軋軋焉遶物而進。予曰。愛我甚矣。是夜。谷達旦不寐。予雖因之疲甚。然稱快不已。誓㉓必謝絕他人子。而專萃焉。谷家貧。衣皆韋布。予爲之縫裳。表裡皆綺錦焉。（如此豐厚者憐愛者喜其物之粗大耳）谷生夜事予。雖力不替。而予憐之。爲之和治補髓壯陽丹。並採戰要藥。（此婦是賣春方藥的高手）令晨昏服之。未用早飯之前。或煮龍眼。或煮參湯而食之。不少間。又托克饕以綠綾白金。送至其家供饌。脫簪珥。以求豐美。乃谷生驕。飯稍遲。則雖羅列。而必以手擲之地。怒不食也。予無奈何。（乖張若此）更治以進。谷既豐肥饒足。益事予意甚篤。予亦大肆淫褻。而無遺憾。獨以青蓮在。少分予而及彼。然彼爲功首。亦所甘也。予既耽谷。遂不復顧盈郎。盈郎怒與大徒謀曰。必敗彼事。因遙詈谷。使聞之。欒翁間來。予詞

色亦不婉。強而相接。殊不在此。疑而恨予。克饕雖近與私。予漸與疏。時來狎予。而予意在於谷。亦勉爲了事耳。饕亦不快。及知與谷私。亦恨予。里巷譁然。歌曰。

上官阿娜。　狎昵朝歌。

汚㉔名宣著。　沙石難磨。

亦不知更有私者。予與谷漸無顧忌。無之而不狎也。翁與饕嘗值之。詈曰。有是哉。聲聞外矣。大徒不敢告予夫。而謂予子曰。爾母私爾師。而不能去爾師。而乃縱爾母。予子長矣。聞言亦恨予。費婿來修舊好。予拒之曰。妾老不能復事君。曩也迂而蹈出閫之行。何敢再乎。費疑而訊之饕。知行(谷)方賈寵。曰。貧子不容於死。此婦亦太無賴。亦恨予。慧敏時來謁予。欲以中表見。慧敏亦將四十。局謂諸生。初非以私干。偶通問耳。遇谷於中堂。谷恐亦爲予所私者。曰。是將割我肥大。罵曰。何物野奴。造

中堂而謬稱兄弟。速去。否則囑獒噬爾脛。慧敏怒曰。以禮通而惡聲至。㉕且彼何人。竟似酸卵臭蛋耳。（是謂敎讀者）遂返出。途遇費婿。告之故。費曰。姨近日太無賴。頃辱子者。即所私之谷也。因㉖詳告。慧敏曰。必告克慵。尋告予夫。予夫驚曰。知之矣。猶豫未信。問予子。曰。果耶。子曰。然。問翁曰。聞乎。翁曰。熟耳之。問饔曰。見否。饔曰。屢矣。予夫嘆曰。以婦之不端。里巷歌之。友人知之。舉家竊相笑。而獨我不知。我其蠢然者耶。（可稱死烏龜）呼予曰。畜。我相將斷爾㉗首。暨谷奴首。而鳴之民牧。然吾不忍爲。呼谷來撲之來。谷泣。曰。亦赦其餘息。用命舉家之人笞之。自翁而下。各笞谷數十。（先生極其好看）谷哀嚎若驢鳴。血肉決裂。（必是驢肉）饔爲之請曰。罪在嫂。彼不足深罪。乃令人曳之去。（不合則去打而後去去得冠冕）予夫兇悖。手握予髮。（可云結髮）而亂擊予。予愧不能言。夫曰。淫而賤。其速縊死。（死亦無益）予玉筋雙注。曰。妾淫矣。何忍置死地。願受刑。誓改行。予夫笑曰。畏死而自前濯。詐也。否則飲鴆而死。翁曰。仲子妻不端。子不幸

也。（翁不正祖宗不幸也）遣之歸可矣。逼死忍也。我必不許。予夫曰。遣之歸。彼之上願。何易易也。予子曰。心欲殺吾母。吾亦隨之死。予泣曰。凱風七子。母亦不保。況賤妾乎。（自知甚明）姑曰。婦事予甚謹。今日之事。善遣之。予夫曰。諾。不爲慵也妻者。不爲武也母。立遣予歸母家。予悔恨惋嘆。與子訣別。孑然一身。歸時父捐館。母以無子。不深罪也。曰。姑依我。時予年三十有九歲也。予既與夫絕。人莫不知。每出入。指之曰。此欒家敗節婦也。予愴然自悲。曰。我之中道絕也。宜哉。當處閨中時。惑少婦之言。而私慧敏。不姊也。又私奴。不主也。㉘既爲婦。私盈郎。又爲大徒所劫。亦不主也。私翁。私伯。不婦也。私饕。不嫂也。私費。不姨也。私優。復私僧。不尊也。私谷。不主人也。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一月一人夫君只可派在閏月）罪應莫贖。宜乎夫不以我爲室。子不以我爲母。煢煢至今。又誰怨焉。（尚知愧悔猶有天良）咬指出血。曰。誓不作色想。從母禮三寶。持珠服齋。頫首懺過。曰。慾海情山。積辜無極。願以清涼之水。洗我淫心。

時予夫一家之人及慧敏與費皆斷念絕足。不與予往來。如海聞予被出。而禮三寶。令頭陀探予。予始不知如海所使。而出見焉。頭陀窺予獨立。告予曰。我即㉙空寺頭陀也。予聞之。知爲如海所使。面赤內走。而呼家童逐之。如是苦持三十年。今七十矣。此念灰死。聞予子有聲於鄉里。予亦不動心。回頭自念。眞成夢幻。予老矣。無畏嘲笑。故亹亹言之。子塞耳否。笻客曰。少婦傳授心法。媼苟不言。夫誰知之。唯其言之。堪付一笑。殆癡婆子耶。作癡婆子傳。詩曰。㉚

心在巫山意在雲。　只緣宿世有情根。
阿娜猶媿能嚼指。　今者佳人更倍增。

上官氏歷十二夫。而終以谷德音敗事。皆以情有獨鍾。故遭衆忌。克慵但知有谷而出妻。其餘不知。蠢極矣。是書行。乃正閨閫嚴防閒之助云。

癡婆子傳下卷終

校記

❶「事」原作「忠」，據寫春園本改。

❷夾批「白」原作「曰」，據寫春園本改。

❸「無一人在側」原作「一女無側」四字，據寫春園本改補。

❹「乎」原作「手」，據木活字本、石印本改。

❺「淫」原作「姓」，據寫春園本改。

❻「欲」原作「腍」，據寫春園本改。

❼「有」字原無，據寫春園本、石印本加。

❽「虛」原作「而」，據寫春園本改。

❾以下底本缺一葉，自「名如海者」至「此時海亦大喜」，據木活字本（再版本）補，復校以寫春園本、石印本。

❿「曰」木活字本原作「白」，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⓫「菲」木活字本原作「匪」，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⓬夾註「若」字木活字本原作「差」，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⓭「餒」木活字本原作「餧」，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⓮「婦」原作「釋」，據上下文及寫春園本改。

⓯「傷」原作「水」，據寫春園本改。

⓰自「矯岸」至「思曰」十五字，底本漫漶，據諸本補。

⓱「恍」原作「惝」，據寫春園本改。

⓲「予謂盈曰」四字原無，據石印本加。

⑲「予乃與沙氏」原作「翁不與沙」四字，據寫春園本改補。

⑳自「而懷」至「未有」十一字，底本漫漶，據諸本補。

㉑「黠」原作「點」，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㉒「毒」原作「毐」，據寫春園本及《史記・呂不韋傳》改。

㉓「誓」原作「巳」，據石印本改。

㉔「汚」原作「朽」，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㉕「至」下原衍一「彼」字，據寫春園本、石印本刪。

㉖「因」原作「笁」，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㉗「爾」原作「正」，據寫春園本、石印本改。

㉘寫春園本自此起至卷末作：「既爲婦人，又私盈郎，不端也。又私伯。不閉也。又私大徒，不莊也。又私翁，不倫也。又私叔，不重也。又私費婿，不類也。又私如海，不戒也。又私海師，不貞也。又私香蟾，不正也。又私谷，不敬也。後人做了一部通俗小傳兒，個個

人看見，也有嘲笑的，也有詈罵的，憑他罷了。或曰阿娜固是畜類也，而傳之不免衆人之恨，則無奈何。然其事非誣，其人則託警世戒俗，何關他罪惡焉。」，與底本及木活字本、石印本，皆大不相同。

㉙「即」原作「某」，據上文及石印本改。

㉚以下底本缺半葉，自「心在巫山」至「下卷終」，據木活字本補。

跋❶

曾讀覺後禪。知有癡婆子傳。後得此傳。快讀一過。仍(乃)知彼書亦自這裡出。覺迷一噱。噫。癡婆子不癡。

明治辛卯春日　木規子題

校記

❶ 此跋見於日本木活字本初版本，再版本無。

思無邪滙寶 貳拾肆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僧尼孽海」

明・舊題「唐伯虎 選輯」

《僧尼孽海》出版說明

本書題詞署「吳趨唐寅字子畏撰」，正文內署「南陵風魔解元唐伯虎選輯」。按本書乾集〈雲遊僧〉條提及「萬曆丁酉五月」（一五九七）〈閩寺僧〉條爲「萬曆乙未歲」（一五九五）事，〈六驢十二佛〉條述「萬曆乙丑冬」（一五八九）事；坤集〈明因寺尼〉條記及「萬曆己丑冬日」（一五八九）與「庚寅六月」（一五九〇）日期，皆爲唐寅（一四七〇——一五二三）逝後之事，是知作者名爲假托。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謂：「崇禎間古吳金木散人所編《鼓掌絕塵》第三十九回引此書，知書成在萬曆天啓間。」按《鼓掌絕塵》有閉戶先生書於崇禎辛未歲之元旦（一六三一）之題辭，而《僧尼孽海》又不記萬曆以後之事，孫目之斷語可信。

萬曆年間，盛行公案小說，至目前仍可見者有《包孝肅百家公案》、《龍圖公案》、《海剛峰先生居官公案傳》、《皇明諸司公案傳》、《皇明諸司廉明公案》、《明鏡公案》、《詳情公案》、《詳刑公案》、《新民公案》等，除前兩種外，皆記當代事。其中多依案分類，如強姦類、姦殺類，皆無例外涉及僧人；此書即將同類案例，收輯成書，爲僧尼淫亂事之集大成者。其來源除公案外，又兼採正史野史筆記小說戲劇等。按僧尼肆淫爲中國傳統通俗文學中經見題材，長篇小說如《水滸傳》、《平妖傳》、《禪眞逸史》、《續金瓶梅》等，均曾及之，短篇小說集如《三言》、《二拍》及以後擬話本，不勝枚舉，且形成一定套數。如婦人至佛寺借室宿夜求子，爲僧淫汚。此書滙集以前同類故事，又爲後來作者提供資料，有承先啓後之作用。本書之艷情描寫，承《如

意君傳》而來，〈沙門曇獻〉一則，最爲明顯。

今見《僧尼孽海》有下列三種版本：

㈠佐伯文庫藏明刊本　首〈僧尼孽海題詞〉，署「吳趨唐寅字子畏撰」，只存一葉，不全，上有眉批一則，可能還有目錄，亦佚去。書分乾、坤二集，共二冊。乾集述僧人故事，首插圖十二幅，葉背有題詞。其中第一、第二幅葉次編於版心下方，自第三幅起則在版心上方。又缺去第七、八、十二葉。接下正文，首葉首行題「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次行署「南陵風魔解元唐伯虎選輯」，接【僧家樂】詞，下〈沙門曇獻〉等共三十一則，九十九葉，佚去第廿七葉。坤集爲附輯，述尼姑故事，首【掛枝兒】等詞，次〈明因寺尼〉等計十一則，廿五葉。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有眉批、行間夾批，各則後又間有總批。現存佐伯本曾經重裝，其題詞之第二葉及乾集目錄，於重裝時佚去，而乾集坤集之第三、第四葉，亦於重裝時誤調。乾集之第二十六葉至第六十葉（中缺第二十七葉），亦於重裝時誤置於坤集之首。

㈡無窮會藏抄本　此本末標明空空居士於日本文化四年丁卯（一八〇七）抄，間有校記，另又註明「原書八行十八字」。〈寶奎寺僧〉條空白一頁半，眉批上註明：「脫簡，俟他日補入，一紙脫去十六行。」其起訖處與佐伯本相合。又抄本無圖，各圖背葉之題詞抄於書後（其中有草書不能辨識者則空格），計九則，缺去第七、八、十二各則亦與佐伯本同。書中有漫漶處，抄本亦空格，是知據以抄錄之底本即爲佐伯本，是時佐伯本已缺圖三葉正文一葉。唯抄本〈僧尼孽海題詞〉全，可補刊本。又乾集有目錄。批本增訓讀，據書末記錄，爲頑居士之作，成於戊辰（文化五年，一八〇八）。抄錄者又增眉批，較長者且以紙條抄錄貼於書眉上。抄本半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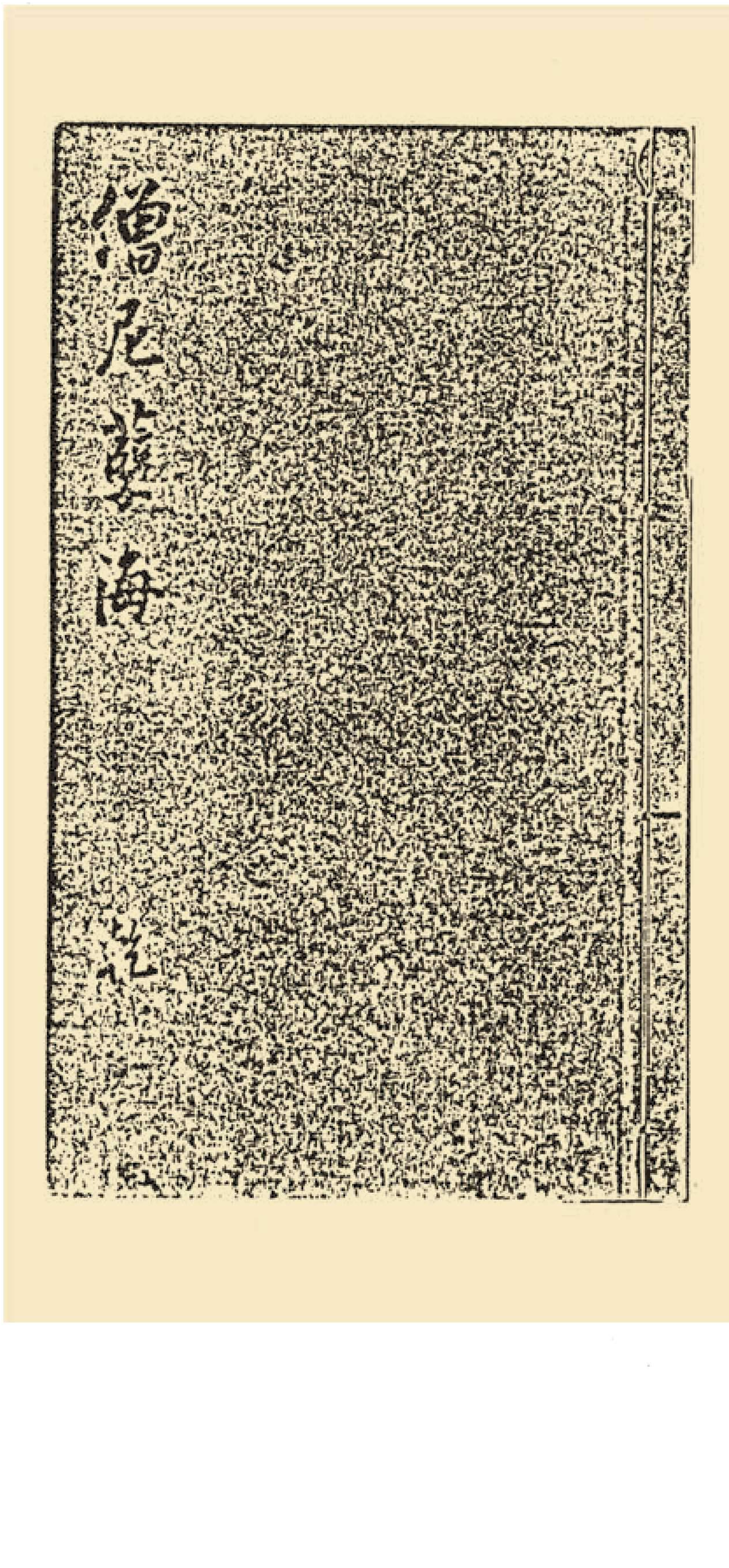
行，行廿字上下。

㈢原千葉掬香藏抄本　現藏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此抄本行款、俗體字及圈點處皆同明刊本，可知據明刊本抄錄。其中佐伯本缺第二十七葉，本書則有第二十七葉，然實爲原本之第二十六葉誤編者，其佚失處與佐伯本同。可知所據抄之底本即爲佐伯本。

此次校勘，以佐伯本爲底本，該本有缺佚處則據無窮會抄本補。又據無窮會抄本補入乾集目錄，另據正文編入坤集目錄，以便翻檢。至於底本正文、批語若干常見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裝」作「粧」，「早」作「蚤」，「扁」作「匾」，「親」作「唚」，「現」作「見」，「桌」作「卓」，「暫」作「蹔」，「彎」作「灣」，「憩」作「甜」，「筋」、「斤」作「觔」，「粗」或作「麄」，「珮」或作「佩」，「猶」或作「尤」，「晨」或作「辰」，「敷」或作「傅」，「翻」或作「番」，「倒」或作「到」，「疲」或作「罷」，「婦」或作「媍」，「翌」或作「翊」，「慚」或作「慙」，「捨」或作「舍」，「值」或作「直」，「捫」或作「搻」或作「捕」；與「滿」、「蒲」不分，「耍」、「要」不分，「盼」、「昐」不分，「便」、「使」不分，「畚」、「番」不分，「瓜」、「爪」不分，「撒」、「撤」不分，「太」、「大」不分，「掾」、「椽」不分，「給」、「紿」不分，「搏」、「摶」不分，「游」、「遊」不分，「薄」、「簿」不分，「常」、「嘗」不分，「祇」、「祗」不分，「祛」、「袪」不分，「揚」、「楊」不分，「摸」、「模」不分，「拆」、「折」不分，「掐」、「搯」不分，「檢」、「撿」不分，「主」、「王」不分，「今」、「令」不分，「水」、「氷」不分，「跟」、「根」不分，「丹」、「舟」不分，「歧」、「岐」不分，「姝」、「妹」不分，「上」、「土」不分，「己」、「已」、「巳」不分，「逕」、「徑」、「竟」不分，「羸」、「贏」、「嬴」不分，「瓣」、「辦」、「辯」、「辨」不分，偏旁「十」、「忄」不分，「缶」、

「金」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裸裎」作「倮侱」，「癡癲」作「癡顛」，「倔強」作「崛強」，「戰慄」作「戰栗」，「耐煩」作「奈煩」，「牴觸」作「抵觸」，「迤邐」作「迤逞」，「睥睨」作「睥昵」，「倉卒」或作「愴悴」，「倉皇」或作「愴惶」或作「倉惶」之類，則依文義逕改，不另出校一一說明。

本書有楊富森（Richard F.S. Yang）和 Howard S. Levy 的英文譯本，譯本據抄本大略意譯，所選者僅乾集，坤集不與焉。又有法國白雲(Guillon Bertrand)以此書寫碩士論文，並選出部分譯成法文。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乾集封面

僧尼孽海題詞

吳趨唐寅字子畏撰

陽施之分也男子生而有孽根女子生而具孽窟以孽投孽孽積而不可解、猶積壤成山積流成海積孽淮

不難乎。然甲曰了作孽、獨不速以尼
孽不可活是孽底法不可饒亦不
可作也若我如來憫世之作孽而不
而活於是以出世法為教世法為慈
匆怱匆尼出焉去且謂持珠念佛年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題詞葉一左半（下缺）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一右半

酒綠殷勤再招引淺方爲

未酒真淫雙贊酒家長錢

愛撲抱緒衣云還鏡僧象衛

老翁休閑只羞孫類一回交

今一回江淹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一左半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二右半

淫僧彌羅悔意中人
久不歸然來相把心機
費家有箇俏的櫂將來奔
你生曾得其佳滋味豈依稀
靜時似水味霞是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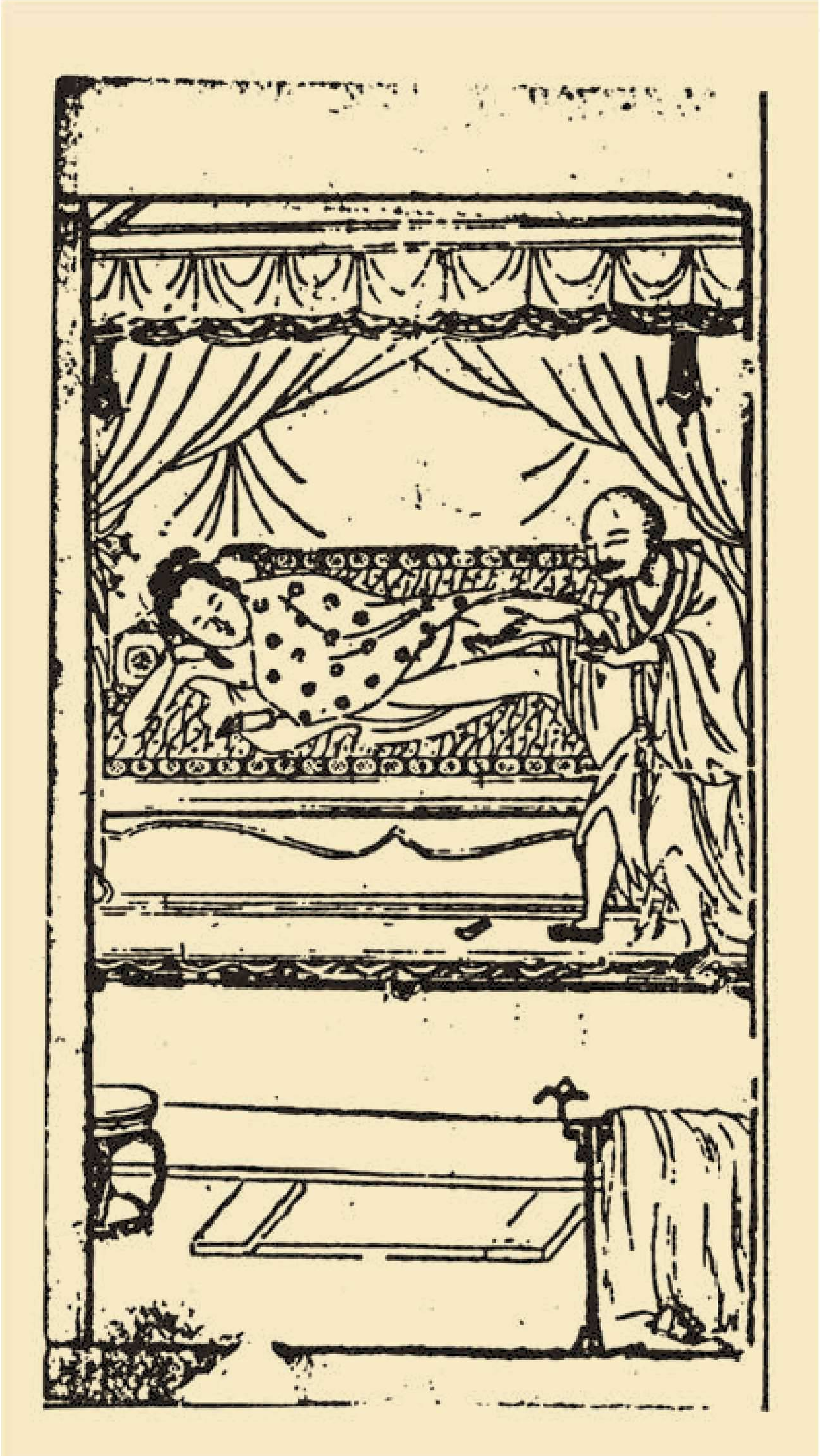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一一左半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三右半

把孫兒獨步中重安素心寧繹
放着誰知道禿廝郎湊巧
走來撞天膽扯住不放緊嗅摟
香私這廝郎只是看了他這
風騷兒心如猴癢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三左半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四右半

揑身軀睡在銷金帳花心兒露
出真奇樣試把綉羅鞋兒在
乜個嗔醒嬌嬌娘問他兩般兒
寬窄狠長像也不像這兒驢
感德無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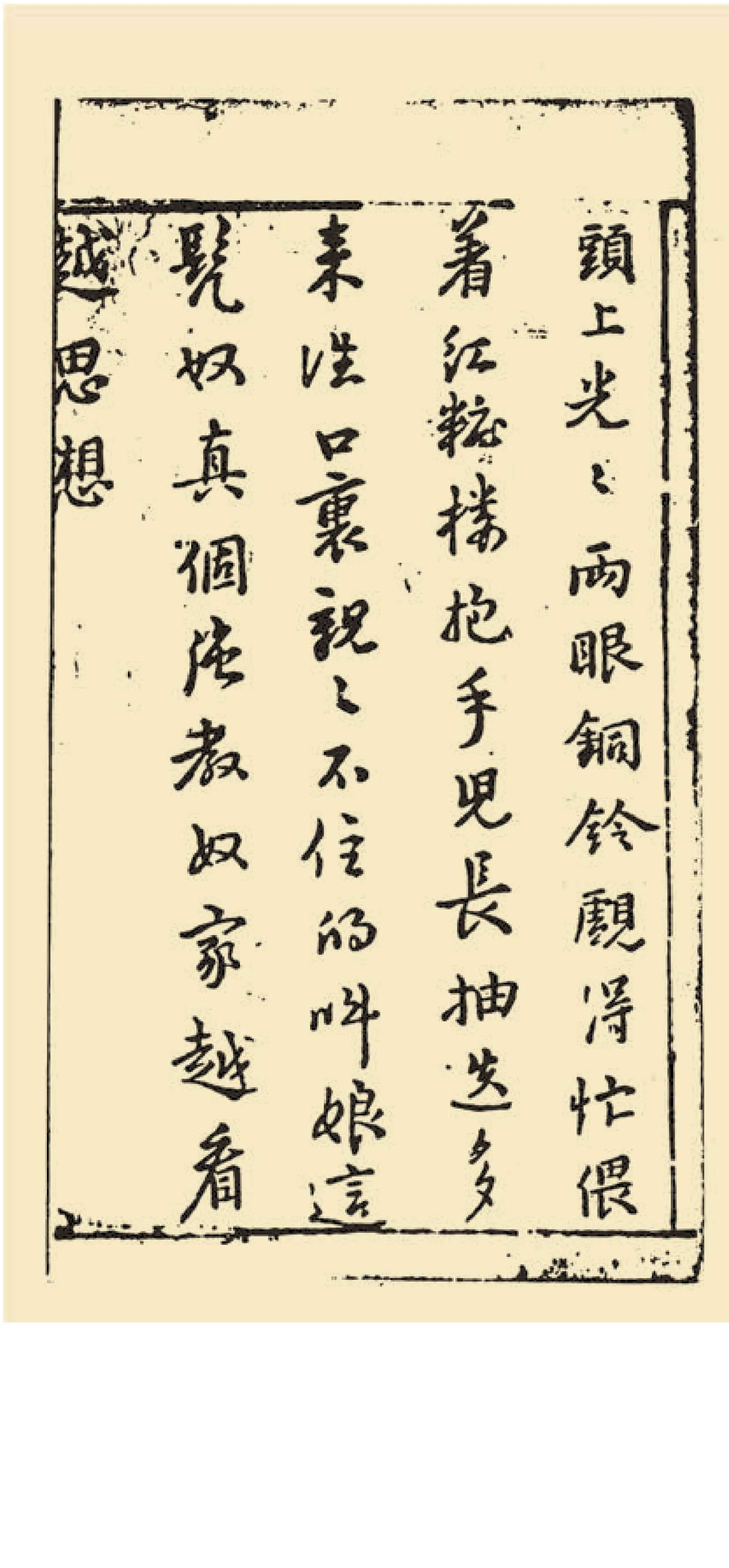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五右半

遽羌奴感慾委狀壞衣裸縧
形匿影後步门墻那挨香八、
燕雛害傍空着门兒望倩、
地川入洞房雲時间做出了姓
另模樣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五左半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六右半


頭上光〻兩眼銅鈴覷得忙偎
着紅粧摟抱手兒長抽迭多
來注口裏親〻不住的呌娘這
髡奴真個作教奴家越看
越思想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六左半（圖七圖八缺）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九右半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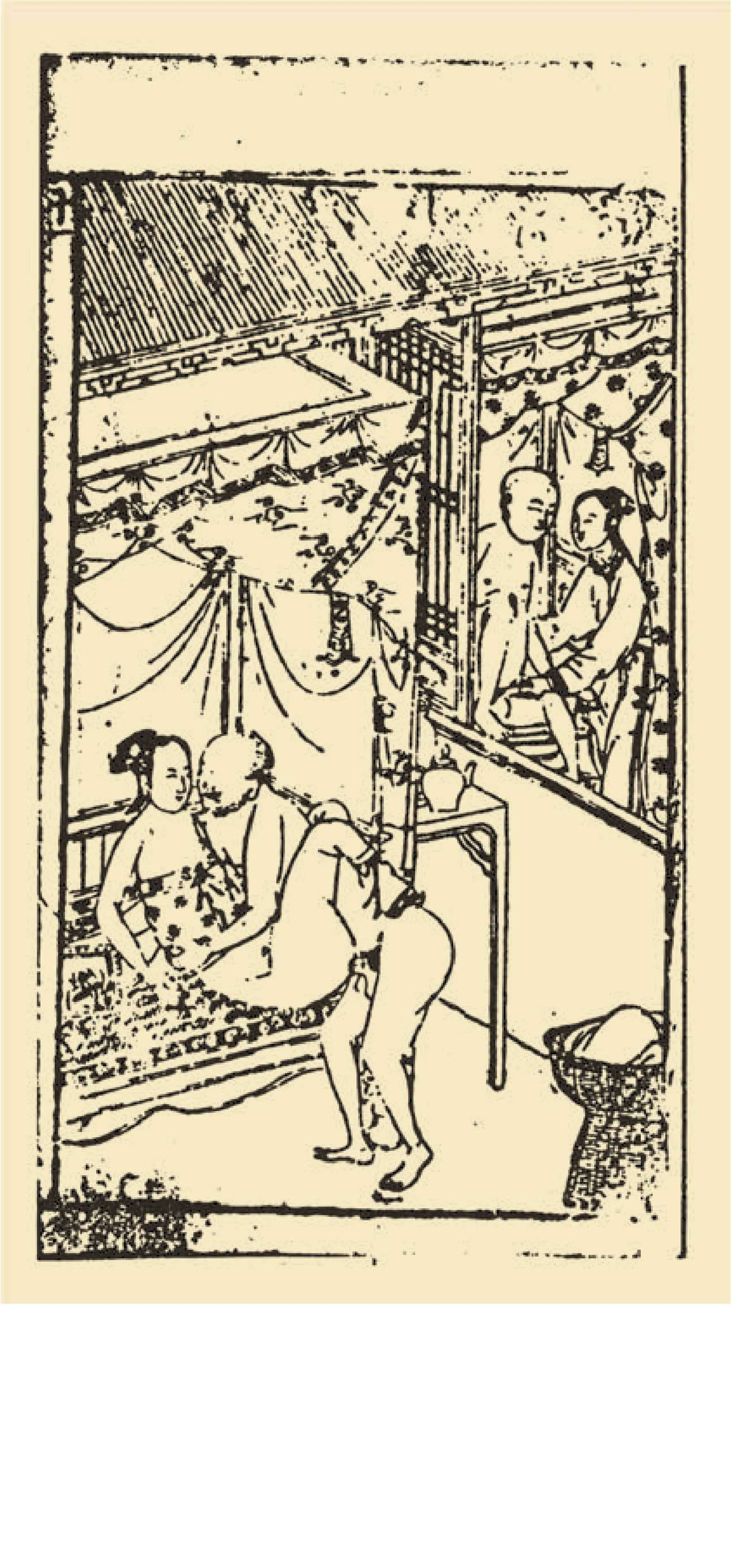
祥堂緊比陽臺院誰人曾
意都為戀不是愛襲懷儂
心喜佛手光油面（心愛）對酒
流狂與來翁根閑時翻舊
虔柳枝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十右半

七個尼姑合着一個僧光頭光腦逞
風情風流不在多頭髮只在搊掐
抛梭稱我心稱家心閙吵吵推來
撧去此後根苗還再得傳導到
這段姻緣天作成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十左半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十一右半

去和尚摟着花娘倒在牙床上弄得
咭吱ゝ床桯兒響小和尚小花娘側耳
聽ゝ得心癢難當小和尚露出前樁
小花娘手模丫稍他兩個又做些真
奇樣忒與張這兩個不怕羞的花
娘不怕死的和尚

佐伯文庫藏明刊本僧尼孽海圖十一左半(圖十二缺)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南陵風魔解元　唐伯虎　選輯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負個強梁。披緇削髮作光光，粧出恁般模樣。　上禿牽連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纔是兩頭和尚。

兩眼偷油老鼠，雙拳釘血螞蝗。鑽頭覔縫喚嬌娘，露出佛牙本相。　净土變成慾海，袈裟伴着霓裳。枉言地獄狠難當，不怕閻王筭

未必人勾引自來去引入十二歲如此怎隣列併來處餘意了尚不出人見對嬌声

寶奎寺僧

杭有婦適人生一女夫歿再醮呂某呂嘗以事詣京婦不禁獨處覔淫於人久矣其女方十二歲婦之再醮也以女歸一醫家醫之子幼故未畢姻不料女餙行不謹通於隣人周一情好甚密一日午女同周生淫於房夫偶窺之見周以女兩足架于肩立而徽女女情動不能禁急欲周抵其花心周故淺淺送進不令深入女作嬌

說得巧

打得好
罵得好

說得舒
直也人

周一太
歇心

聲顫周曰情哥奈何如此周笑曰姐小小毬兒
我的毬大恐怕你疼所以慢慢迤進女以手掌
其頰曰天殺的短命賊前日我爽時再三求你
只放一半進去不要搖動你偏要直抵至根硬
抽發搜不住直教我裡頭又脹又熱疼得惡心
溺也撤不得如今裡頭熱癢要你與我要要着
力直抵一番你偏生不肯抵進去我不要你這
負心人了周一笑曰我見姐與致高故意取笑

[illegible]輯

尼姑生來頭皮光。梳子和尚夜夜伴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并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裏牀。

當年行徑是窠兒。和尚闍黎鋪中間打扮念彌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話。又布褁頭顱。身穿直裰。腰繫黃絲。早晚挺門傍戶。哄金銀。猶是可心窩裏。畢竟糊塗笑來。不是好姑姑幾個

僧尼孽海題詞

吳趨唐寅子畏 撰

混沌之分也，男子生而有孽根，女子生而有孽窟，以孽投孽，孽積而不可解脫，積壞成山，積流成海，積孽詎無所極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是孽匪徒不可積，亦不可作也。昔我如來慨世之作孽而不可活，於是以出世法為救世法，而苾芻苾芻尼出焉。夫且謂持珠念佛矣，是蕞集成書，題曰僧尼孽海。又當世以余為造孽也，且藏之海岸沙堤。後乎水溢堤崩，入我同志之手，出之以為孽鑒。

無窮會藏抄本僧尼孽海題詞

新輯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目錄

無窮會藏抄本僧尼孽海乾集目錄之一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南陵風魔解元　唐伯虎　選輯

謾說僧家快樂、僧家真個強梁、披緇削髮乍光光、粉出色般模樣。　上禿爭迎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纔是兩頭和尚。　兩眼偷油老鼠、雙拳釘血螞蝗、鑽頭覓縫喚嬌娘、露出佛牙本相。　淨土變成慾海、袈裟伴著霓裳、狂言地獄狠難、當不怕閻王算帳　右調僧家樂

沙門曇獻

曇獻者、西僧也、齊武成時入貢于中國、遂紹待于相

附錄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了和尚夜夜忙忙個光頭好像父師兄拜師弟只見鐃鈸緣何坐禪林

當年行徑是寶兒和尚。閣梨編中間打扮念彌陀風兒就說西方路尺印裏頭歡身披守直綴腰繫黃絲早晚推門傍戶唤全很猶是可心窩裏畢竟糊塗尋來不是好姑又幾個清名被點污

掛枝兒

小尼姑想起把褊衫撇下山着春年紀小甚

文化四年丁卯借桂岳氏本而書

自文化八六己丁月十五日

空々居士附補之

無窮會藏抄本僧尼孽海空空居士跋尾

嗜賓金寺僧

嫠婦適人生一女、夫歿、再醮呂某、呂嘗以事

無少人勾引者　詣京、婦不禁獨處、竟淫於人久矣、其女方十二

來未几人　歲、婦之再醮也、以女歸一醫家、醫之子幼、故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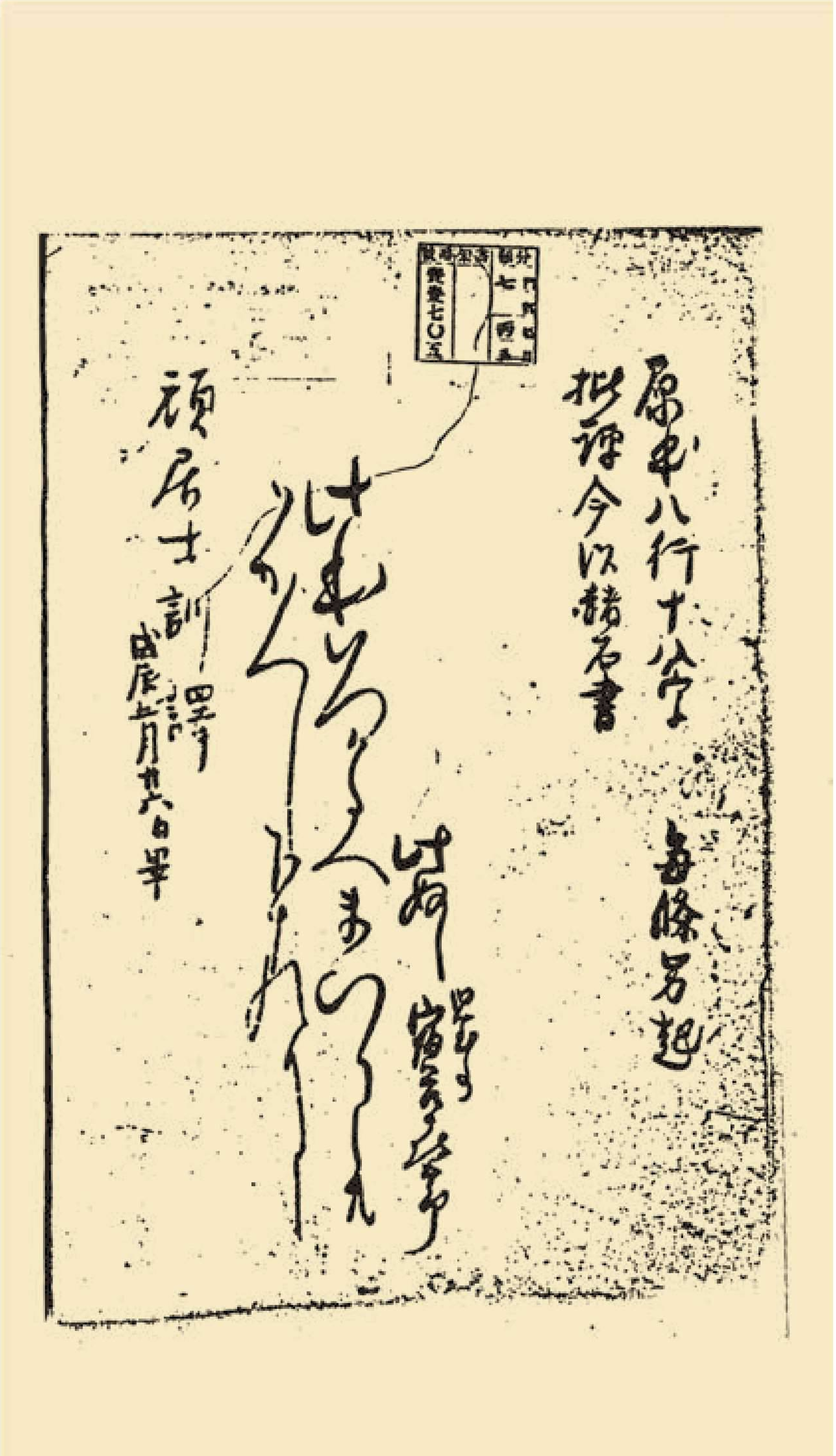
十二歲如花在　畢姻、不料女虧行不謹、通於鄰人周一、情好甚

雲雨隔也　密、一日午、女同周生淫於房、夫偶窺之、見周以

成佛來了也不　女兩足架于肩、立而攪、女女情動、不能禁、急欲

怕人見好將聲　周抵其花心、周故淺淺送進、不令深入、女作嬌

原千葉掬香藏抄本僧尼孽海乾集葉二十七右半



原本八行十八字　每條另起
批評今以赭石書

頑居士訓
戊辰六月廿六日畢

無窮會藏抄本僧尼孽海頑居士跋尾

身顫周曰情哥奈何如此周笑曰姐小小戲兒
我的鳥大恐怕你疼所以慢慢送進女以手掌
其頰曰天殺的短命賊前日我疼時再三求你
只放一半進去不要搖動你偏要直抵至根硬
插攪搜不住直教我裡頭又脹又熱疼得惡心
溺也撒不得如今裡頭熱癢要你与我耍耍着
力直抵一會你偏生不肯插進去我不要你這
負心人了周一笑曰我見姐興致高故意取笑

原千葉掬香藏抄本僧尼孽海乾集葉二十七左半

孽根孽窟四字大□

僧尼孽海題詞

吳趨唐寅字子畏　撰

混沌之分也。男子生而有孽根。女子生而有孽窟。以孽投孽。孽積而不可解脫。積壞成山。積流成海。積孽詎無所極乎。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是孽匪徒不可積。亦不可作也。昔我如來。憫世之作孽而不可活。於是以出世法爲救世法。而苾芻苾芻尼出焉。夫且謂持珠念佛乎。❶是叢集成書。題曰僧尼孽海。又當世以余爲造口孽也。且藏之海岸沙堤。俟水溢堤崩。入我同志之手。出之以爲孽鑒。

校記

❶ 以下四十五字，底本缺佚，據無窮會藏抄本補。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目錄❶

乾集

坤集

校記

❶此一目錄，底本缺佚，據無窮會藏抄本補乾集目錄，並於第一、三則附目「金山寺」、「姚莊寺」、「相國寺」下各增一「僧」字；坤集目錄則另據正文編入。

新鐫出相批評僧尼孽海

南陵風魔解元　唐伯虎　選輯

謾説僧家快樂。僧家眞個強梁。披緇削髮乍光光。裝出恁般模樣。　上禿牽連下禿。下光賽過上光。禿光光禿禿光光。纔是兩頭和尚。

兩眼偷油老鼠。雙拳釘血螞蝗。鑽頭覓縫喚嬌娘。露出佛牙本相。　淨土變成慾海。袈裟伴着霓裳。枉言地獄狠難當。不怕閻王算帳。

右調僧家樂

沙門曇獻

曇獻者。西僧也。齊武成時。入貢於中國。遂住持於相輪寺。年方二十一

能伸能縮生成的怪物

好計較□局

歲。生得粗眉毛。大眼睛。獅子鼻。四字口。身長七尺有奇。矯健迥異常品。善運氣術。其畜物時縮時伸。縮則有若天閹。伸則長至六七寸。粗硬堅熱。手不能握。故當夕僧徒無不皺眉咬齒。居寺半載。以講經說法爲名。煽惑婦女。四方男婦環聽者。莫計其數。獻選拔男女之尤者。分列左右。爲首足弟子。男則傳戒授法。女則摩臍過氣。獻善於嬲戲。男女盡得其歡心。以故獻之名聞於大內。胡后者。安定胡延之女也。大保初。選爲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鴞鳴於帳上。❶武成崩。後主卽位。尊爲太后。后知獻之材具異衆人也。出詣相輪寺就見之。獻聞后將來見己。先裸匿一密室中。不出參謁。室故其摩臍過氣處也。后亟召之。獻使人致詞於后曰。獻非敢自尊。不祗迎聖駕。靜攝已久。惡囂譁耳。后誠欲見獻。請屛去從行女嬪。步進密室。獻有秘法要道。願以授后。后如不聽獻。獻甘伏斧鉞之誅。不敢見也。后聞言。遂叱去侍從。令僧徒引至密室外。僧徒謬不敢

□然周密另是一篇說話

不是這個計較若佛殿上相見如何便露得這物出來

好淫者牝上多不生毛

前。曰。臣穢身不得擅入法門。后又麾僧徒且退。甫入門。卽有一雛僧閉其門。后視之。嫣然美女子也。正駭異進步。則又一雛僧應門矣。門啓而入。牆垣高巨如城墉。絕不聞人聲。雖大明亮。而不見日色。似不在相輪寺中也。雛僧曰。師在此矣。后須脫去冕服環珮。不拘君臣之禮。方得見師。若儼然珮服。師終不得見也。后依言。卸却冕服環珮。止着便衣入室。雛僧從外闔門。后注視獻。則獻裸而仰臥於床。其肉具堅挺直豎。若矛若杵。非若武成之中材也。后面赬語澀。以手捧定曰。異哉此物。名下固無虛士。又曰。師眞有心人也。非師匿此室中。我何由卽得見此物。昔人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渠蓋不得遇師。故云云耳。獻捎床起曰。獻固有心。非后多情。獻靡骨碎身。無所逃罪。后欣然攙獻同坐於床。見獻肉具挺直如故。心癢難當。忙脫去上下衣服。精赤條條。抱獻當胸。獻俯視其牝。顱肉墳起。豐膩無毳毛。有若處子。然第溝窅而深。無渥丹之色。

陽物俱(巨)大所以作□亦奇

到此田地不容不抱得緊

爲少異耳。獻急以肉具投入牝口。研濡漸漬。僅没龜頭。后覺勉強承受。已而淫水淋漓。往來聲滋滋不絕。獻又進二寸許。后不能拒。任獻聳身抽拽。扳搖之急。不覺戛戛然直抵至根。間不容髮。后熱癢暢美。聲顫氣促。舉腰迎獻。掀騰不已。獻伸徹至腦。復送至根。直頂琴弦者百餘度。精始大洩如注。后緊緊抱獻。舌吐獻口。不稍放鬆。獻肉具復堅。又往來抽拽者逾一時。后方心滿意足。以臉偎肉具。指示獻曰。我爲女子時。偶見一人肉具。竊自駭異。謂等人耳。天何生此一人。有物翹突若是。而不知翹突者不止一人也。及年十三。見御於武成。其痛楚不可言。復怨天何生此一物。害人痛苦。武成自詫其具云。爾牝小。我牡大。故爾覺痛耳。漸漬久之。爾且爽快不可言。何必怨天。我不以渠言爲然。御我逾月。殊覺有異。反妒武成不我御而他御也。不復如昔之駭且怨矣。然武成之具。長不過三寸。抽送每不滿百。時雖崛然挺起而不堅熱。一洩之後。逾數

待人不止后一

□□□

狎區出人料外

時方舉。我常不得盡興。私忖天下男子皆若武成耳。無出類拔萃之人也。不意今日得師。方知裙帶之下自有至味。庶不虛此一生。獻叩首謝曰。后不以獻爲嫌。願永侍帷帳。不敢有他。后曰。今日得師。即令武成尙在。且將捨而就師。况武成已崩。我不奈爲鬼妻。豈肯棄甘而嚼蠟乎。言畢。攜手同出。雛僧啓門以俟。后顧獻曰。兩穉亦能當師之具耶。獻曰。此中淸淨道場。安敢妄蓄女子。以汚佛地。兩年少皆男也。即令是女。見獻之具亦驚怖且死。安能當此一寸。后曰。如我今日穢汚佛門。該落第幾層地獄。獻曰。后乃天上人。思凡墮落塵世。獻是龍華會裡客。正該與后溫存。所以今日得成交合。有何罪戾。后曰。其然。豈其然乎。即復穿珮服。飄搖前行。獻傴僂後隨。送不踰閾。后登輦去。回顧再三。嗣是數出詣寺。以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❷下。又挂寶胡床於獻壁。皆武成平日所御也。后猶不愜意。乃託以聽講。召僧徒百餘人。選陽偉而有精力者。置於

此時此際豈不令人魂飛

□果然快活

如何不學縮法

內殿。又召宮女百餘人。選陰美而喜淫者。與僧共爲一處。后自稱太玄主者。統諸宮女。裸裎露牝。千態萬狀。遙誘曇獻以待僧徒。稱獻爲昭玄主者。統諸僧徒。赤身挺具。百怪千奇。遙爲（看）太后以弄宮女。獻肉具昂然。遥投后牝。后牝中津流。若蝸牛之吐涎。滴滴而下。乃縱身任獻抽送數百回。獻又使后抱其頸。置兩手〔於〕腰間。捧肉具於牝內。遶❸殿巡行。視宮女僧徒雙雙淫戲。后見僧徒善嬲者。即置爲面首。寢處亞於曇獻。宮女陰喜者。亦時時縱獻。與之交媾。從傍問其暢美與否。答以昭玄愈於他僧。則后啞然失笑。謂非我區處。爾輩安得有此快❹樂。宮女裸呼萬歲。至以太上稱獻。獻亦恬不知諱也。後主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一日朝見太后。見二少尼立於傍。倩美奪目。回輦亟召之。后不允其請。後主不得已。再見后。強拉以去。欲與通。尼嚴拒不從。衣帶固結不可解。乃命宮人挾其手。斷其帶而視之。則男僧也。兩股間昂然矗起。宮

解饞二字妙極

人掩面唾走。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誅。幽后於北宮。勅內外親戚。一不得與后相見。后憤懣積不得伸。乃託中（宮）貴人市角先生以解饞。迨齊亡入周。淫心彌熾。與潑賴少年爲偶。不暢。時時入僧寺。覓僧與居處。有得當者卽誓相終始。而卒不以一僧足也。其淫謔鄙褻。醜穢景狀。有淫婦宿娼。舔舕不肯爲者。后爲之略不顧忌。皆曇獻之囮也。至隋開皇中。病髓竭而死。人人指其事爲一時談柄。元髡楊璉眞伽掘發陵寢。開其墓。見后面色如生。肌膚豐腴。強淫之。體冷如冰。而牝中氣覺蒸蒸然熱。與活人無異。復縱諸髡次第淫之。忽聞屍有嘆息聲。楊髡以爲妖。碎劈其屍。精血滿地。取其殉葬珠玉而去。時人試作問答。語曰。

胡后眞佛種子。生時廣齋衆僧。死後普度和尚。楊髡今日碎劈了他皮囊。却不見皮囊裡那許多和尚。試問這許多和尚躲在何方。

曰。

小和尚鑽在肚中。大和尚合在肚上。裡邊的都是楊璉眞珈。

外邊的便是零星和尚。

據因果說起來。人臨終時。念在佛則登彼岸。念在畜則墮輪廻。胡后生前既種了許多善根。死後又添許多菩提子。豈不是念念在茲。轉世當作一快活和尚耳。

校記

❶「上」原作「止」，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❷「席」原作「廣」，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改。

❸「遶」原作「達」，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❹「快」原作「決」，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遲留已是古怪暮出更見新奇

當（瑺）也是個呆貨

騷態可掬

喜從天降探聽有據

可見人家看經不是好事

勾引得着已非正人情甚相合其不待問可知

柳州寺僧

柳州寺側有花圃曰淸暉。宋慈福宮別墅也。一瑺守之。日見婦女入寺燒香。有禮佛即出者。有遲留半日而出者。有晨而入暮而出者。諸婦女出寺之時。體態端嚴。雲鬢修整者。固有其人。而鬢亂翠欹。（作此狀豈。不羞人）眼垂面赤。輕佻跌蕩者。十有八九。瑺習見爲常。殊不介意。戊午夏。瑺移舟納涼。垂釣圃外。偶見肩輿到寺前。一少婦招搖入寺。寺僧迎揖者。若親識然。欣欣有喜色。瑺呼隷問以誰氏。隷曰。是六一坊❶王中奉宅眷也。其父係賈人。死於遠方。其母請僧招魂。埋葬已畢。循城中舊例。七七做。八八敲。常延緇流誦經。超度其夫。寺僧明悟者。奸徒也。素不守戒律。見其母之美。時時往來撩撥之。其母爲悟所勾引。情甚相合。約與悟通。悟故饒於具。而有意媚（悟之。作用奇甚）其母。復覓淫藥敷之。其母久曠無聊。一旦通悟。已愜素心。不

兩留不可說無意

然雖有了不生在自家身上

十三歲便如筆冒也是自長養的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

料悟復善戰。一接。至通宵不倦。反恨得悟之晚也。嗣是（一認更好往來）認爲姑表兄弟。恣意取樂。其時此婦方十二歲。悟因其幼。不敢掩跡與通。一日。攜其徒廣覺來拜其母爲乾娘。蓋欲藉覺傳遞消息。以便走動耳。迨晚。悟留其家。併留廣覺。母見覺未蓄髮。即命與婦同榻。（知趣的娘）詎知覺情竇已開。情事已熟。方上床。即露其（有見）穢以示婦。婦曰。（豈有二形）此爲何物。（問得沒理）緊我獨無。覺曰。此名爲毴。姐腰下者便名爲毬。以我之毴毴姐之毬。姐亦有毴矣。婦曰。（問得巧）我娘亦有毴否。覺曰。乾娘毴生在我師父腰下。（生得古怪）❷婦曰。（問得更巧）叔毴與弟毴一般否。覺曰。大小不相同。婦遂以手（好揑）揑其毴。細硬有如筆冒。覺曰。姐見毴矣。弟試與（說得太俗）姐毴毬。何如。婦曰。以毴毴毬。（問。又奇）人共知否。覺曰。毴毬之事。只好你知我知。不可與他人知也。婦曰。我與弟毴（愈問。愈奇）倘娘與叔得知。奈何。覺曰。師徒一家。娘兒一體。不比別人。知亦不妨害。婦曰。我向來不曾見叔與娘毴毬。今聞弟言。同往窺之。何如。覺曰。我與姐毴就是樣子。（愈。答愈妙）何必看他。姐如不信。

一對足發許多興致

一推便是直捷工夫

一燈兩笑趣極妙極

小毬也秘得血出來

比喻切實的當豈是孩子話

諺語是眞

眞業根

聽既得眞自然肯毬

不爬起來纔知□

且待我毬了毬再往看可也。婦首肯曰。小毬毬小毬。二小今宵好合。覺推婦仰臥於床沿曰。一男和一女。兩人此夜成雙。調話之間。一燈熒然。兩覷微笑。覺遂挺腰一毬。進入少許。猩紅漬在衣裾。婦痛不能當。滾身立起。睨視血痕。羞而揜之。覺曰。姐不知此味乎（巧趣之語）。毬之快人。如消息取耳。初撚不見爽然。再撚便有少異。三撚之後遍身通暢不可言。諺又云。黇花女兒遇情郎。頭一次苦竹鎗。第二次吃辣薑。第三次爺死由他娘。我如今毬了姐毬。姐將愛我。爲何立了起來。婦曰。毬進一分（果然是眞）一分痛。進二分二分痛。有何快活。造此業根。覺曰。姐試聽之。若果疼痛。師父乾娘如（說）何（得是）毬得鈎蒜（簾）振響。床桯動搖。婦側耳一聽。其母果嬌聲顫作。氣喘吁吁。只得又（妙妙）臥於床。任覺做作。覺以唾潤之。又進少許。婦茹痛忍疼。不復起立矣。抽送未幾。沈沈欲睡。覺便拔出其毬。婦曰。中反空痛。奈之何。覺又以毬塞進毬中。婦曰。塞亦痛。不塞亦痛。覺曰。塞而動則通。塞而

爲何不早說　可見悟（覺）有心　估得着　駁得有理　說得有趣　權看也使得　好個不捨手

不動則不通。姑塞而再動之。庶通而不痛也。婦曰。姑且塞之。未可動也。乃相摟而睡。中夜。悟與其母畢事。尚未安寢。悟曰。今日誤矣。廣覺雖幼。實諳風流。奈何令與姐同宿。姐身必爲所破矣。母曰。胎髮尚存（不識人）。乳口尚臭。難道曉得毴毯趣事。悟曰。同往看之。便見虛實。母與悟躡足至其房。見覺與婦相摟而臥。悟拍手大笑。兩人夢中驚醒。見悟與母在床前。便知事露。婦倉忙（也曉得遮羞）以被蒙首。覺曰。師父乾娘深夜至此何幹。悟曰。來捉姦耳。覺曰。師父乾娘弄得山搖地動。沒人來捉姦。我兩個穩睡安眠。師父何出此言。悟曰。爾休白賴。只等乾娘一看姐毯。便知端的。母扯悟曰。你且出去。待我看看女兒。悟曰。我從來不曾有見黈花女兒的毯。趁便捨（捨）看（字妙）一看。母曰。豈有表叔好看表姪女兒毯的理。悟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你的毯。我且從常毴得。姪女兒的毯。權且看看何妨。母不肯。曰。世間再沒有像你不要臉的阿叔。悟曰。世間也沒有像你不捨手的乾娘。母

一經點破便不完全

好個正經交易

開得好後門

曰。女子婦人家。總是一毬。只有小大緊寬深淺別。悟曰。孩兒男子漢。別無二樣。只有短長粗細軟堅分。母只得曰。要看許你。不許你捫胸摸肚。悟曰。肯毡憑他。恁憑他伸手淌腳。母乃扯被覗之。婦羞澀百端。擁被不放。悟助母拽開其被。見婦體瑩如玉。而一種膩香撲鼻撩人。神魂飛越。手舞足蹈起來。提開兩股。睨視溝中。則玉簪點破鴛鴦竅。桃浪橫沾翡翠衾。非復荳蔻之含苞矣。悟曰。不意孺子生有造化。母曰。害我女矣。婦曰。娘以我嫁覺。何如。母曰。爾誤矣。世間那有和尚娶親之理。婦曰。娘何爲媾叔。母曰。我與叔叫做偷情。不是正經交易。悟曰。不必遠憂。大家且隨時戲樂。待姐長大嫁人。那時兩下開交。若是遇得好人。姐被打了回關。又作計較。母便扯悟回房。覺見其去。便又與婦頑弄一番。婦勉強承受。竟不作難。自後悟來則覺亦隨至。母女各占春芳。最稱快活。無奈悟思婦心切。每欲誂之。不湊一便。一日。覺患病不起。悟遂獨往婦家。値母

雖是騙他却是實話

這一陣是鑽心的先鋒穿膽的元帥

又引動色

不在。悟乃摟婦接唇。（忒大膽。）婦不之拒。（好知趣。）悟慌忙出其肉具要與交合。婦見悟肉具夯大。堅硬有如棒槌。驚喊欲走。悟拽住曰。爾將何之。婦曰。弟毬細硬（也說得）如筆冒。（是）毬我痛不可當。今毬如此大。若毬進我毯。即毬殺我矣。悟曰。婦人女子。遇着小毬的人毬毯。便一些趣味也沒了。得極大的毬。毬進極小的毯裡頭。疼過了一陣。其爽快難以形容。不必十分怕。我只略毬進一二寸。待姐爽快。方纔直毬到根。決不教姐疼痛。何如。婦聽言。半推半就。悟遂脫其裩。❸以手摸之。似有淫水流溢。而竅僅容指。乃輕輕以毬抵其毯口。竟不能進。悟又以唾塗於龜頭。強向毯口研擦。始沒龜頭。婦嬌啼畏縮。難狀堪描。悟搏弄已久。不覺精洩。直射其牝屋。婦覺一陣氣來。衝得滿身踈（酥）軟熱顫。忙問悟曰。這一陣來的是何物。悟曰。屁也。婦曰。廣覺原何再沒有這一陣。悟曰。男子十五而精通。交媾方有屁來。女子十四而天癸至。方有月經流出。廣覺年止十三。那得有屁。況毬

忒要便宜

這禿子極會說話

好就脚蹺

他也不肯掙出來

毯雖是爽快。到屣來時。那毬又比毬時粗硬長大。塞滿毯內。更翕翕然動。暢美不可言。姐不遇我。今日亦不得這一陣快活也。婦正笑而不言。母已歸矣。見婦與悟並坐譃笑。不勝撚酸。而不敢出聲。只以手搵悟頸捶之。婦慌慌跑入房去。悟跪曰。我見姐姐通了廣覺。戲問其苦樂耳。何作酸也。且姐姐終要嫁人。爾娘兒兩個合我一個。更覺情親意熱。大家有趣。母曰。女兒的毯。怎當得你那一根毬毯進去。你再休提這話。悟曰。若論未開黈花時。便是廣覺的毬毯進去。也是難的。如今被廣覺毬了許久。便是再大些的也毬得進去。你不必替他憂。你若不信。趁你面前。我毬一個與你看。❹母再三不肯。悟跪在地下千求萬告。只不起來。母曰。就是我肯。女兒也不肯從你。悟曰。只要你肯。他若不肯。你幫我撳住了手。毬將進去。怕他掙了出來。母不得已。同他到婦房中。婦正悶坐在那裡。見母與悟進來。便問來做恁麼。悟曰。我來與姐戲耍一番。姐意何

當憂不憂木
屐見畚頭

如。婦假罵曰。沒廉恥的禿賊。你拐了我娘。又來拐我。我叫喊起來。你就該死了。悟憑他罵。只把他手來壓住了。扯落褲子便要毴。母曰。不要性急毴壞了他。待我看個端正纔毴進去。悟曰。你不要慌。我自有處。連忙把唾搽了毴頭。對着毴只一抵。突的一聲。毴頭抵進去了。婦叫將起來。悟急拔出時。已抵進了大半截。鬢翠斜欹。猩紅滿榻。悟見之。又驚又喜。母曰。你今番弄壞了他。這個倒慮得有。理徒弟也要怨你。悟曰。再過兩年。徒弟的毴也與我一般粗大了。何曾毴得壞他。呵呵大笑而罷。母竟不知婦之先與悟通也。後來恣悟淫狎。不復罵矣。覺病既愈。依先與婦交媾。婦訝其小。覺訝其寬。兩下苟完。默然不暢。覺知師賣己。無可奈何。而婦與悟益密。兩年前嫁王中奉。恐怕露醜。用計灌醉了王中奉。方瞞得過。不知今日又有何事來到寺中。想是廣覺長成。來尋舊好耳。瑺聞言。疑信相半。急從牆頭窺之。正見一僧挾婦而囓其頸。婦迷離喧笑。回首接唇。須臾間。酒

小緣結大緣

瑠也多管閒事

此一句乃是這段事的張本太史公筆也

饌備陳。兩僧翼坐。少婦左顧右盼。情不能禁。憑僧歡謔。一女兩僧。千般嬲弄。獨毬雙毬。比賽抽添。瑠目睜口呆。半晌不語。翌日。訪王中奉問曰。令閣昨到柳州寺乎。中奉曰。家間有小緣事躬往耳。瑠具白其事。兼悉前因。中奉驚怒。入詰其婦。婦見說之脗合也。默不敢對。中奉乃聞於官。時府尹趙師睪。❺逮僧鞫之。乃僧訝婦爽約而囓其願(頸)也。僧坐徒。婦人杖遣。

看起王中奉來。別人的緣事。都是假緣事。果是小緣事。他的纔是眞緣事。果是大緣事。不然那得這般糊塗喜捨。終日睡在鼓裡。

校記

❶「坊」原作「房」，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❷「下」原作「卜」，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❸「裩」原作「棍」，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❹「看」原作「有」，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改。

❺「箒」原作「罴」，下文〈臨安寺僧〉則又作「羿」，據《宋史》卷二四七改。下文亦據改。

封師

好個以身賭

說得有含蓄

忙忙臥便有見

跌得他妙

李亞卿者。滇南人也。早年喪偶。在金陵再娶少婦。婦未笄時。與鄰兒華生戲於後園。角牌賭勝。生三勝之。婦忿曰。難道偏你會贏。我以耳上珠墜爲質。你再贏我。我脫珠墜與你。你若輸時。拔頭上玉簪與我。生曰。簪墜皆父母物。倘知之。遭撻必矣。婦曰。說極有理。不如贏者批輸者臂十下。何如。生曰。打着即痛。何苦爲之。不若你我以身賭爲妙。婦曰。你癡矣。身子如何可賭。生曰。我輸時。我臥於石凳上。憑你上我身來頑耍。你輸時。你仰臥於凳上。憑我跨上你身頑耍。既不費物。又不疼痛。不過隨意作耍。豈不兩便。婦笑曰。此說極妙。我贏時。你須睡下。憑我處置。決不許賴。生曰。然。不意生輸一籌。便忙忙臥在石凳上。呼婦作耍。婦曰。我不要你睡着。只要你端端正正坐在那裡。生曰。在先講過的話。你如何翻悔。

有理

出口成章是個快嘴媳婦

好做作好俏話

華生癢不過走起來所以後來婦人疼不過也走起來

情景宛然如昨這一段描寫如畫

漸入佳境

婦曰。不是翻悔。你贏憑你。我贏憑我。只是作耍。又不打得你疼。罵得你痛。如何說我翻悔。生只得坐在那裡。婦近前曰。小孩子坐個端正。待娘娘來與你作慶。你若略略歪時。莫怪我的話兒不信。生不應。婦乃放散生髮。代生梳作扁髻一個。項上安放小石一塊。囑生曰。你一些也不要動。憑我在你身上爬搔作癢。也不許笑。若笑一聲。跌下石頭。便要跪在庭心。明日纔放你起來。生不得已。任其所爲。被婦爬搔不過。只得一笑走起。婦又罰他跪了一刻。笑曰。你快來。我再與你賭。這回生贏了。曰。何如。婦曰。憑你便了。生曰。你只睡在石凳上憑我來便是。婦曰。我只坐着等你。生曰。你若不睡倒。我就叫(證得妙)喊起來。說你賴我。婦笑了一聲。仰臥凳上。生便摟也(他)親嘴。婦回轉了頭。生曰。你怎不依我。婦只得與他親嘴。生以舌吐其口。要婦含咂。婦便含住。生又以手摸其乳。婦忙以手掩住。生曰。怎麼又不依我。婦只得放手。任他摩乳。生以一手摟其頸。以一

華生眞是個人物
只是捫摸也夠了
此婦是個直人
到此□說不□心
拔出也遲了

手扯下他繡裩。摸其陰物。婦急立起身曰。你忒不是了。這個像甚麼樣。生曰。先講過的。身上但憑作耍。你起初把我十分踩踐。我也依你。你還叫我跪了許多時節。我如今不過捫捫摸摸頑耍。你如何就要賴我的。婦又只得憑他摸。憑他看。只把袖子遮着自家的臉。（這句有許多妙處）生看見紅紅的陰溝。白白的顱肉。兩邊高高的突起。像蒸餅開着一條線。便把自家的物件。塞到他溝中。婦曰。你原說只在身上作耍。如今塞得裡面疼起來。豈不是哄我。生連忙拔了出來。曰。且饒你這次。若再輸了。定要等我要個像意。再不許賴。婦曰。你若再贏。便隨你作耍。決不賴了。不想婦又輸了兩籌。生曰。這次難道又好賴得。婦笑曰。隨你。隨你。（□得緊）却坐在凳上不動。生曰。你如何還不睡倒。婦曰。坐着也是一般。生便把婦推倒凳上。竟脫下他繡裩。將物塞進溝去。婦曰。裡面又疼。你如何惡取笑我。生曰。你生成這一洞。我生成這一根。兩個湊合攏來。恰沒一些線縫。倒好要子。婦曰。

可見有丈夫的必須時常刮洗

說話有因

這般頑耍。忒不像了。生曰。這個叫做臥毬耍子。極是有趣的。我和你日日如此作耍。又不沒了簪珥。父母也看不出來。有何不妙。婦首肯。自此以後。與生每日在園中。做的便是這件事。說的便是這件話。只是人小物小。彼此沒得爭嫌。不料李亞卿與他合巹之夕。就知他不是眞正處子。心下十分不快活。那婦人一旦迎着李亞卿的肉具。覺得比華生的大了無數。心中倒十分中意。只是李是中年的人。雖然硬起來。往往疲軟中止了。這婦不得像意幹一回。是以常常怨天怨地。一日夏天。有門師尼來探望少婦。便留他在家宿歇洗浴。那尼坐在浴盆內。把兩隻手（這是師尼故意如此。）自去剜洗陰戶。婦曰。你又沒有丈夫。便將就洗洗也罷。如何用這刮洗的工夫。尼曰。難道只夫人有相公。我就沒有丈夫。婦曰。做師姑的要丈夫。須尋一個和尚。我看你的東西這般寬大。想是日日把白瓜塞將進去耳。不然世上決沒有這般大的陽物也。尼曰。我便尋人弄弄。也沒人

禁得我。何苦把白瓜來自哄自耶。那白瓜塞到裡頭。就抽進抽出。也沒一些趣的。我自有個好相交在那裡。婦指一白瓜曰。我不信人有這般大的陽物。尼曰。有封師者。其勢加於是。婦聽尼言。目慢頰赤。恨不得即與封師戲弄一度。由是日夜相思。以圖相見。尼又言封師善能驅逐鬼神。拷召妖魅。婦遂蓬首垢面。佯作顛狂。拒李不容入房。尼暗暗運食與食。反謂李曰。夫人三日不食矣。李計無所出。尼曰。金陵土俗。多一足山魈。謂之五通賢聖。夫人恐爲所祟。必須相公虔誠齋戒。請封師作法驅遣。庶乎可瘳。李乃擇日往延封師。婦聞之。心雖私喜而癡癲益甚。恐李察見隱情不請封師耳。封至。謬謂李曰。適進門。見宅神語我。夫人之祟乃相公從北方帶來。相公須遠遠避去。待某行法。祟亦遠去矣。李依言。遠避親戚家。封乃朱書符篆。畫地結壇。禹(踽)步行持。呵叱神將。戒婢僕俱不得往來窺聽。以干神怒。惟封與尼得入婦室。婦一見封。如獲珍

頂門上一針
怕療不得病

寶。宿恙頓瘳。忙起梳粧。與封敍意。尼曰。夫人苦思久矣。師勿逗遛。作忍人也。封乃脫去中裙。引婦手弄其肉具。封肉具挺起。堅壯勁崛。婦捧定曰。眞非世間物也。白瓜在後塵矣。因用偃月墩自藉其腰。仰臥。封以手提其雙足而進之。婦淫水溢流。聲喘氣急。封盡根沒腦抽拽掀蕩者數百回。婦視封。低語曰。境界非凡。眞快活殺我也。封意欲稍息。見婦心正熾。又挺腰幹之。婦情益悅。尼曰。情不可極。樂不可縱。時日甚長。當圖久計。莫一朝事露可也。兩體偎貼。移時方起。如此者凡百餘日。李惟傳問消息。不敢歸來。婦既得封。不忍暫捨。乃謀毒李。李死。僕舉其姦。遂各抵法。

李亞卿大是呆鳥。

不必人勾引自家去引人

十二歲如此怎麼到得老

忒像意了也不怕人見

好嬌聲

說得巧

打得好罵得好

說得條直趣人

周一太狠心

寶奎寺僧

杭有婦。適人生一女。夫死。再醮呂某。呂常以事詣京。婦不禁獨處。覓淫於人久矣。其女方十二歲。婦之再醮也。以女歸一醫家。醫之子幼。故未畢姻。不料女飭行不謹。通於鄰人周一。情好甚密。一日午。女同周生淫於房。夫偶窺之。見周以女兩足架於肩。立而獵女。女情動不能禁。急欲周抵其花心。周故淺淺送進。不令深入。女作嬌聲顧周曰。情哥奈何如此。周笑曰。姐小小毬兒。我的毬大。恐怕你疼。所以慢慢送進。女以手掌其頰曰。天殺的短命賊。前日我疼時。再三求你只放一半進去。不要搖動。你偏要直抵至根。硬抽蠻拽不住。直教我裡頭又脹又熱。疼得惡心。溺也撒不得。如今裡頭熱癢。要你與我耍耍。着力直抵一番。你偏生不肯抵進去。我不要你這負心人了。周一笑曰。我見姐興致高。故意取笑。

○○○○○○○○○○○○○○○○○○○○○○○○○○○
○○○○○○○○○○○○○○○○○○○○○○○○○○○
○○○○○○○○○○○○○○○○○○○○○○○○○○○
○○○○○○○○○○○○○○○○○○○○○○○○○○○
○○○○○○○○○○○○○○○○○○○○○○○○○○○
○○○○○○○○○○○○○○○○○○○○○○○○○○○
○○○○○○○○○○○○○○○○○○○○○○○○○○○
○○○○○○○○○○○○○○○○○○○○○○○○○○○
○○○○○○○○○○○○○○○○○○○○○○○○○○○
○○○○○○○○○○○○○○○○○○○○○○○○○○○
○○○○○○○○○○○○○○○○○○○○○○○○○○○
○○○○○○○○○○○○○○○○○○❶鄰知與僧淫。乃集衆
趨寶奎寺。則僧房反錮。寂無人聲。踰牆以入。至一低暗室中。見燈燭熒

好和尚好師姑

煌。有僧七八人。擁婦譃飲。醜穢百般。執鳴於縣。縣太尹併逮二尼拷之。乃一僧攜婦歸。衆僧挾之同飲耳。究女所在。則云不知。尹大怒加刑。婦始吐實。蓋二僧蓄之俗家也。尹判云。

想是坐懷不亂

這判語妙極

二尼出家削髮。不守清規。敢作牽頭勾婦女。二僧空門寄跡。不遵法戒。妄思婚媾做夫妻。母女潛奔。難免僧敲月下。僧徒挾飲。公然婦坐懷中。眞個是。四禿合成兩好。聲聲是勸廣種福田。衆陽簇擁孤❷陰。句句說觀音齋羅漢。塡平慾海。灌滿愛河。八行俱亡。四維攸斁。僧徒杖死無辭。婦女官賣正法。

母女俱奔。便是不乾淨的計策了。

校記

❶ 原書脫簡一葉，凡十六行，行十八字，計二百八十八字，無窮會藏抄本、原千葉掬香藏抄本亦缺。

❷「孤」原作「狐」，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情景如□

浮屠辯機

浮屠辯機者。初廬於合浦公主之封地。主。帝所愛。異於他婿。始封高陽。下嫁房玄齡子遺愛。再封合浦。常與遺愛獵於封地。見辯機白皙過人。遂具帳其廬與之亂。機素無賴。其肉具頗堅而粗。長至兩握有半。每與主狎。未嘗全入其具。主已通體□顫。爽暢難當。一日。主挾二女子從。女子姿色嬌好。機一見。淫興勃發。恨不得即摟抱女子交合。而礙主不遂。於是與主言。令二女子持燭侍傍。以疊褥藉主腰下。握具投入牝口研擦。不使深入。主情急。推機仰臥。以牝就機肉具。以兩手據榻。一舉一落。直盡至根。兩相搖擫（蕩）淫水淋溢。機恐主力乏。又轉主在下。極力抽送數百回。主目慢挈（掌）熱。聲顫不絕。謂機曰。此一番。眞快活殺我。須與我多耍幾百度。機又以風流解數。與主大弄一番。二女子目睜口

武后遺觀

語語入三昧

開。掩面斜立。機拽女手曰。爾作此狀。豈羞主耶。主怫然怒。取縚巾拭機

肉具。呼二女子以口吮之。二女子口不能容。只得咬咂一回。主笑謂女

子曰。汝二人能當此物否。女子不答。乃謂機曰。我喜看人淫弄。無奈翁

之不識趣何。此二女子。汝試弄之。我且坐觀一會。機躍然跳起。便摟一

女子。扯去其裩。提兩股而進之。百計僅得濡首。女子口齒相嚙。痛苦無

措。其一女擲燭而遁。主大笑以爲快樂。即命機且釋此女。姑從容進之。

莫謔死人。機興發如狂。又與主鏖戰良久而罷。遺愛餉機。私以億計。蓋

遺愛生而天閹。不當主意。見主之悅機。故贈之厚。以迎主歡耳。又浮屠

智最迎占禍福。惠弘善視鬼神。皆以術侍主。主亦與之亂。不亞於辯機。

永徽中。皆以逆謀誅死。

辯機智最惠弘三人。倒是房遺愛召屁的大老。

己不正復陷女於不正可恨

巧

中奸計矣

摹寫入神

掩之誠是也

望海寺僧

至正間。有傅某者。娶婦應氏。止生一女。年十五歲。雖非國色傾城。而一枝嫩蕚柔葩。不許蜂狂蝶戀。有望海寺僧某。日事經咒。往來其家。傅不之禁。應遂爲僧所誘。私通之。相得甚歡。傅故邑掾也。以歷事赴京。僧乃朝夕往來。略不忌憚。應反虞女之見察也。欲僧併污之以塞口。女未識人道。（此處覺得正氣。）每窺母與僧淫。則唾賤不已。卒無機會可乘。一日。僧與應計。醉女而強掠之。事必有濟。乃設酒饌於應房中。匿僧在帷幕。呼女飲食。女不料母之紿己也。果沈醉焉。星眼乜斜。花容微赬。眞若仙姬欹瓊室。玉女偃瑤臺。其醉態之妙。有難以言語形容者。僧裸而突至。愈覺動情。乃輕輕爲女脫解上下衣服。提起兩股趴之。女驚欲起。無奈身赤條條。而蝶已至花前矣。急以一手推僧。一手掩其牝口。呼應求救。應乃握僧肉具

□□□□□不成人却也有趣眞是強姦

趣興勃勃

何物禿子得以受用

紅娘取笑鶯鶯說別樣替得這個替不得如今應氏倒肯替女兒描寫曲盡

好模樣

得魚忘筌了

付女手曰。汝不知此物之爽人甚也。今日假裝模樣。他日偏汝向前。女曰。此豈人[說得是]母之所爲耶。強掙叫喊。不肯從僧。應忙掩其口。撳定其手。令僧脫腳帶。縶其足於椅上。女花苞突露。而足不能伸縮。只得任僧所爲。涕交頤下。僧金鎗漫試。血漬菩提。玉塵微投。丹流法界。應在傍難(觀)看。自覺不安。便捧僧就己抽拽。❶以緩僧興。僧興稍緩。又推僧就女。欲僧畢事於女也。女當斯時。一生九死。痛苦難支。咬齒搖頭。嬌啼宛轉。誠然是嬌姿未慣風和雨。一旦摧殘實可傷也。須臾。女起整衣理鬢。無限羞慚。僧以溫言慰之。終無一言而逝。自此以後。三人共寢。其枕邊恩愛。被底溫存。女竟忘向者之悲啼。而幸今日之歡會矣。一日。僧與其徒來。徒年少有姿。陽道偉岸。女與之目誂心招。相會於曲室。曰。今日不得子。幾爲老髡誤一生。薦其材具於母。蓋報母昔言也。母果愛之。情好更篤。僧憤其徒之奪己愛。值傳回。敗其事於傳。傳偵驗得實。撻妻沈女。杜絕

往來。兩僧俱鬱死。

母女之間。報恩甚速。大奇大奇。

校記

❶「拽」原作「洩」，據文義改。下文或同，不贅。

這些光景做來未必妙極

西天僧西番僧

元順帝時。哈麻常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揲法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性姦狡。有寵於帝。言聽計從。與老的沙。八郎。答剌烏吉的。波廸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亦薦西番僧伽璘眞於帝。伽璘眞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九重。富有四海。其不❶過保有現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雙修法。曰演揲兒。秘密法。皆房中術也。帝日從事於其法。乃廣取民間十五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婦女。恣肆淫戲。號爲採補抽添。其勢甚多。略舉其九。第一曰。龍飛勢。女子仰睡。男子伏其腹上。據股含舌。女子疊起陰物。受男子玉莖。刺其琴弦。和緩搖動。行八淺五深之法。陰熱陽硬。男悅女歡。第二。虎行勢。女子低頭向前跪倒。男

子踏後抱腰。握玉莖投入陰戶。行五淺三深之法。陰戶開張。陽氣出納。男舒女樂。血脈流通。第三。猿搏勢。女開股仰臥。男以腿壓其上。陰戶拍開。乃入玉莖。行九淺六深之法。女津流通。男根堅固。第四。蟬附勢。婦人側臥。直伸左股曲右股。男子從後投入玉莖。叩其玄珠。行七淺四深之法。女陰翕張。男根暢美。第五。龜騰勢。女子伸臥。男子托起女子雙腿過乳。握玉莖刺其谷實。女精自流。男身快樂。第六。鳳翔勢。女子仰臥於床。自矗起兩股。男子以手按床。深入玉莖。刺其嬰[2]鼠。使玉莖堅硬。陰戶壯熱內動。女子自搖。行六淺二深之法。男女歡悅。第七。兎吮勢。男子仰臥。直伸兩股。女子反坐玉莖之上。面向男足。兩股在男腿邊。按席低頭。握玉莖刺其菱(麥)齒。玉莖堅硬。行四淺一深之法。徐徐抽動。自然暢美。第八。魚游勢。用二女一仰一偃。如男女交合之狀。男子坐看二女之動搖。淫心發作。玉莖硬大。便即仰臥。任二女自來執莖投牝。津液流通。

天翻地覆的事

第九。鶴交勢。男倚於床。女以左足躧床。以手挽男頭。男以右手托女左股。女負男肩。兩手緊貼。女執玉莖刺入嬰鼠。中其谷實。輕搖慢動。行十淺七深之法。內外神氣自然翕合。又選倀女爲十六天魔舞。又詔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大元國師。各選良家女。數十人。供其淫毒。其徒亦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總謂之供奉。民間女子遭其害者。巷哭里嗟。不計其數。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褻狎不諱。至聚少壯漢兒併婦人女子。裸處一室之中。不拘同姓異姓。任其自相嬲弄。或以尊行而汚卑幼。或以卑幼而淫尊行。皆無避忌。號曰曁即兀。華言事事無礙也。西天僧又與西番僧迭相輪轉。出入禁中。夜宿宮闈。姦淫公主。至於嬪御多(才)人。則隨他擇其雛而美者淫之。金蓮半起。海棠強拭新紅。玉體全偎。芍藥驟沾風雨。雖女子畏縮難堪。而西僧必破壘穿營。盡根徹腦然後已。群僧見其流丹浹藉。茹痛忍疼。則爭

前搏弄。以爲笑樂。醜聲穢行。四野著聞。卽市井無賴之人。羞出於口。帝惟知習法爲快。無所禁止。僧之濁亂寰宇。淫汚帷薄。莫有甚於此時也。又有狠髠楊璉眞伽。淫毒更甚。凡境中大小女子。先以册籍刷報姓名。至出嫁之日。不論美惡。必先迎至府中強御之。取其元紅。然後發歸夫家完聚。有得意者。則強留三五夕。摧殘狼藉。而後發還。且不時喚入府中。以快己意。設有隱瞞倔強者。登時兩家俱罹横禍。財散人離。無復噍類。見婦人有姿色者。便取進府中。淫嬲萬狀。諸人側目。莫敢誰何。卽爾朱兆之汚辱洛陽女子。無此狠惡也。腥風羶雨。簸蕩恒河。穢露臊雲。遮漫沙界。若非大手力者汎掃之。人人沈黑海矣。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惟其頭禿。一發淫毒。奈何今之四民。尤諄諄呼和尚爲佛爺。尊之爲大師乎。可悲甚矣。

校記

❶「不」字原無，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加。

❷「嬰」原作「愈」，據下文改。

入寺便是禍胎

可見燒香作（祈）福俱是誘

突至便有心

拒之誠是

巧合

僧員茂

關西有伍氏女。名愛卿。年二十餘。姝麗殊絕。眞國色也。適奪所天。惟撫一子於村莊中。霜閨煢煢。❶形影相弔。時村落新葺庵宇告成。無論男婦。羣而遊焉。愛卿亦詣其處。飯僧設醮。冀爲夫悔過於幽冥。且以觀新構也。庵有僧員茂。年少。覰見愛卿。因誑以食素誦經。時時至此禮佛。則年可龜齡。子可鵬搏。來世夫妻。可鸞凰百歲。愛卿甚惑之。茂遂往來其門。一日。愛卿襁褓其子至中堂。茂突至。不及避。茂遂生心撩撥之。以敗其守。愛卿厲色拒之。乃惶懼而退。不數日。茂仍步前踪。愛卿亦芳心搖蕩不禁。遂與之通。往來甚密。里人得其狀。捕茂白之官。官訊得其情。乃判曰。

僧員茂。既以脱障入空門。只合木魚敲夜月。伍愛卿。既以居

此官頭頭是道故判語句〔句〕皆精

孀明節操。如何錦帳作朝雲。紅粉多嬌。漫學牆花委砌。緇衣禿子。敢爲野蝶尋香。一節不終。浪爲空即是色。五除不戒。誰云色即是空。卿着另嫁良人。僧宜發配千里。庶幾氏作閨中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看到水滸傳海闍黎潘巧雲故事。便知敲木魚正爲着敲門月下。

校記

❶「笰笰」原作「笂笂」，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癡僧　好伶俐婦人　長於料僧　躲得有見識　描寫如畫　裝得好腔兒　語句有情

靈隱寺僧

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賣店鋪。其店家婦女。皆僧外宅也。嘗有寺僧慕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到店。必買果餅胭脂之屬。回寺顧盼。以洩其興。如是久之。一日。有彈琵琶瞎子。坐婦門首。說唱郭華買胭脂故事。婦遂憮然動心。默會僧意。私語良人。設計❶誘之。良人曰。任爾爲之。只不要被和尚騙了。婦曰。和尚見了女人。就如蒼蠅見血。不釘不已。但怕我眞看上了和尚。不捨得難爲他。那怕這和尚聰明伶俐。不着我圈套。自是僧到店中。其良人即避去。不使礙眼。僧或久坐不起身。婦便烹治茶餅。捧以奉僧。彼此眉目送情。漸至笑謔。僧喜甚。謂事可諧矣。一日。僧至其家。見婦憂形於色。僧倉卒莫知所爲。乘間強之接唇。叩其憂鬱之故。婦曰。爾我情孚意洽。只礙良人。不得少盡繾

雖不曾到手倒也有趣

澡牝時和尙尙○○○

海龍王只怕也要開來看看

綣。是以憂耳。僧喜極曰。是不必憂。我設處資本。使渠往他處經商。則爾我得恣意歡樂矣。婦曰。然。僧遂回寺。罄衣鉢所有付其夫。數日。果見置貨整裝。尅期戒(成)行。僧復治酒饌餞送其夫。相別而去。謂其夫果經商也。是晚到婦家。重設杯盤。再整酒餚。與婦獻酬交錯。謔浪無所不至。婦拉僧設盟燈下。誓不相負。僧指心自盟。逼而懇之。婦先令僧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假意脫衣澡牝。忽聞〔好做作〕叩門聲甚急。婦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遽不知所出。婦曰。有空籠〔巧〕可避。僧亟竄入籠中。婦遂鑰其籠。始開門納〔得計〕其夫。僧伏於籠中。不敢喘動。婦乃與其夫舁於遠路棄之。迨曉。邏卒見籠。舁送於京尹。京尹蘧尚書啓鑰視之。則一髡裸體在焉。笑曰。是爲人所誘耳。不必問。復鑰籠而投諸江。

又僧明(名)了然者。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了然迷戀不已。一夕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大怒。奮擊之。隨手而斃。事至

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見刺字兩行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於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

這個禿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　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了却相思債。

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一個癡心躲在空籠。一個奮怒擊殺秀姐。靈隱寺分明兩個癲僧。

校記

❶「計」原作「詐」，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好計較

騙婦女的本領

好心機

□也欲焉得剛

好看做落

免開尊簿豈不大雅

雲遊僧

一僧人物秀麗。有如婦人。遂纏足描眉。假扮尼僧模樣。雲遊四方。僧素善採戰。又能縮龜。以故所至之地。人皆信爲活佛。一日遊至吳下。借寓於豪家功德庵。倡說輪廻。妄談生死。豪妻女敬之。留爲庵主。僧遂誘在城富貴人家。及鄉村婦女。至庵作會。庵有淨室十七間。各備床褥衾枕。每遇會日。則擇美者少者。留宿庵中。甜言伴□(宿)一夜常汚數婦女。間有剛正者。便以法迷其□(性)淫之。婦女雖心內明白。而目睜口呆。不能出聲。事畢解之。已被點染。欲言不言。付之無可奈何耳。故婦女宿庵一次。再不赴會者。聞他人留宿庵中。則祇自暗笑而已。僧原(自己作業)攜四尼(又幫人作業)僧同來。而四尼亦皆男子。每留婦人在庵。各從所欲。僧復置一簿。細註作會日期。某某宿庵。某某❶薦某至庵。某挽某宿。某伴某眠。某女係某

落第十九層地獄也

這網忒惡狠

忒快活忒像意

好個沒下手處纔寫得光景宛然

可惜元紅落在女子

奇怪

取紅。若是久之。簿籍盈箱矣。豪富夫男盡墮其術中。反禁止遊人。不容見面。即妻女不在庵中。已亦不敢私謁此僧。恐罹地獄罪也。是以無人破其淫網。癸巳夏。偶有某司理按臨是邑。因公署與察院相鄰。遂借棲豪莊。不意莊在庵側。將晚。司理公登樓納涼。遙見庵中。一披髮女子與三婦人。俱裸體爲僧拭浴。僧忽轉抱女子。淫謔於石凳上。三婦爭前扶女摟僧。奪扯陽物。鄙褻不可名狀。既而四僧俱來。各挽一婦。以逞淫興。其一僧無下手處。立視於傍。俟出浴僧訖事。方趨前與女再淫而罷。司理公目視甚詳。呼隸問之。隸云。此某豪功德庵也。內止女僧五人耳。司理愕然。恐有洩漏。急請縣尹。語以故。令人前後圍繞。破門而入。擒拿五僧。親往搜其篋中。得白綾汗巾十九條。皆有女子元紅在上。檢❷其簿籍。則留宿婦女姓氏日期。纖悉明白。司理髮指目裂。嚴刑拷之。儼然五尼僧也。無狀可驗。僧泣訴不已。而豪翁又代爲囑託。司理益怒。即以汗送

看起來這些婦女未必是龍窟

這些婦女都是驢馬衪的

良□相

巾簿籍送之豪家。豪羞赧欲死。僧啞口無言。司理公乃判云。

去羞他妙極不知。豪妻女亦見此否

審得王某。係三吳亡命。優僕奸徒。倡白蓮以惑黔首。抹紅粉以溷朱顏。敎祖沙門。本是登岸和尚。嬌藏金屋。改爲入幕觀音。抽玉笋合掌禪床。孰信爲尼爲尚。脱金蓮展舒繡榻。誰知是女是男。譬之鶴入鳳巢。始合關雎之好。蛇遊龍窟。豈無雲雨之私。明月本無心。照霜閨而寡居不寡。淸風原有意。入朱月而孤女不孤。廢其居。火其書。方足以滅其跡。剖其心。剜其目。不足以盡其辜。

判畢。分付行刑者使備受慘酷。然後戮於市。其屍棄於觀音潭。人往看之者。見其陽物纍垂約長七寸。若驢馬之勢然。

錢某者。有子方五六歲。以冬月患痘死。心頭尚熱。錢夫妻哀哭不忍捨。忽一尼至云。我能再生之。但須夫人與我裸而煨之七日。則陽回痘起。

若錢不尿急尼亦沒計較了

描寫得妙

公子可再生矣。錢某不勝歡喜。留尼行法。果以死子置於床之當中。錢妻裸臥於內。尼裸臥於外。上以被覆之。各不露形。錢則遠避於書室。不敢進房以混亂其法。惟俟七日。看死子之復生也。如此者六晝夜矣。忽妻之兄來探甥。錢以甥死告之。且悉道尼僧行法之事。其兄笑曰。足下居官。也要理民治世。何曾見人死再生。倘煖之復生。則自古帝王寧少一煖身之尼也。莫爲奸僧所欺。令吾妹白日昇天可爾。錢面頳不語。亟入房中。揭被視之。果男僧也。羞媿無地。鞫之。蓋錢宦遊時。此僧扮作尼僧。來家抄化。錢妻信其言語。留之宿。尼初時不肯。錢妻強挽之。至晚。與尼同榻。固不知其爲僧也。尼因房中有婢。亦不敢輕舉以徼福。第假寐以伺其便。中夜。錢妻忽起溺。以手按着尼身。則臍下有物。翹然矗起。錢妻又驚又喜。默無一言。驚者。驚尼身不應有此物。喜者。喜久曠無聊。黑夜得此。侍婢不知也。尼見其不言。知其心動。遂伺上床時。一摟接唇。而

忒怕和尚不來

好算計

好老實丫頭

毬是古怪物事毬得進去使買着了丫頭的心

以具急投其牝口。錢妻便跨馬而坐。握具自投入焉。兩情旣洽。尼似粉蝶戀花。婦似新花向蝶。口含瓊液。舌吐丁香。若不知身在人間世矣。旣罷。錢妻曰。今日若非宿緣。安得如此巧合。爾須念我寂寥。時時顧我。尼曰。不煩囑付。其如房中之人何。錢妻曰。餘俱幼穉。未識人道。唯小福長成。必滅其口。爾過今日。任爲之。尼得斯言。淫興益熾。乃握錢雙足。往來抽拽者數百回。錢妻颯聲顫語。掌熱氣促。淫水流綿不絕。其歡暢可知也。次夜。錢妻以計令幼婢俱宿於樓下。留小福在房。命尼强與之狎。小福漠然不知何謂。及蝶至花前。乃始驚愕。而金鎗已透壘矣。瓊花乍吐。桃浪已翻。羞赧嬌啼。難態萬狀。尼遂輕輕款款。略爲動搖。而與錢妻鏖戰許久。小福旣爲腹心。往來將及二載。因錢失意歸家。以致藍橋路阻。是日假借探望爲名。來尋舊好。見錢子死。謬說愚錢。不意婦兄之敗其事也。錢怒。縊僧沈之水。小福斃於杖下。妻以幽死。

烏程晟舍里有佛廟。萬曆丁酉五月。有遠來少尼作倡。大建殿宇。婦女群聚。日有百餘人。里有凌太守之弟。擁蒼頭突至。索少尼觀之。尼峻拒。再三不出。凌大恚。以言撼之。尼不得已。方出一見。即令僕詬辱之。祛其衣。乃雄尼也。羣婦女一時驚惶逃避。捕尼送官。人人大快。

世間挾詐者。皆男尼也。男尼受譴。挾詐者網漏吞舟。悲哉。

校記

❶「某某」原作「每每」，據上下文改。

❷「撿」原作「嬌」，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僧海潮（金山寺僧永寧寺僧附）❶

袁州僧海潮者。嘗赴應大姓袁氏。見其妻國色。艷慕不已。至忘寢食。有木工（俗呼博士）爲之行債。甚密。一日共飲。潮告之曰。吾實鍾情於美麗。何術可以得之。博士問姓氏。潮具以告。曰。吾甥也。吾爲師謀之。潮曰。能爲我盜其雙鞋。以僧履補之者。我與汝三十金。博士曰。諾。乃持僧鞋一雙去至其家。甥女留坐啜茶。博士俟其間。以僧鞋置其床下。而盜其新絲履。持以與潮。潮喜。予銀如數。涉旬。其婦將赴親戚宴。令夫取絲履弗得。却尋得僧鞋一雙。夫怒。叱之曰。吾作好事。見此禿屢有覬覦。固疑與汝有私。今果然。婦無以自明。但垂涕拊膺而已。夫延其外姑。告之。外姑語塞。竟仳離焉。更娶他姓爲妻。潮知。即返服長髮。市屋列肆爲富家。仍請博士往議姻事。婦初不可。博士曰。汝夫既有他匹。守此欲誰爲。其父母亦以

終身不了爲言。乃許諾。且曰。召某郎來觀。潮美飾而往。目之。良協婦意。不知其故僧也。許之。以數百金爲聘。自嫁後。倍常和協。年餘生一子。每博士至。潮留與盡醉。婦疑之曰。汝事吾舅何其專耶。潮曰。爲我媒耳。他日又至。留連傾倒。皆平日所未有。婦又以爲問。潮乘醉曰。吾非彼盜鞋。安得子爲好仇。婦默然。乃好語夫。請舅坐。我母病暫回。奔告母兄。鳴於官。潮及博士。一訊具服。官怒其淫詭無賴。並斃於獄。婦悒悒而亡。子亦夭。其夫聞之。爲之零涕。

金山寺僧

南京揚子江邊稅家。妻周氏有姿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婆子。常送花粉諸物。往來甚熟。夫出外。周氏喚婆子同眠。婆子潛將僧鞋一輛安凳下。夫歸見僧鞋。怒打周氏。竟去之。周氏有口難分。時年二十三歲。生子歲餘。明日將去。與夫辭別。作歌曰。

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
妾有堂堂夫。妾有呱呱兒。
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
有聲空嗚咽。有淚空漣洏。
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
丈夫心翻覆。曾不記當時。
山盟並海誓。瞬息且推移。
吁嗟一女婦。方寸有天知。

既歸父家。惠明還俗。托媒娶之。已生一女。情好甚篤。一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良計。安得汝母。周氏笑問何謂。惠明以夫妻情厚。吐露潛謀。周氏潛擊大明鼓伸寃。我太祖皇帝。親鞫惠明。供金山寺七十員僧。聖旨批。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衆僧六十人各邊遠充軍。婆子梟

首。

永寧寺僧

江州城東永寧寺和尚吳員成。賦性騷烈。落落花月中人。有張德化者。妻韓氏。名蘭英。姿容雅麗。體態妖嬈。似西子再生。玉姬下降。千般香艷。百種嬌羞。每朔望日。邀員成誦經求嗣。員成目搖心動。淫興勃然。密畫一計。賄囑婢女小梅。竊去蘭英睡鞋一隻。回寺自喜。捧鞋吟云。

鳳鞋鳳鞋兮。惹我風情兮。思之弗得兮。有如狂醉兮。今日得鞋兮。稱我良緣兮。問我佳期兮。定於何日兮。

吟罷沈思。無計可施。忽值張德化來議醮事。員成遂令行童故將睡鞋丟在門首。德化拾歸。究問不見睡鞋之由。遂大怒。逐歸母家。員成聞知。乃潛踪易姓。聘娶蘭英。得諧伉儷。夫婦相愛。兩情交暢。倏忽年餘。中秋佳節。員成與蘭英歡飲沈醉。摟抱蘭英笑曰。向非小梅之力。安有今日

之樂。詢知其故。英遂縊死。韓氏具詞於府。雪其寃焉。

竊鞋頻頻落套。偏生撞着善疑的人。

校記

❶ 附目原無，據無窮會藏抄本書前目錄加，並於「金山寺」下增一「僧」字；正文間「金山寺僧」、「永寧寺僧」二小目亦爲編者所加。

計較到這田地至矣極矣

臨安寺僧

宋時臨安一寺。有僧行二十餘人。僮僕十數人。皆不守佛門法戒。惟以邪淫爲事。其寺基址極大。山門之內。各有長廊深巷。曲折環通。入寺者。非熟人道引。則左盤右轉。終無門可出。周圍高築垣牆。期與民居隔絕。垣牆之內。又增設夾衖。中置罌缶鋼鐔。以防屬垣之耳。僧房各置私室一間。匿藏婦女。雖俗家父母。亦不令知有此室也。又於中間空濶地面。擇人所不到處。掘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方廣十餘丈。上留小窗透明。窗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牆。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置有床帳裀褥。椅桌器皿。乃衆共恣淫之地。非如私室中。一僧一婦醜穢自知之所也。僧行僮僕往往立市井叢樵處。引誘失羣迷路婦女。間有婦女肩輿在途。則乘人眼錯。扛擡入寺。凡此僧引得婦女。即先在

此僧私室淫謔數宵。方引至窟室。任僧行僮僕雜然羣通。彼僧亦然。有居窟多年。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不知置於何所。湖州有一士人。攜妻來臨安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語妻曰。我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爲證。汝可卽來。士去。未踰時。有轎夫持紫衫至。士妻乃登轎。轎夫竟舁入寺中。見一少年持引曰。官人在此。婦隨之而入。轉深巷數曲。至小室中。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双挾止之。脱其衣裳。摸弄淫耍。極盡鄙褻之狀。婦亦無可奈何。淫宿數宵。❶引入窟室。見先有婦女三十三人在焉。皆美姿絕色。是日僧衆亦共三十餘人。置酒歡飲。亂行淫穢。婦甚厭之。間有新至者。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丰姿美艷。眉攢萬斛憂愁。見羣婦。始略舒眉。群婦問之。女曰。我某太守女。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引至其房。乃僧也。強相凌逼。我極力自持衣帶。展轉不得間。爲渠所扯斷矣。渠神酣興發。我羞

慘呻吟。遂爲所狎。花心纔拆。痛欲消魂。以口囓唇。實難存活。誰知渠竟夕不眠。翻雲覆雨。戀戀不休。不念人之苦也。在其室十數夜矣。不知今日何緣。又引我至此。羣婦曰。爾且莫喜歡。少刻大衆齊來。還要受他們這許多荼毒。然後免得此苦也。已而果然。女不勝悲怨。於是群婦日夕切齒。謀脫無計。以每日有僧三四人居守耳。一夕。止一僧守之。群婦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遁。中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踰牆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於府。府尹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歸。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妻因得歸。蓋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側。竊聞其語。遂以紫衫併轎舁婦而去。有一婢相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在。府尹拷僧。詰其老者病

忿忿不平

者何在。言引出殺之。瘞於寺後。因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又有士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雜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執輿夫至官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被人扛去時。已非舊輿夫矣。約行數里。入一大門長廊下。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殽(餚)至。憂憤不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我行至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見天日。解帕上金錢絡索。環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我泣拜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訴臨安府。時趙師羇尹府。正值亢旱祈禱。乃於

明日行香。備牓遍掛。示諭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於朝。寺主僧加號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出牓未幾。輻輳迎至。果有身環金錢絡索。足成川字文者。遂集此寺僧人。會士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市。

吳中一士。與臨安一寺僧善。從遊最久。一日過寺。值僧他出。逕入其奧室。見榻前懸一小木魚。無心敲擊一聲。忽榻後板鈴響。一少婦出。即士所識中表戚也。兩相駭詫。板即地屛。內一片而巧合縫。可闔可開。所謂地窖子也。婦懼縮入。士亦奔歸。遇僧於門。僧既驚失鎖戶。而又訝士色異。知事已露。故以好意強挽士返。曰。今日之事。勢不兩全。惟足下自裁。生亦嗟訝曰。自墮火坑。知賊禿不能釋我。固我死日。第求一大醉。而子誦經拜懺。我遂自縊耳。僧從之。大醻以酒。而僧拜誦如法。士睨其罍巨。注酒復滿。當其拜伏。忽舉以擊僧。僧腦破。連刺之死。奔出以聞官。官盡

屠諸髡。婦女出者。凡五六輩。皆先後誘入。或以求子羈之者。

吳有男子。假宿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門未鑰。愕然問。汝適何所見。答曰。無有。僧怒。掣刀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曰。容我醉後。公斷我頭。庶懵然無覺也。僧許之。男子佯舉杯吃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入廚。男子急脫布衫塞壺口。酒不洩。重十許斤。潛於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僧橐而遣之。

和尙的計較布置。也是極妙的了。只是天理不容。所以不免要露出來。

校記

❶「脊」原作「省」，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改。

可惡這僧

跌得這禿奴好

可惡

西泠寺僧

東京離城二十里。地名新橋。有一富家。姓秦名得。娶南村宋澤之女爲妻。一日。秦得他出。宋氏懸望不歸。因至門首等候。忽見一僧。頂三山帽。穿百衲衣。手捧鉢盂。口誦經偈。行至秦家門首。見宋氏立在簾子下。便偷目視之。不防石路凍滑。跌落沼中。那僧走得起來。渾身是水。戰慄不能當。宋氏見而憐之。叫他在外舍坐定。連忙燒一堆火與那僧。那僧口稱感德。就附火邊去烘焙衣服。宋氏又持一甌湯與他解寒。問其從何而來。那僧曰。住城裡西泠寺。日前家師往東院未回。特着小僧去接。行過娘子門首。不覺路邊冰凍。跌落沼中。不是娘子施恩。險喪性命。宋氏曰。你衣服既乾。可急前去。我夫回見不便。那僧故意稽留。拜謝出門。恰好秦得歸家。見和尚向火。宋氏在傍。心中不悅。問宋氏曰。僧從何來。宋

做好人的報應

悽慘之極

氏告以遭跌之故。秦得大罵曰。婦人女子。不出閨門。鄰里若知。豈無議論。秦得是個明白之人。安能留不正之婦。即遣回母家。宋氏不能自明。悔之無及。憂悶寂寥。因作詩自怨。詩曰。

挑盡殘燈苦夜長。縈心萬事已參商。
朔風不管人憔悴。暗送鈴聲到枕傍。

又曰。

倚闌頻問夜淒其。待月中庭欲睡時。
砌下蛩聲如訴怨。不關風景自生悲。

又曰。

遙覩空中一玉輪。樓臺深處避飛塵。
自來自去無拘管。肯念凭欄有待人。

宋氏在母家一年餘。當時那僧聞知秦得休了宋氏。便離西泠寺。還俗

挽得宋氏好

自取其禍

好個宋氏

蓄髮。托里嫗來宋家議親。宋氏被母所逼。不得已轉嫁於僧。亦不知其爲僧也。勉意歡娛。終日鬱鬱。作一律以自述其志。詩曰。

悒悒傷心只自言。　好姻緣化惡姻緣。
回頭恨折章臺柳。　赧面羞看玉井蓮。
只爲羹湯輕易泄。　遂教鸞鳳等閒遷。
誰人爲挽天河水。　一洗前人不韙愆。

一日。僧醉歸。淫心熾盛。抱住宋氏戲曰。汝能認我否。宋氏曰。我不認得你。僧曰。獨不記那日被跌沼中。多虧娘子取火與我烘焙衣服。救得我性命。宋氏驚問曰。彼時是僧。因何還俗。僧曰。汝雖聰明。不料吾計。當日聞汝被逐。我遂蓄髮。托里嫗議親。不意娘子果得歸我。宋氏大恨於心。歸訴於父。父告於開封府。孝肅包公判曰。

失脚遭跌。　已出有心。

長髮娶親。莫大不法。

僧人斷配千里。宋氏仍歸母家。抑鬱而死。

宋氏明白是開門揖盜。

中后意在此

說雖有理不中后意

僧懷義

浮屠薛懷義。本姓馮氏。名小瑩。鄂人也。陽道偉岸。性淫毒。佯狂洛陽市。露其穢。千金公主聞而通之。上言小瑩可入侍。武后召與私。懷義更以淫藥敷其肉具。一接。至通宵不倦。后絕愛之。欲掩跡得通籍出入。使祝髮爲浮屠。拜白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薛紹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爲騶侍。雖武承嗣。武三思。皆尊事惟謹。至是。托言懷義有巧思。數使入禁中。營造補闕。王求理上言。以爲太宗時。有羅黑黑善彈琵琶。太宗閹爲給使。使教宮人。陛下若以懷義有巧思。欲在宮中驅使者。臣請閹之。庶不浼❶宮闈。表寢不出。明堂成。拜懷義左威衞大將軍梁國公。尋進拜輔國大將軍鄂國公。令與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革命事。頒示天下。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亦不覺其衰也。然懷義富貴而驕。頗厭入

醋
撚

宮與后交接。多蓄子女於白馬寺。晝夜宣淫。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淫穢靡所不爲。而略無忌憚。會御醫沈南璆。亦以材具善御女。得幸於后。懷義心慍之。遂密燒天堂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后大（良心稍見）以爲恥。乃與太平公主謀。使宮人有力者。執縛撲殺之。畚車載屍還白馬寺焚之。

和尚得了便宜。還要作酸。豈不速死。

校記

❶「浼」原作「免」，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募緣僧

京師人王武功。居韈伆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其便。會武功將赴官淮上。與婦同坐簾內。一外僕頂盒至前曰。聽大師傳語縣君。相別有日。無以表意。謾奉此送路。語訖即去。王夫婦亟啓盒看。內有肉蠒百枚。剖其中。藏小金牌重一錢。以爲誤也。復剖其他。盡然。武功作聲叱婦曰。我疑此禿朝夕往來於門。必有故。今果爾。即訴於府。僧無名字及所居。遽已竄逸不可捕。獨婦坐獄受訊。但涕泣呼天。不能答一辭。武功棄之。單車之任。婦囚繫累月。府尹以曚昧不可竟。命錄付外舍。窮無以食。僧聞而潛歸。密浼針婦說之曰。汝今將何如。且餓死矣。我引汝往某寺。爲大衆縫紉度日。以俟武功回心轉意。若何。婦勉從其言。既往。引❶入前僧之室。藏於地窖。姦汙自如。久而稍聽

虛空駕石橋

凡寺必有地窖

其出入。遂伺隙告邏卒。執僧到官伏其辜。婦懷恨以死。

江右一武弁。家道陵替。居城西隅。村墅寥落。往來稀少。一女年十七歲。姿色艷麗。迥出人表。武弁至六旬餘。方得一子。如獲珍寶。一日。武弁他出。偶有胡僧。長幹偉軀。登門募化。自言相面即知生死。行法即可延年。武弁妻惑之。呼女攜子。命僧驗之。僧謬曰。小姐天上人也。當貴爲后妃。面上善氣已動。只在一二日內。大喜至矣。公子面有死氣。難過周歲。妻泣下不止。僧曰。夫人不必憂。打掃高樓一間。待僧誦經禱佛。即可長生。且以驗小姐之喜臨。僧言之不妄也。其妻忙灑掃一樓。令僧禮拜。僧出佛像。張燈拜祝。時過午矣。迨夜。命侍者邀母子禮佛。其妻與女偕往。婢襁負其子以從。方稽首次。僧以手取胡❷梯置樓上。向婢奪去其子。拔出利刀將婢殺死。叱女裸體。女悲號祈命。僧聲如乳虎。目眥皆裂。曰。吾歷遊天下。淫若而婦人。若而處女。不知數矣。何物女子。敢逆吾命。將謂

吾孖不利耶。卽縛母㨖（挾）女以淫。將刀削去髮。欲攜而遁去。會武弁歸。射殺之。猶傷其子一臂。女媿縊死。

校記

❶「引」原作「可」，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❷「胡」原作「楜」，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棺材蓋了倒不悶死

毘林僧

毘林僧。事母至孝。家既無兼侍。取置丈室。一日。稱母暴亡。時當暑月。即治棺收殮。舁致圃僕之舍。終夕修營哭泣。將以次早出殯時。有寓客張某自新安歸。攜一娼女趙壽兒來。趙有色藝。張待之不能滿欲。是夜忽失之。以爲逃去。經廂官立賞捕緝。其子弟云。寺僧自言徽州人。與壽兒接談。壽兒每以見僧母爲詞省之。意其竊去而詐云母亡耳。後三日。果有人告僧母原不死。乃僧趁黃昏時候。裝着壽兒就木。然後呼仵匠分付焉。叩之如所言。僧與壽兒至郡庭。太守莫伯虛囚諸獄。荷枷掠訊。僧受杖。毀度牒爲民。壽兒乞免罪。願報事樂籍中。理掾以其勝諸妓。亦爲懇請。太守不聽。竟撻之。錄付牙儈。仵作輩連坐者十餘人。

快人之甚

妙極巧極

鄠縣僧

寧王嘗獵於鄠縣界。披林忽見草中一櫃。扃鑰甚固。發視之。乃一少女也。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夥賊。中有二人是僧。劫某至此。含嚬土(吐)可(舌)治態橫生。王驚悅之。遂載以後乘。時方獲一生熊。命置櫃中。如舊鎖之。值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女子。即日表進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府奏鄠縣界飯店有僧二人。以萬錢獨賃房一日夜。言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深聞腷膊有聲。店主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去。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寧王大哥善能處置此僧也。莫氏善爲新聲。當時號莫才人囀。

女子是熊之柔者。兩僧造化。撞得生熊。倒死得急捷。沒床蓆債。

計較果□巧

水雲寺僧 閩寺僧精嚴寺僧附 ❶

洪熙間。閩中嶺上有一寺曰水雲寺。殿宇軒昂。禪房幽雅。士民遊觀者。無不賞心悅目。寺內和尚甚多。皆是貪淫濁惡髡徒。不曉得持律守戒。這許多和尚。日夜計較。要得良人家婦女。自來就彼淫媾。省得捱趣調情。招災惹禍。乃倡言本寺有赤脚禿頭仙。顯靈顯聖。凡婦人無子者。沐浴齋戒三日。齎香詣寺設醮。淨身就殿。寢宿一宵。無不協喜。乃於方丈東邊。整理精室三間。大柱高磉。畫棟雕梁。中塑赤脚禿頭仙金身一尊。側立麟兒桂子等像。四壁磚石砌築堅固。止開大門二扇。餘無一點罅隙。傍設數張牙床錦帳。繡褥花裀。若有婦人來求嗣者。自己在內拴閉。丈夫又封鎖外門。方纔就寢。中夜感得仙來送子。自然十月滿足。分娩得慶。於是一人傳兩。兩人傳三。人人都說道。水雲寺赤脚禿頭仙靈感

這和尚受用好

無比。殊不知和尚將殿中柱頭剜空圓轉。藏躲在內。待婦人裸體就寢。約至黃昏時分。他便輕輕推轉柱頭。吹滅案前燈燭。走出來摸到床上。與婦人雲雨。那婦人在黑暗中。聽得些兒響動之聲。只說是禿頭仙送子與他。袒身向上。以圖捧接其子。誰知和尚玉莖雄健。妙藥調敷。將婦人摟抱起來。一鎗挺入。緩緩抽徹。盡根沒腦。婦人遍體酥暈。暢美不能言。謂眞是禿頭仙與之交合也。戰久而罷。精溢於蓆。始有所疑。然爲藥氣衝貫。沈冥睡去。斯時也。前來和尚款步下床。柱內又輪轉出一個和尚來。這和尚等候許久。聽得那和尚與婦人簸弄顚狂。陽精早已出戶。莖軟不能如前僧之挺入。乃慢慢挨近婦身。撫摩其牝。以待玉莖剛硬。婦人驚醒。不敢聲言。心中暗喜。若非眞仙。如何方纔了事。又硬得起來。急急舉股湊之。其玉莖已直抵至根矣。抽徹推送。愈覺妙甚。至雞鳴後方已。婦人被其嬲弄一夜。身體倦憊。睡至天曙。尚未甦醒。直俟家中人

來。開去封鎖。方始伸眉擡眼。竊喜從來無此佳趣。今宵得意。豈不懷孕。歸與無子者道及禿頭仙雲雨之事。婦婦皆以爲眞仙降臨。是以求嗣者源源而來。寺前轎馬不斷。荏苒已及年餘。並無一人覺察。有蔡知府者。新蒞閩中。聞知此說。大不肯信。曰。子息有無。皆在於命。豈有齋戒宿寺便可感動仙家送子之理。一日。往看此寺。果見佛像金光曜日。香烟馥郁侵衣。公便喚幾個老和尚問之曰。汝寺中求子得子。眞耶假耶。和尚曰。這是眞事。豈敢誑言。公曰。我看此殿此像。俱是新塑造的。不知當時如何興造起耳。和尚曰。昔年有一個遊僧。睡在大殿。夜間夢見這仙人對他說。故此閩寺僧人。擇日興工。不想果有靈驗。所以求子者絡繹不絕。公笑而不言。隨即回府。心中只是不信。次日。分付差人去看美貌妓女。喚一名來。妓女赴臺。公叫近案前。輕輕分付他去水雲寺中。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妓女領命。隨便更換衣飾。前往寺中。假說求嗣。建醮齋

宿。未及一更。果有一禿頭近床。將妓女摟抱雲雨。妓女漸漸暈去。驚心甦醒轉來。依蔡公之言。將胭脂搽其肘腋之下。已而連有三禿頭來。纏得妓女一夜不眠。五更就起。不待梳洗而歸。將夜間雲雨等事。細細禀知蔡公。公笑曰。我道決無此理。今果然矣。即時帶一哨軍兵。將水雲寺團團圍定。嚇得許多和尚。魂飛魄散。竟不知禍從何來。軍兵滿寺搜提綑綁。不留一個。公逐名點過。叫皂隸看腋下。有胭脂的。放在一邊。無胭脂的。放在一邊。於中四個。果有胭脂塗在腋下。公怒罵曰。你這死禿驢。敢造作神像。汚衊良家婦女。罪惡滔天。天豈容汝。分付加刑拷打。這些和尚只得招認。委是衆僧將求嗣殿中柱頭刳空。旋入與婦人雲雨。假說禿頭仙是實。公乃判曰。

看得水雲寺僧。淫欲迷心。貫盈惡極。佯說建醮求嗣。勾引愚民。駕言禿仙送子。嬲戲良婦。屋柱雕空計巧。房門封鎖謀奸。

轉輪聲。果是禿頭來到。玉莖動。眞如羅漢降臨。白練被緇。掏水終身難滌去。黑宵遭玷。神機没齒不能言。是以假扮妓女作良家。謬託求兒宿禪院。以胭脂塗其腋。乘來僧神酣興發之時。統精壯搜其根。得衆髡刳柱藏身之計。惡跡昭昭見在。胭脂點點可憑。粉其骨。碎其屍。尤不足以謝滔天之罪。拆其巢。火其院。庶幾可以清大地之塵。

判訖。放火將水雲寺焚成灰燼。其衆和尚有受刑不過而死。俱抛擲於萬人坑中。其未死者。梟首示衆。

閩寺僧

西吳許孚遠。萬曆乙未歲。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剎。凡宦族姬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夜有絳服眞人與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許公聞而心疑之。覓一妓。作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

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頭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淫之復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寺中。衆僧長跽迎謁。公俱命去其僧帽。見一黑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焚寺而屠僧焉。

精嚴寺僧

精嚴寺。嘉興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於此。獨宿一宵。卽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曰。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陷其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求嗣。中夜。僧忽造前。既(計)不能免。卽嚙❷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物色。見一僧臥。以被韜面。揭而視之。果有傷。掩捕聞官。時韓彥古子師直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一個好世界。添出許多雜種。

和尚吃了十方齋供。住了十方房屋。只少一個妻小。如今思量做勾當。可見和尚之狠惡。奈何士紳尤敬重之。

校記

❶ 附目原無，據無窮會藏抄本書前目錄加；正文間「精嚴寺僧」小目上原有「嘉興」二字，亦據刪。

❷ 「䶒」原作「𪘲」，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奉先寺僧

京城南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寒食祠事。庵人夜切肉。或自幕外引手入。攫食大臠者。舉刀斫[1]之。即疾走。踰垣而去。取火燭視。瀝血滿道。驚告同輩。相率白太官令章生云。去歲亦以此時。爲物攘祭肉。至密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爲人耶。其去甚疾。以爲鬼耶。乃有血跡。深可怪。請物色追襲之。乃盡呼集隸卒。秉燭尋血蹤以行。去寺入叢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略有人跡。內一穴極蕪穢。至此絕跡。遂止。記識而反。明日祀畢。竟行究其實。鋤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傍穿地道。有裸而據案者。肌理粗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正食庵中之肉。臂上傷痕猶濕。初疑鬼未敢近。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室中列床几衣服。皆破敗無一堅者。詢其爲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我至此室。夜由地道過其

房。與僧共寢。曉則復來此室。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以離家久。且不識路。無從可歸。既久。自能穴土而去。遍往此近人家竊食糊口。浸昏昧不省人事。夜則不覺身之去來。隨意便到。晝則伏藏。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所言諭廂吏。求得其家云。云父母皆在。但失女二十年。定無存理。不欲來。家人強之。至則相視慟哭。與之入寺。時姦僧已死久。房爲人徙居。尙可憶。女家亦不復質究云。

校記

❶「斫」原作「研」，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改。

寺居就不是了

人家豈可與和尚通譜系

新市寺僧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凄涼。踪跡未有定向。寺僧忽相過存問。時時餽餚酒。仕宦者極感。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甚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往避他所。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少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既爲親戚。誼當爾也。乃留其妻孥於庵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傍十數里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

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人當作書付我。訣別家眷。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顧望。未忍即自引訣。舟人曰。再遲疑。恐官人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悲慟作書畢。自沈於湖。時內翰汪彥章守霅川。有赴郡自首者。鞫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極厚。舟人以是持僧。需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見僧操斧在手。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仕宦妻請以亡夫誥勑。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住在何方不受這等可怕事情

行脚僧

萬參將某者。性好施。每齋僧至萬人。積有年矣。屆會期則夫人偕往。忽因倭警戒嚴。參將公治戎事不暇。惟夫人獨往。點僧至半。則一美貌少年僧焉。僧蹲踞以手揑夫人足。夫人大怒。慮激變。不敢聲言。歸以告公。公震怒。翌日復自往齋。僧點至半。果見一少年僧。便紿之云。夫人勤佛事。倩汝作伴。即帶僧歸。僧嚎啕大哭。稱寃不已。公詰之。乃女子也。云父爲某官。歸値一僧行脚過門。窺見室家之好。帑藏之富。至晚夥衆二十餘人。劫掠罄盡。淫汚眷屬。殺其父而留母女妾婢共七人。削髮披緇爲僧。帶來與衆僧共樂。母不勝辱。自刎死。妾婢有怨言。皆爲僧衆相繼手刄。止以某貌美不忍即殺。留以供僧衆之淫樂。日夕爲所窘辱。不勝困憊。無由自明。每每欲死。思讐未雪。即死無益。暫留殘喘。以冀報寃。故昨

見夫人。掐足以鳴寃耳。公不信。使老嫗驗之。果婦人也。遂部衆往擒。則逃散者大半矣。公恐其激變。即籍爲僧兵以禦倭。被倭殺戮無噍類。公以此女嫁之良民云。

南京城外僻地。有婦獨行探親。路遇一僧遙尾其後。至向寂處。乃迫婦人調之。始以好語。婦不從。繼以財賄婦。又不從。乃出刀以脅之。婦懼而從焉。淫畢。謂婦曰。我欲汝兩乳一觀。即推婦仆重❶茆中。據坐其體。取利刄割取兩乳頭。藏裹而去。婦痛絶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傍。口不能言。第舉手指胸乳間。又指僧所去路。兵馬悟其故。亟追之。乃及。問其割乳頭之故。蓋以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加藥和牢。然後燒之。則指肉了不痛也。遂伏法。

校記

❶「重」原作「皇」，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鄞縣僧絳州僧

太宰某公。鄞縣人。未遇時。嘗寓一僧寺讀書。公家貧。僧每周以飲食。心頗德之。寓寺久。知僧有密室。人跡罕至。室有小竇。衆僧嘗抵其處。寂不爲聲。惟以三指彈之。斯須竇啓。衆乃漸入。入必經宿。厭飫而後返。或餽運食物。必身親其役。不以任人。公竊得之。而弗敢問也。一日。寺僧悉出赴應。公戲如所彈。見一女童開竇。內有婦女十餘輩。一見屠(公)或喜。或怒。或驚訝。恐僧知事泄。共相攢執不之放。俄而僧歸。大恚曰。我以恩義待君。而君立心如此。殆有宿冤。勢不兩存。請自死。公求一醉自盡。僧與之酒。昏醉間。忽見韋馱尊者。以杵授之。驚起。杵果在手。乃紿僧曰。我固即死。願出拜三寶。衆僧翼公出。環立左右。公拜畢。即揮杵掠僧。遇者輒昏仆。公遂馳走。時山門已扃。恐衆僧追及。乃奔入鐘樓。樓下一鐘。覆

好□快活

入地數寸。鐘有孔。大僅盈股。至是突入焉。僧遍索方知。怪其能入。出之不得。擊之不能。謀聚薪以焚鐘。公舉杵奮擊。鐘鐄然聲吼。寺故無鐘聲。鄰聞而疑。且見火光。引梯起視。得其狀。鼓譟而入。起鐘出公。奔訴於官。寺毀僧滅。

絳州陶尚書。未第時。嘗肄業某僧舍。一日閒遊。遥步至僧密室。見僧坐婦於懷。亟回走。僧追及之曰。君不讀書而好遊蕩。事既至此。勢不俱生。乃幽之別室。迫死自盡。陶曰。死則死矣。願得一飽。僧許諾。退具飲食。陶覓室中。得一小石。故置桌令不平。僧捧麵以進。俛首穩桌。陶舉石一擊其首而走。僧茹痛追至殿上。忽風起香灰瞇其目。寺外僧黨在焉。僧大呼。不得放走陶秀才。陶度不得脫。倉皇奔入鐘樓。樓下一鐘。覆地有年。至則忽自起。陶乃入。鐘旋覆下。僧遍索不得。悵怏不置。不虞其在鐘內也。頃之。陶僕至。僧紿已歸。家人徧訪弗可得。夜夢神指其處。促使出之。

比曉往視鐘。怪不之信。夕夢復如初。試集衆起鐘。陶出無恙。時已三日矣。訴之官。僧伏法。寺亦廢。

禿驢如此快活□是極□（樂）世界

僧尼孽海 乾集 一三八 思無邪滙寶

江安縣僧

江安縣民婦柯氏。與夫角口。私逃回母家。母勸諭數日。柯氏只得轉身回去。行至半路。遇見兩個和尚在傍路來。揖問柯氏曰。娘子何往。柯氏曰。我回夫家去。你出家人。問我則甚。和尚哄曰。上宅舊路。本從此去。只是數日前路途崩陷。行人都從這邊傍路走。覺得更近。我出家人以方便爲門。所以通知娘子。柯氏曰。那個聽你這賊禿說謊。兩個和尚曰。我好心教你走路。如何罵我。俗話說得好。打情罵趣。想是娘子知道和尚有趣。故開口罵也。我寺離此不遠。娘子同去頑要一日。然後回家未遲。柯氏再要開口時。兩個和尚扶拽其手。飛走而去。都是山僻小路。行不上二三里。至一小庵。推門而入。過了大殿。轉彎抹角。到一靜室去處。其中已有一個老和尚同兩個婦人。坐在那裡頑要。兩個和尚叫曰。師父。

一路騷興虧他遏得住

看得眼中火起

兩個婦人情況總是一般

便(你)三個忒快活過了。我們費了許多心機。又拉得一個來。你且與舊人高坐一坐。待我兩個盡盡興。然後與你見禮。老和尚曰。先有吳山後有廟。你們也不要獨吃自屙。待我先嘗一嘗滋味纔是。這兩個那裡聽他說。把柯氏撳倒在椅子上。鬆了他紐扣。褪了他繡裩。露出他那紫艷艷高蓬蓬的物件來。兩個就歡喜得偒儸倒。爭先挺着硬矗矗的肉具要㧐進去。柯氏到此地位。動又動不得。喊又沒人應。只得含羞忍淚。任他們舞弄。這老和尚看見了柯氏這般妙物件。也趕身來要奪頭陣。只見那撳定柯氏的和尚。走近前。將他推❶了一跌。老和尚跌得半日爬不起來。他兩個恣意輪流。把柯氏弄了一會。那兩個婦人只瞅了,眼睛。坐着不動。也不做聲。老和尚叫婦人曰。騷心肝肉。這兩個畜生。便不仁不義。不顧我師父。你兩個如何也不來扶我一扶。看我跌得好苦。一個曰。只怕跌壞了小和尚。那怕跌殺你這老禿驢。一個曰。我們正怪

笑容禿驢

笑臉婦人

老禿驢要搶頭刀。三個人正在那裡角口。不想柯氏被兩個弄得淫水淋漓。癡癡迷迷。半晌開不得口。事畢。立起身來。往外面就走。兩個婦人曰。娘子你往何處去。你來得去不得了。柯氏曰。他兩個與已盡矣。我醜已出矣。天色晚了。要趕回家去。和尚曰。我這佛地。是沒邊沒岸的世界。只有進來的。那裡有出去的。你今日遇了我兩人。便該死心搭地跟着我們。如何就要捨了回去。況且老爬灰年紀雖然大些。其實腰頭頗頗粗硬。抽送頗頗耐煩。你也略試一試。纔見我師徒們手段。柯氏只得哀懇。拜倒在地上。這些和尚竟不聽他。忙忙打點酒食出來。勸他暢飲。兩個婦人又從傍鬬他笑耍。柯氏沒極奈何。只得隱忍。住在庵中。原來這老和尚名喚明融。兩個小和尚。一個名眞悟。一個名眞惺。這兩個婦人一個是老和尚拐進來的。一個是眞惺拐進來的。連柯氏湊成了三對。每日每夜捉對兒飲酒。捉鬮兒歇宿。大家快活。不在話下。誰知柯氏丈

□識

夫來接柯氏。柯母曰。二日前已回去矣。其夫曰。何曾回家。兩下爭鬧不決。具告在縣。縣尹拘柯家干證。說柯氏的確回家。夫家干證。說柯氏委實未回。縣尹思必路上被人拐去。遂各放❷寧家。暗暗差人四下緝訪。不曾結案。乃柯氏素性柔順。思家心切。只是一味小心。陪伴三僧。以求放歸。再不敢一毫倔強。以忤僧意。那明融雙脚爛瘡。臭穢難近。兩婦俱厭惡他。不肯服侍。惟柯氏煎湯洗擦。調藥糝敷。略不顧忌。一見沒人在面前。便哀訴明融曰。我因夫妻相打。逃往娘家。被拐至此。丈夫若問娘家討人。必然爭訟。害我不輕。師父出家人。慈悲方便。況我竭力陪侍衆位師父。已經多時。望放我回去。勝造七級浮圖。明融憐其哀懇。一日晚。送出舊路曰。我放你回家。你切不要說在我庵中。漏洩我庵中機密事情。可也。柯氏拜謝應諾。到家。一一與其夫說明被拐之事。其夫曰。我被你家告在縣中。幾乎問罪。今須與你見官說明。以完訟事。次日到縣。訴

觀世音□
(靈)感如此
爲何不打一
猶(球)霹靂
家(火)打殺
這禿驢

出被僧拐姦情由。縣尹曰。其庵何名。有何記號。柯氏曰。我不曉何名。但庵中有一魚籃觀音。我每每燒香祝願。保佑歸家。以手捻其足大指。有痕深入。便是記號。縣尹牢記在心。時因大旱。遂出告示。不拘庵觀寺院。大小新舊觀音聖像。俱要送來。候本縣率衆虔禱求雨。然後大設醮筵。送還本寺。旌賞寺僧。只要各自記號明白。以便認回。不致混爭啓釁。不數日。觀音聖像雲從霧合。不計其數。縣尹率衆行香。果然霖雨沾足。乃命僧道啓建醮筵。各自認領回去。內中果有一魚籃觀音。足大指上有指甲捻痕。命一公差守住曰。老爺夜夢觀音放一鯉魚於河。因騰雲下雨。此寺僧人。另有旌賞。眞悟眞惺不知其故。隨差人到縣。縣尹曰。此觀音是汝寺中塑的乎。悟曰。是也。尹曰。此觀音眞靈。前夜夢他行雨。果是有雨。昨夜又夢見來說。汝庵中有三個婦人。淫穢濁惡。不願歸去。今日果有人告汝強拐婦人。汝今有何理說。眞悟眞惺硬不招認。尹令柯氏

來證。乃服罪。隨令人往搜其庵。拿出兩個婦人。各令親人領去。其老僧賄差逃躲。尹再問柯氏。庵中再有何人。柯氏念老僧放己之恩。答以無矣。尹判曰。

審得眞悟眞惺。佛口蛇心。人面獸性。❸不遵佛戒恣顛狂。敢托春情污法界。偶逢傾國。毒眼高張。一覩多嬌。神魂頓喪。熬不住慾心似火。遂行挾去之謀。當不得色膽如天。暗起拐來之念。空門戀色。恬然不畏三光。淨室弄揎。頃刻便忘五戒。衲衣今作合歡被。應難報道好姻緣。鮫綃舊是紫蒲團。可不羞殺騷和尚。笙簧洞府。既非阮肇佳期。雲雨陽臺。怎比襄王情況。不守禪規居梵宇。難辭絞罪入刑場。

判訖。將眞悟眞惺各責四十。監固。待決。

校記

❶「推」原作「堆」，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❷「放」原作「故」，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改。

❸「人面獸性」原作「性人面獸」，據文義改。

□亦異女

六驢十二佛

萬曆己丑冬。江都令劉道隆。一夕夢遇驢六頭。內一小驢向劉叩首。覺而疑之。思不得其故。雞鳴。忽悟曰。是矣。是矣。妻問其故。劉述前夢。且曰。今人罵僧爲禿驢。意者僧作奸乎。旦乘小輿出西門。果遇六僧。命隸拘之。僧稱從來不入城市。且無罪。奈何拘我。劉紿之曰。飯爾耳。爾弗辭。及至縣內。一小僧叩首不止曰。我乃女子也。吾父青州貢生。兩兄亦是秀才。一日此五僧來家化齋。母素佞佛。因留之齋。且誦經禳星。令我出拜佛。僧見我姿色。故延至晚。曰。村中無庵觀。敢求長者家借宿一宵。父不得已。令暫宿於門房。夜半。五僧持刀排闥而入。將父母兄嫂并蒼頭數輩。悉皆殺死。只五歲姪避床下得免。將我登時削髮披緇。挾之而出。晝夜輪姦。其時我不難一死。以舉家異冤無由申雪耳。每白日置我於僻

處。二僧監守。三僧化緣供我衣食。離家三年。所過不入城市。目中不見官府。故隱忍以至今日。幸遇爺臺。是我報冤時也。五僧不待加刑。已伏辜矣。劉乃招詳院道。移文青州。核實得報。卽置典刑。女號泣數日。乃自盡焉。夫女不死而從僧。且隨之三年。似一淫婦人矣。及仇雪。而不惜一死以謝父母。豈非從容就義者乎。

有張巡檢者。夜夢人告曰。明日有十二佛來見。汝可善待之。能爲汝度先祖。佑汝一生富貴。遲明。果有十二僧來見。張甚喜。卽語以夢。留款甚厚。次日請作醮。以度其祀。先問之曰。舟中更有何人。請來同齋。僧曰。只二行童。留看行李。不必去請也。張密令其子至舟相請。二行童曰。我非行童。乃浙江天台人也。父爲某官。考滿還鄉。遇此十二和尚。劫殺一家。留我姊妹二人。扮作行童。帶來至此。煩大官人密以此情。訴達大人。爲雪此冤也。其子告之張。張密點弓兵。約二更醮完。擂鼓擒僧責問。取二

行童證之。皆服罪。事上當道。奏舉擢官。此即所謂一生富貴也。

延慶寺僧 姚莊寺僧相國寺僧李煜遇僧王和尚附❶

江南一女。名柳含春。年十六患痘。父禱於延慶寺。既愈。女躬往酬之寺僧作回回偈梵語。誦於佛前曰。

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

女慧。悉記之。歸以語父。父怒。訴於方谷珍。谷珍令以竹箈籠❷僧。投之急流中。既至。谷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

江南竹。巧匠作爲籠。留與僧儂盛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

僧泣訴曰。死則死矣。再容一言。谷珍曰。何說。僧曰。

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畫簾頭。空

這個和筒（尚）豪爽不可及

自惹場愁。

珍笑而宥之。

姚莊寺僧

嘉興縣白太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人役。有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於壁云。

紅紅白白好花枝。　盡被山僧折取歸。
祇有野薔顏色淺。　也來勾惹道人衣。

勝看見。亟命去之。已盛傳矣。

相國寺僧

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爲妻。每醉。自點其胸曰。二四阿羅。烟粉釋迦。又沒髭鬚浪子。有房室如來。快活風流。光前耀後。忽一少年踵

門謁暉。願置酒參會梵嫂。暉難之。淩晨但見院牌用紙漫書曰。勑建雙飛之寺。

如此和尚方是高僧

李煜眞有醖藉

李煜遇僧

李煜在國。微行娼家。遇一僧張席。煜遂爲不速之客。僧酒令謳歌吹彈。莫不高了。見煜明俊醖藉。契合相愛重。煜乘醉大書於壁曰。

淺斟低唱。偎紅倚翠。大師鴛鴦寺主。傳持風流教法。

久之。僧擁妓入屏帷。煜徐步而出。僧妓竟不知。

好個光頭子

王和尚

武陵民張氏嫁女。招鄰里會飲。鄭二夫婦預焉。鄭妻素與王和尚通。人多知之。酒酣醉。鄭妻偶墮筯於地。張妻戲曰。定有好事。鄭妻笑問故。張妻曰。別無好事。只是一個光頭子。一坐譁然。

校記

❶ 附目原無，據無窮會藏抄本書前目錄加，並據正文於「姚莊寺」、「相國寺」下各增一「僧」字。

❷ 「籠」原作「龍」，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尼姑生來頭皮光。拖子和尚夜夜忙。三個光頭。好像師父師兄幷師弟。只是鐃鈸緣何在裏床。

當年行徑是窠兒。和尚闍黎鋪。中間打扮念彌陀。開口兒就說西方路。尺布裹頭顱。身穿直裰。腰繫黃縧。早晚捱門傍户。哄金銀猶是可。心窩裡畢竟糊塗。算來不是好姑姑。幾個清名被點污。

掛枝兒

小尼姑。想起把褊衫撇下。正青春。年紀小。出甚麼家。守空門。便是活地獄。難禁難架。不如蓄好了青絲髮。去嫁一個俏寃家。念甚麼經來。守甚麼樣寡。　小和尚。就把女菩薩來叫。你孤單。我獨自。兩下難熬。難道是有了華蓋星。便沒有紅鸞

照。禪床做合歡帳。佛前燈做花燭燒。做一對不結髮的夫妻也。光着頭。直到老。

也有到(道)理

明因寺尼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以貯尼之淫濫者（淫尼中意。之極）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❶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衆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二字。近來門禁甚嚴。人罕得進。惟六月二十九日。觀音成道良辰。始大開寺門。女僧羣集殿上誦經。人可直抵寢室。題詩調笑。知客尼。法名性空。故豪家女。以萬曆己丑冬日。勵志在寺修行。爲本寺知客。顏色姝麗。見者無不嘖嘖。有徽人黃某者。丰姿環□。(佻)慷慨風流。開典鋪於臨平街上。每至期

好個尼站

大有機會可乘

知心有幾

往觀。□（皆）非絕色。未嘗屬目。至庚寅六月。忽見性空。遂魂搖神奪。詢之。知去歲冬始來修行者。莫能爲計。已而門扃如故。不可復覩矣。越月。一日。有老尼持一縑。向黃質錢。黃擲錢與之。不留其縑。尼深訝無因。未幾。尼以錢償黃。黃曰。我方將捐貲。助修殿宇。此微物何必介意。尼致謝而去。以語知客。知客曰。黃郎何許人。乃能喜捨如是。我將有以探其隱焉。於是手製餅餌。令尼餽黃。黃謝。復贈以金簪一隻。尼歸。詫示知客。知客曰。此物奚其至哉。擲而不視。尼曰。彼喜捨。我何不以爲德也。知客曰。是非師所知也。尼曰。爾何見而云然。知客曰。黃鋪開幾年所矣。尼曰。三十餘年。曰。黃來此幾年。曰。六七年。曰。六七年內曾喜捨否。曰。喜捨出一時善心。向來未嘗捨也。曰。❷若如師所言。（猜着了）黃果有隱衷。非喜捨矣。尼曰。爲今之計。何以應之。知客曰。是不難。師即持金簪去語黃曰。檀越既以善心喜捨。合寺皆感仰。第檀越且收貯此簪。俟鼎新殿宇之日。來領白

也猜黃得着

金耳。黃如無他腸。師且留之。如有他腸。黃必另有一篇說話。師幸記之。歸以語我。尼依其說。卽趨見黃。黃曰。師來何遽也。（來得可疑）尼以金簪還之。一如知客語。黃笑曰。是語必有人教師爲之。非師意也。尼驚曰。本寺知客。使我言之。檀越豈有耳報神乎。黃曰。我先知之矣。有數行。幸爲我致意知客。師萬勿阻。尼曰。可。黃遂援筆書云。

自謁仙姿。徒深企想。緣慳分薄。不獲再覿丰儀。欲求西域金身。見憐下士。媿非漢武。莫降仙姬。切切痛腸。搖搖晝夜。聊具金珥。以作贄儀。不過謂裴航之玉杵臼。他日一大奇事耳。奈何不慨存也。

厚賄老尼。囑使持去。知客見書手札。復云。

計他異日了

操凜冰霜。披緇削髮。空門禪定。倏爾將朞。忽承金珥寵頒。如納溝壑之內。雖深感佩。不敢稽留。謹謟不恭。負荆異日。

尼復持書去。黃讀之。愈增思慕。益厚賄尼。要圖方便。尼許以乘機遣會。再通消息。不想知客得黃書後。然雖復之。而心中亦念黃不置。每每形之紙筆。有一詩置硯匣下。詩云。

斷俗入禪林。　身清心不清。
夜來風雨過。　疑是叩門聲。

一日。有他尼相訪。知客慰之曰。

久作襄王夢。　想思日幾回。

尼曰。

不因頻見面。　緣有折花魁。

坐談良久。尼偶檢得前詩。哂曰。適聞佳句。謂爾念我。乃念他人耶。知客面頳不語。久之曰。心原無染。句偶有私。尼曰。倘有知心客。我願爲君子。知客搖首。起奪前詩。尼執不與。固問其人。知客只得細語其故。尼曰。得

無黃郎耶。知客曰。然。尼曰。黃郎溫潤如玉。爾眞得所配矣。知客微哂。尼遂出珍珠同心結二枚。詩一首。奉知客。詩云。

纍纍珍珠結。　相將到大羅。
知音頻悵望。　莫擲謝鯤梭。

知客曰。此從何來。尼曰。爾心上人。托我致意。向蒙慨允。願結同心。得敍佳期。粉身以謝。知客赧然曰。某落髮空門。何能爲黃郎作兒女子態。尼曰。爾未知人道之樂耳。倘飽其味。日擁黃郎不令歸矣。知客曰。黃郎何足牽我方寸。尼促詩以復。強至再三。知客拂箋寫詩云。

郎情溫似玉。　妾意堅於金。
金玉兩相契。　百年同此心。

尼持去。黃得之大喜。擁尼謔浪而別。他日。又令尼道黃思想之切。兼促會期。知客泣下曰。我非草木。不近人情。第人遙地阻。黃郎能飛渡耶。尼

曰。重賂司閽。逕趨爾室。知客頫首不語。尼又促之。乃取白綾帕題詩付尼。詩云。

妾年方及笄。　那知月下期。
今宵郎共枕。　桃瓣點郎衣。

黃不意猶處子也。喜躍過望。至晚。挾尼同行。爲邏者所阻。知客候久不至。深自悔恨。題詩志怨云。

嫩蕚未經風雨潤。　柔條先被雪霜摧。
從今不學閒花草。　總是春來也不回。

翌日。尼來。委曲道意。知客憂形於色。以詩示尼。尼戲之曰。汝恨黃郎。莫飲冷水。知客曰。誰似爾登門覓漢。慣品肉簫。尼曰。汝未見黃郎。便知肉簫好品耶。大笑而別。至一更。尼道之前。相見甚歡。治具暢飲。尼以一斝奉黃曰。

郎飲合歡杯。　嬌花醉後開。

以一咢奉知客曰。

相逢成夜宿。　檀越雨雲來。

飲訖。三人共枕求歡。知客謂黃曰。平生未識燈花鬬。倏到花關骨盡寒。願郎愛護。勿恣顚狂。黃以白綾帕取紅。知客嬌啼不勝。黃曰。桃瓣驗矣。乃與尼大戰。知客視之。毛髮皆豎。五鼓別去。知客拊黃背曰。金簪乃今日之奇事。各留其一。自是往來。浸及衆尼。黃亦挈伴取樂。越三四月。爲里正所覺。偵黃執之。送仁和縣太尹。逮尼得實。斷黃配遣。杖尼離寺另嫁。里人爲作金簪傳奇。行於世。

校記

❶ 眉批「好個尼站」原作「個尼好站」，據文義改。

❷ 「曰」字原無，據無窮會藏抄本書眉校記加。

描置（寫）工巧

末三句正是及時人物尼姑態度曲盡

麻姑庵尼

麻姑庵。乃麻姑修眞之地。層巒聳翠。烟霧橫斜。飛閣流丹。琉璃鱗次。幢幡飄舞。寶蓋飛揚。瓶插山花。爐焚檀降。琪樹行行開白社。香雲靄靄透青霄。庵中有六七個尼僧。最長者稱爲庵主。嬌姿艷質。已拋紅粉紫脂。紙帳梅花。惟有清風明月。色即是空。夜月木魚敲不盡。空即是色。朝雲錦帳路還賒。那庵主年紀未滿三旬。衆小尼俱在二旬上下。合掌誦經。果是日無寧晷。見人偷眼。自覺心有餘閒。內中有一幼尼。青春二八。芳姿眩目。清韻逼人。引得過客遊僧。斷腸愁嘆。第因庵主操凜冰霜。心堅金石。是以衆尼不敢逞其芳心。人亦無計開其情竇。有一和尚。年紀不多。容貌標致。素善採戰之術。雲遊各處。奸騙婦女。終不能盡逞其伸縮之妙。偶來庵前。見此小尼。不覺心動。因緩步入庵。轉過法堂。參禮伽藍

頭臉俱堪入眼

數珠捻在手裡摸(掉)得欠有文理

老早中意豈在此言

爲何不同小尼坐一坐

要回去睡便有趣

魔母現在面前安得不怕

菩薩羅漢諸天。纔到庵主跟前稽首。又向衆尼敍禮問訊。那衆尼經也不誦。磬也不敲。金鐘不撞。木魚不響。都看他青旋旋新剃的頭兒。白艷艷粉捏的臉兒。顫簌簌嬝娜的身兒。目睁口呆。半晌不語。那庵主自持雖極嚴肅。不覺也掉落了數珠兒。便分付香積廚中。點茶備齋。與小僧對席而食。齋罷。小僧辭行。庵主曰。日已暮矣。山中路徑叢雜。汝年幼小。難以獨行。不如暫就方丈。安宿一宵。明日早去。小僧曰。多感厚意。即隨庵主到於方丈內坐禪。衆尼俱各歸房。惟小尼坐在庵主榻傍。庵主欲與小僧交媾。因小尼礙眼。倉卒未及啓口。不想這小和尚立起身來曰。夜已深矣。庵主請睡罷。庵主聞得小僧這一句說話。一發中他意思。便分付小尼曰。你先去睡。我再坐一坐。就進來了。小僧曰。小僧同小師父去睡。何如。庵主曰。汝再陪我一坐。少刻就此歇宿。那個許汝進房中去。小僧曰。獨宿不免害怕。庵主曰。魔高一尺。法高一丈。怕些恁麼。那僧只

好模寫好做作

不要錯拿了聲（磬）槌

只此便見手段

聽得有理

好個沒奈何

闖的心就妙了個中滋味

得坐在那裡。看那小尼輕移蓮步。斂❶襞禪衣。走進房去。掩上房門。庵主假意又坐了一會。方纔叫小僧近前。摟他坐在自己懷裡。舉手摸其肉具。不想和尚雖小。肉具反堅大過人。這庵主心中樂極。雙手捧定他肉具曰。汝如何生得這一條好東西。小僧曰。弟子不惟此物堅大。更善伸縮呑吐。一夜可戰十女。庵主連忙自解裩帶。握其肉具。投入牝中。小僧倒揷斜鈎。儘力抽送了數百餘度。庵主被他抽得嬌聲顫作。昏暈酥麻。竟忘却小尼之在房也。誰知小尼立在房門邊。側耳竊聽。聽見庵主做出許多嬌聲。心中便道。庵主平日這般嚴謹。都是沒奈何熬的。如今怕他則甚。便開門闖將出來。庵主正在昏暈之時。聽得拽門聲響。連忙掙將起來。見小尼立在面前。看着小和尚抽送。便一把扯住他手說曰。我到今日。熬不過。沒奈何。吃他這一鐘。你小小年紀。鮭花未開。何苦來討這滋味吃。小僧一手揪住小尼曰。庵主休替他愁。他既來時。斷然不

好個操凜冰霜的庵主

怕辣薑釅醋的了。待他也試一試弟子這一條好東西。小尼假推托時。小和尚的肉具已挺在他腿凹裡了。小尼半推半就。小僧趁興趁情。眞個是一朶鮮花。纔遇遊蜂採取。十分春色。方遭浪蝶偷尋。進退嬌羞。語言無那。庵主興不能禁。酸不能忍。叱僧曰。狂妄秃兒。如此大膽。叱尼曰。癡癲女子。敢恣春情。小僧赤條條跪在地上。求懇庵主。庵主曰。事已如此。且各禁聲。只是明日衆人面前。如何安頓此子。小尼曰。小秃子只用此法。鉗制衆人。自然大家沒得說矣。庵主曰。汝眞是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不逞己有。不私己無。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也。天明。衆尼來問小僧何在。庵主曰。此僧夜來獨宿。陡作寒疾。至今未起。衆尼微哂而退。庵主自思。我數載堅持。忽遇這個業障。不由人心花不開。今夜且再瞞過衆人。與他飽戰。以酬平生之願。只是還多這個小妖精在此。奪我的口食耳。經卷束之高閣。走來走去思量。看看紅日沈西。譙樓鼓動。便挽小

極妙

僧就寢。那僧心在小尼。思量若不放倒庵主。終是吃他礙絆。乃用升陽大採戰法。以肉具塞滿庵主陰戶。抵擦陰岸。踴躍連環而擣之。果然不及一個時辰。庵主冷汗淋身。四肢緩散。暈絕在醉翁椅子上。小僧便走到小尼榻前。摟抱求合。小尼曰。羞人答答的。如何只管好舞弄。僧曰。姑的羞。只因我的抽。我不抽。便不羞。抽一抽。羞一羞。我如今只管抽。看你羞不羞。小尼不答。僧扶其兩股。作推車勢以進之。尼自憐自恤。百意百從。問僧曰。以汝慧中秀外。何故剃度爲僧。僧曰。以汝粉白黛綠。何故削髮爲尼。尼臉偎僧胸。僧舌吐尼口。相與調笑歡謔。尼又謂僧曰。爾我情孚。何不趁此月光。交拜立誓。蓄髮歸家。定爲百年夫婦。庶幾我作閨中婦。免爾頻敲月下門。僧曰。可。乃穿衣起拜。立誓已畢。尼曰。以月爲題。聯詩紀事。

僧　碧空雲淨展琉璃。　尼　二八良宵月色奇。

擦時光景有許多好看

僧 未滿已周千里共。尼 將圓尤訝一分虧。
僧 向勞玉斧修輪影。尼 願借金風長桂枝。
僧 今對嫦娥同設誓。尼 賞心端不負佳期。

聯吟方罷。小尼又作詩一律以志感焉。詩云。

旋蓄香雲學戴花。從今不着舊袈裟。
寧操井臼供甘旨。分理機梭棄法華。
試宿頻知鴛被暖。乍粧殊謂鳳釵奢。
禪心匪爲春心貳。女子生來願有家。

小僧正欲酬和。不覺庵主甦醒轉來。趕到小尼榻邊。以手拍僧背曰。爾何捨我。小僧也不答話。便以肉具投入他牝。緊頂其陰。戰至三五百度。庵主淫水溢於裀褥。喘息吁吁。沈冥睡去。小尼在傍見之。口雖不言不語。恰把兩手自擦其牝。小僧知其技癢。乃重整餘權。再相對壘。直弄到

鐘鳴漏盡。方纔一榻酣眠。次早。衆尼起做功課。在法堂中裝香點燭。擊磬掛燈。擂鼓鳴鐘。搖鈴梵唱。專候庵主出來。候至午時。猶不見面。一尼去房前叫。亦不醒。正在那裡猜疑未定。忽一尼曰。必定是那小和尚做出事來了。可撬門視之。衆尼曰。可。於是撬開其門。一齊擁至榻前。見庵主含着小和尚肉具。在於口角。小尼牝中陰精。流溢於外。都昏迷不醒。小和尚跳起身來。肉具昂然堅硬。五尼見之。有掩口遮臉而笑的。有皺眉伸舌而看的。小僧撇嬌撒癡。向前抱住一尼。那尼正眼中出火。心熱難熬。便不顧羞羞。忙解衣脫褲。仰臥在禪椅上。憑小僧抽送一會。小僧丟了這尼。復挽一尼。戰經百合。如是者。至三至四。纔輪到這一尼身上。這尼立在那裡。等得慾濤狂瀉。足不能移。小僧笑謂曰。情極一何至此。尼亦笑曰。眼看心如火。身親體不禁。僧猛力鼓弄。尼心動神疲。眞所謂半生滋味在花關。倏到花關骨盡寒也。四尼看得眼黃地黑。骨軟筋痳。

情興已盡心猶不捨

好嬌癡

好戰法

各各俱有不足之意。小和尚乃放出伸陽縮氣手段。把從頭至尾的衆尼。俱隨心牴觸。任意抽添。大戰幾百回而罷。幼尼謂僧曰。汝殆神人也。不然。何野戰之善。鏖戰之久也。僧謂尼曰。憐卿弱態。故不忍力攻。若卿作是言。我當放膽以戰矣。衆尼聞言。相視而笑。自此淫欲無度。早晚功課皆廢。衆尼每每爭鋒。小僧乃定一約規曰。惟小尼不論常規。庵主與衆人各門定先後。每夜輪一番。何如。衆尼乃依鬮。不復言。過二月有餘。庵主與二尼身皆懷孕。恐人知覺。只得托病臥床。久之。二尼一齊分娩。汚穢狼藉。地方具報到官。官據實以聞。拆毀庵宇。斥逐衆尼。

校記

❶「斂」原作「欵」，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杭州尼

杭州有二尼。美而蕩。有二商人閒遊入寺。其一商。少年美丰度。尼目之不捨。商初不領略。茶畢而去。長尼思之。夜謂其次尼曰。得此人共枕。半生不虛矣。次尼笑曰。彼過往人。安得再來。次夕。明燈擁爐。相語切切。歎其美好。次尼曰。曾得其居址乎。長尼曰。已問之。乃武林門外。楊店王七官人也。更相歎慕。一偷兒方剜其墉。聞之捨去。逕往武林門外。告王七官以其語。曰。事成。予我白金十兩爲賞。我爲子導。王喜。予銀二兩。隨行至寺。尼一見。喜出望外。設席出酒。相與共酌。偷兒先謝去。二尼遂留之宿。長者當夕。少者次之。且語生曰。吾方思子。子何以知。乃適我願。王七曰。某人之語也。尼慮事彰。卽召偷兒飲之酒。且賄令弗言。由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還半年。孤木不能禦二斧。遂以羸死。尼倉皇埋之花臺

下。王父遍覓其子不得。鳴於官。揭牓通衢。許犒錢千文。偷兒聞之。復夜往庵窺探。見二尼陳設祭品於花臺下。奠漿跪泣。且曰。公終天命。幸勿以幽明之故。間此情好。偷兒聞之。卽奔告於王父。官審實。以偷兒狡猾啓釁。杖死。而勒二尼歸宗。庵亦廢。

京師尼

京師一尼少美。有男子過而與通。情好甚密。尼欲恒留其人。不可得。乃飲之酒。醉而髡其首。以弟子育之。其妻怪夫不歸。入庵求之。尼方抵諱。而夫於隔窗聞妻聲。遂云。我在此。妻決戶出夫。則其頭已髡矣。妻尤尼。尼慚謝。夫曰。此吾自取耳。吾歸長髮。愼勿爲人言。時其子商於外。其婦怪姑氏食倍於常。又數聞人語音。乃穴壁窺覘。正見姑與一僧同坐。忿恚。具白其子。其子大怒。取刀入室。撫兩人首。其一僧也。卽奮刄斷僧首。母覺。而止之不及。乃告以爲僧之由。子不信。檢其首。乃大慟。鄰保執赴官。論其子弑父。固出不知。然母奸不應子殺。遂坐死。尼亦徒刑。

江西尼

宋咸淳間。一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女曰。尼也。父母怪之。女曰。尼與我同寢。常言夫婦咸恒事。時偶動心。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果然男子也。遂數與合。因而有娠。父母聞於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舟山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頗有姿色。通諸佛經咒。而女紅更臻其妙。往往化緣。止求口糧度日。不愛財帛。凡一切功德主。咸敬重之。宦家富室婦女留習經咒女紅者。師秀無不與之偕寢處。同飲食。意或稍怠。師秀即飄然辭去。略不沾滯。以故人家男子。謂師秀眞修行佛弟子也。師秀尤好在寡婦家往來。非眷戀於此。即趦趄於彼。寡婦爭強留不捨。偶有少年欲淫之者。卒揣其陰。則陽物大而且長。乃男子也。事聞於

官。師秀稱從幼出家。身本婦人。何妄云男子。官命兩坐婆驗之。則是女也。官將責少年。少年曰。我以爲婦人。將姦之。揣其陰。見陽物甚大。乃目所見。手所捫。何謂婦人。一坐婆曰。驗來本是婦人。但我聞世有二形之人。其外是女。可與男交。其內有陽物。可出而與女合。當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其形即出。如法試之。已而陰中果露男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略。判云。

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故陰陽分而成配合。夫婦別而有唱隨。今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爲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兩字。決脊六十。枷令十日。押下摧鋒軍寨拘鎖。

月具存亡申之。

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贏字得（好）好（得）緊

女僧嫁人

饒州有女僧。從士人張生者。鄉士戴宗吉爲詩贈之。詩曰。

短鬟蓬鬆綠未勻。 袈裟脱却着紅裙。

如今嫁與張郎去。 贏得僧敲月下門。

聞者痛快。

張先。字子野。嘗赴一尼私約。其老尼性嚴。每臥於池島中一小閣上。俟夜深人靜。其尼潛下梯。俾子野登樓相遇。臨別。子野不勝惓惓。作一叢花詞以道其懷曰。

傷高懷遠幾時窮。無物似情濃。離愁正引千絲亂。更南北飛絮蒙茸。歸騎漸遙。征塵不斷。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橋通。橫觀畫閣黃昏後。又還是新月朦朧。沈思

細恨。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

史君實贈一老尼嫁人詩曰。

脱却羅裙着繡裙。仙凡從此路歧分。

蛾眉再畫當時綠。蟬鬢重梳昔日雲。

玉貌緩將鸞鏡照。錦衣兼把麝香薰。

屏幃作得輝光寵。更没心情戀老君。

進士黃公文煒。建昌人。任華亭令。有尼蓄髮。欲嫁人。投詞求批執照。公判云。

短髮蓬鬆綠似雲。緇衣脱却换紅裙。

如今嫁作良人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與戴詩相同。而嬴字免字。各有旨趣。

問得是

尼慧澄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堆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幃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妬悍自衒者皆羞服。至相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耶。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姿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覩❶之。駭慕喪魄。歸鬱鬱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媿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耶。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惟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

尼曰。值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耶。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值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值爾。然我卒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爾。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氏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豈復得耶。姑留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餽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付一禿嫗。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赧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兒忌辰。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

亟遣之所以今日召之亟也

眞小人

小室中。具酒餚俟。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尼曰。來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頎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卻。爲釂卮。卽自持酒酬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不見十分難動）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絲毫不當生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俟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値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値。且訟於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閒之甚

嚴。狄氏以念生病死。

校記

❶「覩」原作「觀」，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乾明寺尼

汴梁張生。年十八。人物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觀燈。忽於佛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裡眞香誰見竊。　鮫綃滴血染成紅。
慇懃遺下輕綃意。　好與才郎置袖中。

詩尾後有細字一行云。

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藍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

生嘆賞久之。和其詩曰。

濃麝因同瓊體織。　輕綃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魂夢中。

做得巧

紅拂扮得男子此女扮作師姑

倏忽元宵將近。生思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藍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衆。生驚喜無措。乃近車。或先或後。吟詩一律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遺吟懷意氣饒。
勒馬住時金鐙脱。　亞身親用實燈挑。
輕輕滴滴深深拜。　慢慢尋尋緊緊瞧。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其音韻。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啓簾窺生。見生容貌。大喜。隨令婢百花者通情。生會女意。須臾。香車已失所在。次夜。生伺於原處。俄有青蓋舊車而來。更無人從。車掛雙鴛鴦燈。生覩車中非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招生。生潛逐之。至乾明寺。老尼迎問曰。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之入小軒。軒中

全虧老尼

已張燈列宴。尼乃去包絲而綠鬢堆雲。脫僧衣而紅裳映月。生女聯坐。尼侍傍行酒。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付之。女笑曰。京輦人物極多。惟君得之。豈非天賜姻緣耶。生舉前所和詩。女曰。眞我夫也。於是同生就枕。極盡歡娛。頃而雞聲四起。女謂生曰。妾處深閨。祝天求合。得成夫婦。昨夜歡濃。今朝離別。從此之後。無復再會。不若自盡。君不忘情。感恩多矣。生曰。我非草木。豈能獨生。女曰。君有此情。我之願也。遂解衣帶共結。欲同懸於梁間。老尼急止之曰。豈可輕生如是乎。爾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生女求計於尼。尼曰。汝遠避江湖。更易名姓於千里之外。可盡終世之情。生女然其言。遂約生。今夜三鼓後。可於城北巨柳下俟我。我將黃白之貲。從郎遠遁。生曰。爾果然否。女曰。妾與君性命尚棄。況餘事乎。女乃告歸。生亦收招拾黃白一包。如約俟於柳下。彷彿夜分。果見女迤邐而來。共會宿於通津邸中。次早僱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是

(所)在。兩情和好。諧老百年。

西湖庵尼

臨安某上官妻。爲少年所慕。日日坐於對門茶肆。睥睨延頸。如癡如狂。嘗見一少尼從其家出。遥隨以行。尼至西湖上。入庵寮。少年即求見尼。啜茶而去。自是數往來。少年固多貲。因以修建殿宇爲名。捐施錢帛。其數至千緡。尼訝其無因。再三叩其故。少年以情告。尼欣然領諾。約後三月來。於是列一齋目。上書大官女婦封稱三十餘人。再詣某宅。邀其妻曰。以殿宇鼎新。宜有勝會。諸客皆已在庵。請便升簥。即盛飾易服珥。攜兩婢偕行。迨至。彼原無人。尼將錢犒簥僕遣歸。設酒連飲兩婢。婦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時始醒。則陰戶精流。一男子臥於傍。旣死矣。蓋所謂悅己少年者。先伏此室中。一旦如願。喜極暴卒。婦人不暇俟肩輿。呼婢徒步而返。良人適在外。不敢與言。兩婢不能忍口。頗泄一二。尼畏事

露。瘞屍首於榻下。越❶旬日。少年家訪其踪。訴於官。官鞫得實。尼坐徒。婦人免。

校記

❶「越」原作「趙」，據無窮會藏抄本改。

自得

此句便見是借種

張漆匠遇尼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德寺。役工數。內有漆匠張某者。天台人。偶春夜出浴。回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暗中以手捫壁。隨嫗而行。但覺布幕。轉經數曲。至一小室。使就物坐。此嫗乃去。繼有一尼攜燈至。乃見四壁皆有青赤衣帷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燈燭熒煌。酒餚器皿。一一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之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頃時復至。後有一婦人隨來。容貌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逼使坐。遂召前嫗命酒。誹飲歡暢。此婦人更不一語。尼曰。已晚矣。張但懇尼曰。匠谷極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就寢。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婦人更無一語。疑爲瘠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鑰。喚張起。如前。令嫗引出。亦摸布壁行。覺

四字角（訣）準是一必（筆）生意

至一門。非先來所經。令張從此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迨曉。卽離役所二里許。後尋路歸。董役者責之。及聞此事。使人偏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閾。衆皆謂是鬼物。而有一木匠云。固寵借種耳。

棲雲庵尼

棲雲庵女僧。出入人家。甜言哄誘。嘗攜一吏妻女。與僧淫於庵久矣。其無人知也。偶冬月。吏奉差他往。妻女日赴庵無忌。居人疑之。踰垣密覘。見尼方治饌廚房。寂無他人。再至一雪竇。則熾炭盈爐。滿竇和煖。六七雄僧爭淫吏妻女。其鄙褻狀態。不可形容。居人復踰垣而出。夥衆擒執。僧跪懇。吏妻女各持首飾。拜泣以求。尼捐所得十數金。並以與居鄰。衆人得賄。釋之。翌再往訪。尼已他徙。庵空無人。

思無邪滙寶 貳拾肆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春夢瑣言」

「不題撰人」

《春夢瑣言》出版說明

《春夢瑣言》爲艷情傳奇小說，不題撰人。書前有沃焦山人序，署「崇禎丁丑春二月援筆於胥江客舍」。沃焦山人無考。據序，彼因愛此書之「筆骨縱橫，辭理條達，爲之序評批圈」云云。今此書只存日本傳抄本，未見「評」，或於傳抄時佚去，甚可惜也。序又謂：「或曰：是記嘉靖朝南寧侯妻之弟，私丁陵園事，內監胡永禧所作也，未知果然乎否？」此書過去未見著錄，惟存日本抄本。五十年代高羅佩據日本抄本排印二百部，分贈世界各地漢學圖書館。此書近代傳抄本頗多，七十年代，臺灣有張大千、張目寒、陳定山等輾轉傳抄本。此次校勘使用版本情況如下：

㈠哈抄本　素白紙抄，藏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扉頁分三欄，中欄大字「春夢瑣言」，左欄作「明治古之少年」，右欄作「□□□□」。次沃焦山人撰之〈春夢瑣言序〉，接下正文。序及正文皆抄於印就之稿紙上，上下單欄，左右雙欄，外粗內細。內有絲欄。半葉十四行，每行字數不等，約二十字左右。此本抄寫頗佳，從一些用字習慣，如「承」作「兼」，「佛」作「夭(仸)」，「澤」作「沢」等，可知爲日本人所抄。其中又頗有誤字。與高羅佩刊本比勘，此本漏抄兩行。抄本有眉批，除序「醫人龔氏者，方書中有〈求嗣篇〉，載交合之狀，語似頗悉。」句上眉批云：「確云：『龔氏』則龔廷賢，『方書』則爲《萬病回春》也。」爲註釋性之批語外，其他皆爲文字校勘。校文偶有指原抄本和現抄本不同文字外，絕大多數據文理作校。此等校文，

多已收入高刊本中。

㈡高刊本　此本乃高羅佩於一九五〇年刊於日本東京。前有高羅佩英文序，謂原本爲日本抄本，不署抄手姓名及抄錄時間，然據封而格式及使用紙張，估計爲寛政末年抄本，抄於一八〇〇年左右。抄本爲一著名藏書家所有，計十五葉，半葉九行，行十七字。高序謂抄本多古字，如「窗」作「囱」，「已」作「㠯」，「居」作「𡰥」，「筆」作「笔」，「道」作「衜」，「德」作「悳」之類，可想見原抄本或刊本用隸書，在明代是艷情文學所喜用之字體。今刊本將此類古字用通行文字排印，又改正幾個明顯的錯誤。高氏以爲，日本抄手有兩三個地方脫抄或改變字序。高刊本頁十行，行二十八字。有圈斷。圈號排入正文中。現以此本爲底本，參校哈抄本，詳見校記。二本皆訛處，以校勘符號標示。底本圈斷有誤者，逕改。至於高刊本中「已」、「己」不分，「貞」、「眞」不分，「晳」、「皙」不分，「游」、「遊」不分，「歧」、「岐」不分，「敞」、「敝」不分，「坐」、「座」不分，「壺」、「壼」不分，「揚」、「楊」不分，「弈」、「奕」不分，「簟」、「蕈」不分，「要」、「要」不分，「祇」、「祗」不分，以及俗體、簡體字如「湧」作「涌」，「肢」作「支」，「穀」作「谷」之類，亦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唐·張鷟（約六五八—七三〇）《遊仙窟》自宋代以來，未見著錄，學者以爲此書早已佚去。目前見之《遊仙窟》，乃晚清由日本引渡回國者。然《春夢瑣言》之故事架構，實自《遊仙窟》來，應無疑義。沃焦山人序謂「蓋世有張文成者，所著《遊仙窟》，其書極淫褻之事，亦往往有詩，其詞尤陋寢不足見。至寫媾合之態，不過脈張氣怒，頃刻數接之數字，頓覺無餘味。」則作者序者皆熟讀《遊仙窟》可知。《春夢瑣言》文字大致清通，然造句遣辭，又常有不合習慣生

澀者。如序之「且載篇什許多」，「乃是有唐朝諸家餘韻」。正文中「及長，白皙秀目，姿貌姣麗，口多微辭，賦詩善書，及他歌嘯琴碁百技之流，莫不曉通。」「此里之女子以姿色稱者，罔不悉寄情於仲璉。然仲璉無一所勾引也。及歲二十有五，未踐煙花之衢。」「房櫳窗戶，極悉華麗。」「然不見一人男子。」「恭拜，謝見留之辱。」「個裡固無一人丈夫。」「帳屏几床之類，無一所見。」「仲璉恍惚如被掠奪者。」至於女陰及媾合之描寫，所用文字如「池」，「毛下鼻稜微下壓。水道口似括白綴囊。兩肉翼間猶疊紅綃，漸洳及穀道。」皆與明末艷情小說文字大不相同。或可懷疑此爲日本漢學高手者所造，仍露域外漢文之若干特色：文言白話詞混用，文法受本民族語言影響，未盡規範之類。此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

* * *

《春夢瑣言》故事梗概如下：

會稽富春書生韓器字仲璉，二十五歲，美貌多才，好遊山水。一日，行十餘里，至山中，見一洞。涉水而入，行數十步出洞，沿徑行，過樹林，見一院。入院，見兩丫鬟甚美。因日暮求宿。丫鬟爲引見主人李姐、棠娘。李姐名芳華，年二十二、三，面白如玉，着白綾衣、綠綉裳。棠娘名錦英，年未二十，頰如桃花，着乾紅衣、翠油裳。家無男丁，兩女乃命侍兒排宴，歌舞娛賓。仲璉、李姐、棠娘亦各歌以言志。宴罷就寢，仲璉不能寐，作詩自勵，聞棠娘輕聲唱艷歌。及二更，李姐、棠娘秉燭排戶而入。李姐上床，脫衣入仲璉懷。仲璉亦興發如狂，與交。棠娘傍視爲怨歌。李姐起，強裸之，抱於床。仲璉乃與之交，極盡歡暢。李姐討回仲璉，棠娘避去。李姐遂上仲璉身，爲就地飲泉之勢，至同抵極樂之境。時忽有山鵑叫過屋上，仲璉

驚覺，已失兩女所在；身上衣裳仍舊，憑石而坐，置身素李、海棠兩樹間。知夜間所遇兩女，爲樹精也，悵然題詩而還。

春夢瑣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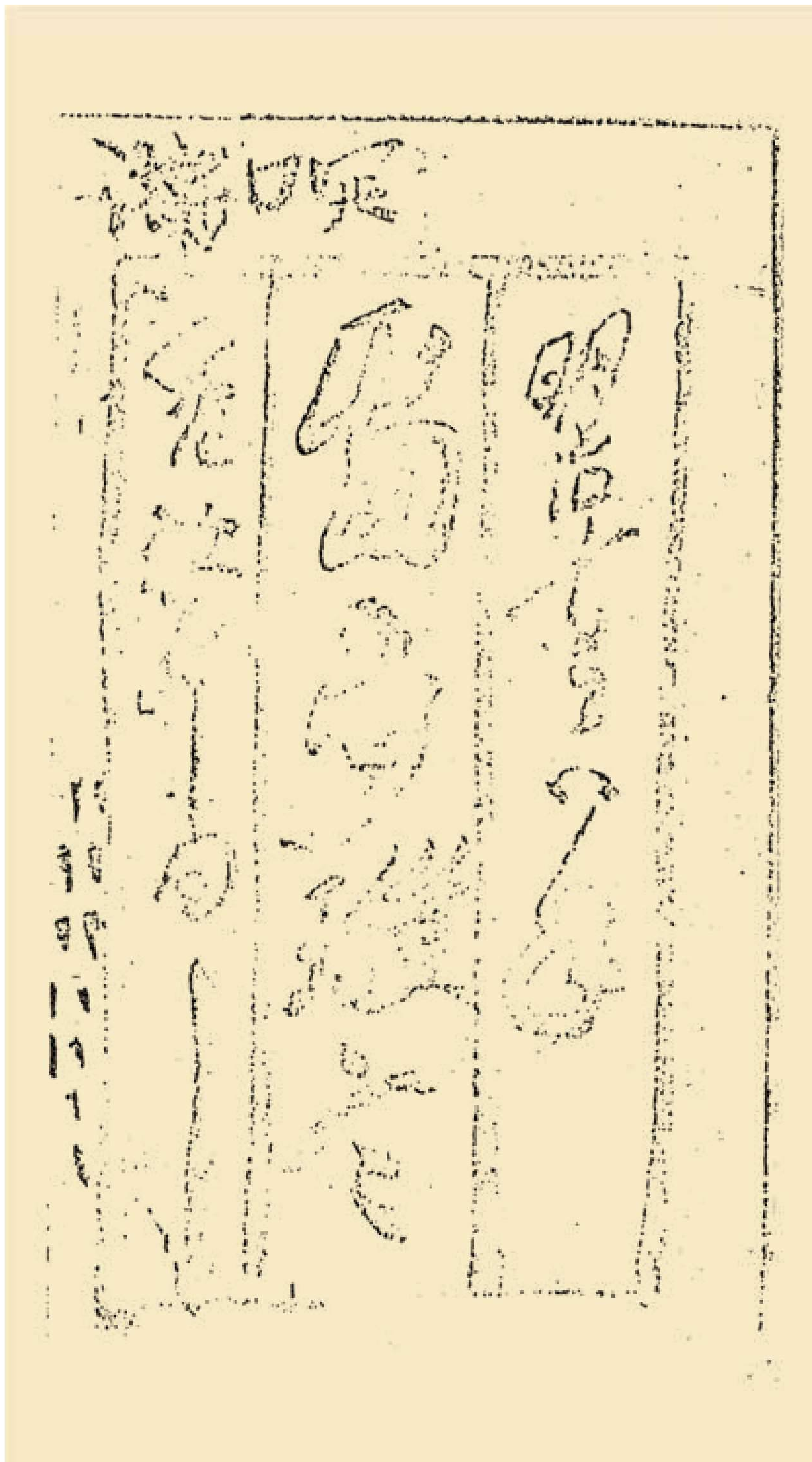
甚哉文辭之動人也。如讀廉藺傳。項王紀。則頑懦奮勵。怯弱勇決。若吳濞傳。則天下恂恂。勢如累碁。聞之者無不惴惴焉。至獻帝伏后紀。則皇運之衰弱。人主之困辱。無不爲之歔欷流涕者。何也。則以其極寫情狀。猶面視之故也已。不是特正史書册爲然。於私情陰秘之語。猶自有一般之妙處在矣。古禮曰。男女之交。謂之陰禮。以其衽席之間。有陰私之事也。故鄭衛桑間之詩。聖人不刪。諧謔秘戲。王者容之。以貴和賤固也。蓋世有張文成者。所著遊仙窟。其書極淫褻之事。亦往往有詩。其詞尤陋褻不足見。至寫婚合之態。不過於脈張氣怒。頃刻數接之數字。頓覺無餘味。

高羅佩自印本春夢瑣言序首頁

韓器字仲璉。會稽富春人。幼而孤。爲族人養。及長白皙秀目。姿貌姣麗。口多微辭。賦詩善書。及他歌謳琴棊百技之流。莫不曉通。時人號曰賽安仁。言比潘岳也。蓋富春之地。吳越之名勝。山秀水麗。多出佳人。此里之女子。以姿色稱者。罔不悉寄情於仲璉。然仲璉無一所勾引也。及歲二十有五。未踐煙花之衢。性唯樂山水愛花卉。春林之畔。秋月之下。隨意適處忘旦夕。或信宿而返。是以近境名區。無有不跋涉地。一日春氣新霽。烟景和融。仲璉怡之。曳杖出遊。信履而往。可十數里。到山谿稍奇。青巒垂崖。澗水藍碧。水底遊魚。瞥瞥乎可數。仲璉止杖賦詩曰。

春服初輕白日遲。正斯歷客采芳時。獨携篠杖尋谿去。遮莫

高羅佩自印本春夢瑣言正文首頁



哈佛大學藏抄本春夢瑣言扉頁

春夢瑣言序

甚哉文辭之動人也。讀藻簡傳瑯王記則頑悍嬌惰，性弱易淫。若吳濃傳，則天下怏々，勢加罷暮。聞之者，無不惴惴焉，至於節伏台紀，則皇選之衰弱。人主之困辱，不為之歔欷流淋者何也。則以其極寫情此。猶西說之故也已。不是特正史書所為然。於私情淫慾之語，猶自有一般之妙處在矣。古禮曰男女之交，綱之從禮。以其經常之則。有淫私之交也。故鄭衛桑間之詩，聖人不刪，讀說知戒。王者容之。以資和戲困也。蓋世有張文成者，所著遊僊窟，其書極淫褻之事。亦往々有詩，其詩尤纖綺，不足觀。至於詩會之態，不遜騷雅氣豔。頃刻數篇

哈佛大學藏抄本春夢瑣言序之一

良詮一謂無一字
頭字語以則韻之哉
古無則
在因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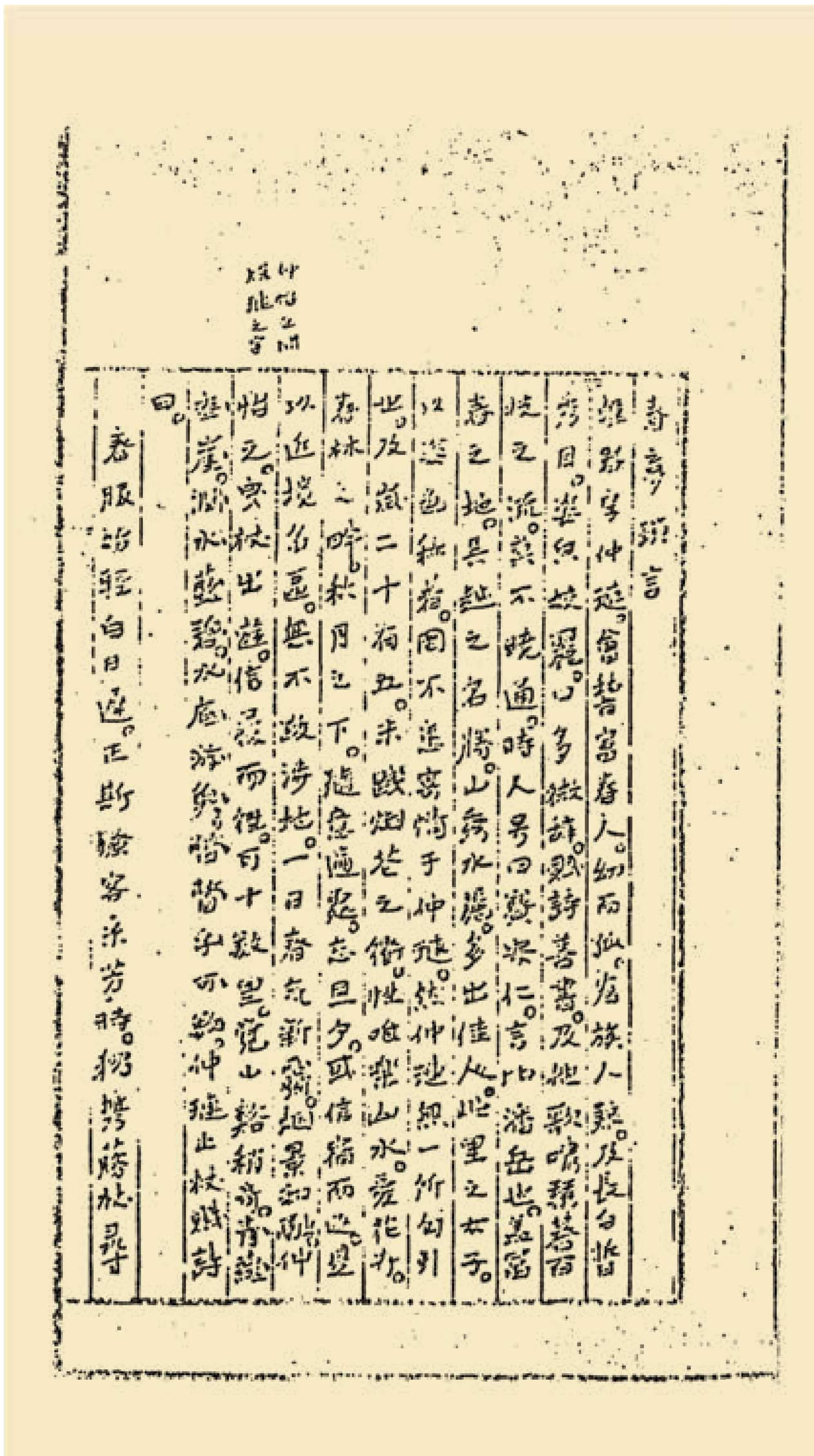
之數字。須寃餘味。並謁古齋。然筆力不足稱甲也。
蘭人諧江。若方書中。有求綱算。甚文合之狀。語似
陳急。然但就方狀已。不足稱俯。僑近見一冊子。題
曰春夢瑣言。閱其書。中記韓氏之子仲璩者。逢歡
女之處。且敘爲什許多。敘其次第。亦曲折抑揚。先
眾竹上言語之際。飲食燕樂之狀。一一寫出。得貫。
其綺風調。乃且有唐朝諸家餘韻。筆而不靡。艶而
不淫。乃若其狀第敘媱之狀。則妙酒隨手而生。情
洒辭而釋。至若自房幃則瓊艶若。更罵二女憐態
各不同。寔姐非繳迫歎。而以白見羞。棠娘婉柔艶
態。肌以紅呈露。又下休之狀。各不一。或似嘲。或直
呢。若教態熱。或曰皺眉。或曰蹙額。或曰刀割。或曰
鑿嚙。或曰飲泉。他問答之間。雜手足之作置。務四

然不協脫
如字

心旌之陶
我辛之窗

之談。飲食之異，無有一所同。實可謂變化無窮者也
歟。至終悉怨以杜鵑之聲聲啼。頌揚亦極奇絕。至謂
貞淳高逸之輩。未嘗一迴讀不神馳心移。情動韻動
嗚呼五寸之管。一寸之鋒。孰能動人者。實文之妙也
耳。然而猥生。亦不必猥褻擬其辭矣。柳韓仲連實有
識人許。又或所假設者歟。余閱論其意俗。唯發其華
背。縱橫辭理條達。為之序辭於簡。雖昔不以先為濃
艷之流。則采耳。或曰是記嘉靖朝南粵標妻之私
丁陵國事內監胡永禧者之所作也。未知果然否。
崇禎丁丑春二月援筆於滑江寓舍。沃焦山人撰。

哈佛大學藏抄本春夢瑣言序之三



仲琏之間
技能之字

春夢瑣言

韓器字仲琏。會稽富春人。幼而孤。為族人鞠。及長白皙秀目。姿質妍麗。口多微辭。默好善書。及壯歌嘯。頗善音律之流。然不曉通。時人号曰癡漢仁。言如潘岳也。嘗留春之地。具越之名勝。山秀水麗。多出佳人。此里之女子。以淫色稱著。固不足寄情于仲琏。然仲琏欲一所勾引世。及歲二十有五。未識烟花之衢。性唯樂山水。愛花於春林之時。秋月之下。隨意逍遙。忘旦夕。或信福而至。望以近塊名區。無不致游於。一日春氣漸和。風景如畫。仲琏之。策杖出遊。信步而往。可十數里。覺山路稍窮。青巒壑崖。淵水藍碧。於底游魚。嚙嚙乎可鈎。仲琏止杖賦詩曰。

春服始輕白日遲。正斯騷客采芳時。獨携藤杖尋

哈佛大學藏抄本春夢瑣言正文首頁

瑤。鈿落于下。露胸披亂。如憐如怨。嗚然亦如嬌啼。玉座
沼。筆如烟竹。錦帶林蕩。仲璉恍然惝恍。覺出枕二
女之所在。惝清凡床之顛。獨一介也。身上衣服如舊在
衾。衾歸隔。悉向所覺。仲璉怳惚如夢。披衣視。乃定日已曉。
月落鶏啼。天色漸曙。仰見兩樹。一是素李花如積雪。一
是海紅英。如將露。俗如其芳容者。李杜之精。錦與者海
棠之精也。心愈恍惚。不能疑者。竊恐妖魅乎。疏為書疏
乎。倘有幽風騷。無杯杯抄。若似若懈。仲璉悵然彷徨
題詩去。其詩曰。

春遊佳女宿瑤臺。見底烟霞望不回。為報世人醉
遊如此。不知何所惱腸來。

哈佛大學藏抄本春夢瑣言正文末頁

春夢瑣言序

甚哉文辭之動人也。如讀廉藺傳。項王紀。則頑懦奮勵。怯弱勇決。若吳濞傳。則天下恂恂。勢如累碁。聞之者。無不惴惴焉。至獻帝伏后紀。則皇運之衰弱。人主之困辱。無不爲之歔欷流涕者。何也。則以其極寫情狀。猶面視之故也已。不是特正史書册爲然。於私情陰秘之語。猶自有一般之妙處在矣。古禮曰。男女之交。謂之陰禮。以其寢席之間。有陰私之事也。故鄭衛桑間之詩。聖人不刪。諧謔秘戲。王者容之。以貴和賤固也。蓋世有張文成者。所著遊仙窟。其書極淫褻之事。亦往往有詩。其詞尤陋寢不足見。至寫媾合之態。不過❶脈張氣怒。頃刻數接之數字。頓覺無餘味。雖謂古書。然筆力不稱甲也。醫人龔氏者。方書中有求嗣篇。載交合之狀。語似頗悉。然但說方技已。不足稱愉情。❷近見一册子。題曰春夢瑣言。閱其書中記韓氏之子仲璉者。逢妖女之事。且載篇什許多。

敘事次第。亦曲折抑揚。光景行止言語之際。飲食嬉樂之狀。一一寫出得焉。其詩風調。乃是有唐朝諸家餘韻。華而不靡。艷而不淫。至若其床席歡娛之狀。則妙隨手而生。情循辭而興。宛然如自房櫳間窺觀者。更寫二女情態。各不同。李姐果敢進取。面以白見美。棠娘婉柔窈窕。肌以紅呈艷。又下體名狀。各不一。或假喻。或直記。若其態勢。或曰鼓盪。或曰觿解。或曰刀割。或曰鶴啄。或曰飲泉。他問答之間。雜手足之作置。器皿之設。飲食之具無有所遺。實可謂變化無窮者也哉。至終處。忽以杜鵑之聲驚破。頓挫亦極奇絕。雖所謂貞潔高逸之輩。未嘗一迴讀。不神馳心移。情思萌動。嗚呼。五寸之管。一寸之鋒。至能動人者。實文之妙也乎哉。班馬復生。亦不必猥褻損其辭矣。抑韓仲璉者。實有其人乎。又或所假設者歟。余罔論其眞僞。唯愛其筆骨縱橫。辭理條達。爲之序評批圈。覽者不以余爲漫戲之流。則幸耳。或曰。是記嘉靖朝南寧侯妻之弟。私

丁陵園事。內監胡永禧者所作也。未知果然乎否。

崇禎丁丑春二月援筆於胥江客舍　沃焦山人撰

校記

❶「過」下原衍一「於」字，據哈佛大學藏抄本（以下簡稱「哈抄本」）刪。

❷「情」原作「怏」，據哈抄本改。

春夢瑣言❶

韓器字仲璉。會稽富春人。幼而孤。爲族人養。及長。白皙秀目。姿貌姣麗。口多微辭。賦詩善書。及他歌嘯琴碁百技之流。莫不曉通。時人號曰賽安仁。言比潘岳也。蓋富春之地。吳越之名勝。山秀水麗。多出佳人。此里之女子。以姿色稱者。罔不悉寄情於仲璉。然仲璉無一所勾引也。及歲二十有五。未踐煙花之衢。性唯樂山水。愛花草。春林之畔。秋月之下。隨意適處。忘旦夕。或信宿而返。是以近境名區。無有不跋涉地。一日。春氣新霽。烟景和融。仲璉怡之。曳杖出遊。信履而往。可十數里。覺山谿稍奇。青蘿垂崖。澗水藍碧。水底游魚。瞥瞥乎可數。仲璉止杖賦詩曰。

春服初輕白日遲。　正斯騷客采芳時。
獨攜篠杖尋谿去。　遮莫迷花失路歧。

進取途。抵青巖下。壁立數十仞。亘攀躋。傍見一洞。窺之窅窅。中有圓❷

光一痕。猶如射的。仔細察之。洞盡所視天光也。碧水涓涓。流注於溪澗。乳糵❸垂上。亂石橫下。仲璉怪謂。去郭才十里餘。未知有此勝地也。意欲尋洞外。脫履褰裳而進。入水澤。石滑。將顚仆數。惟杖之憑。約數十餘步。始出洞。則顯敞豁達。連嶂如畫。有一徑似經行者。傍水繞山而行里餘。蜂蝶紛紛。先後飛去。若迎尊導❹者。進登一坂。忽聞一道香風。前瞻則山腹寬坦之所。林花紅白相間。雲蒸霞起。陟降三折。抵林下。松柏辛夷之類。交柯密鬱。蘭蕙芍藥之屬。憑巖羅生。二十步許而出林。見一院。樹椶橘柚。遶籬而往。有屛門半開。仲璉入立於庭。將請謁。覺清香襲人。仰見奇葩榮發。苔石瀟灑。風致所想。時聞院中彈箏歌唱。其歌曰。

悲芳時兮惜春陽。開明鏡兮照新粧。百花歷亂隨風落。鳴環
曳帶下華堂。和鳴禽鳥猶有匹。何事煢獨守空床。歌復歌兮
人不識。徒使雙淚濕羅裳。

音韻清亮。若鶴鳴九皐。風度高松。仲璉不覺意蕩心醉。嘆賞不已。賡作歌和之曰。

蹈蓁莽兮出幽篁。涉仙源兮到洞房。聞清歌兮聽鳴箏。哀窈窕兮獨自傷。春蘭敷綠無人采。年年花葉摧秋霜。不見簫史與弄玉。相共吹笙騎鳳凰。

時有人自窗中窺視。囁嚅少頃。有兩丫鬟。容貌不凡。出曰。客何來。仲璉斂容曰。僕亦茲鄉人。姓韓名器字仲璉。逍遙山水。失路到此。顧日已傾。如容蔭廡下。以待天明。則幸甚。丫鬟曰。君少待之。乃入。復出曰。主人請君入。仲璉曰。主人何姓字。曰。一人李姐。一人棠娘。仲璉欲再問之。女童已入。仲璉亦從入。房櫳窗戶。極悉華麗。壁上多古帖書畫。或有如蝌斗鳥迹文。殆不可讀者。一女坐於上。所謂李姐者也。歲可二十二三。面白如玉。不假粉粧。着白綾衣。綠綢裳。一女坐於下。所謂棠娘者也。二十而

弱。十五而強。顏如桃花。着乾紅衣。翠油裳。其光彩共動人。綽約如神仙。侍童十餘人。咸是美而艷者。然不見一人男子。仲璉憶疑當貴戚子女。好居別墅者。恭拜。謝見留之辱。不敢就座。李姐使仲璉坐。曰。君但宜寬心談話。妾等賤人。不足敬。妾姓李。名芳華。彼姓棠。名錦英。同居於此宅。個裡固無一人丈夫。又地僻。無或來者。喜幽境。遠於虎狼之害焉。今不料君乃見臨。頗缺迎接。幸君莫罪。仲璉曰。多少厚惠。(意)棠娘曰。君何業。曰。耕稼陶漁僕不克。吏務職事又人不舉。故僕糊口於筆端。濡咽於硯池已矣。棠娘曰。往聞君歌。風韻清越。果是風流中之人。李姐曰。賓莫飢乎。速具饌。侍兒捧案盤。飯如玉屑。羹肉蕈。芳馨甘脆。次進玉壺金杯。酒香如流。甜如蜜。他肴蕨之味。器皿之美。殆世不可得見者也。二女曰。薄酒恐不足醉君。仲璉謝之。二女命侍者吹笛鼓箏。或歌或舞以佐歡。中有一人能謳者。唱曰。

百二重關不足固。　楚人焚却咸陽城。
富春山裡春長富。　欲學長生宜駐情。

亦作楊白花曲曰。

揚子江頭楊白花。　春風吹送落誰家。
江流不返紅顏歇。　一曲哀歌起㝃鴉。

曲調古雅。近於齊梁。已而獻酬交錯。仲璉醉歡甚。於是意氣發暢。自作行路難歌曰。

弈碁雌雄不可量。　欲量雌雄觀在傍。
吏人黑白不可辨。　欲辨黑白視在氓。
君心好惡不可識。　欲識好惡察在腸。
勿言勿言言抵罪。　好但爲盡手中觴。

李妲曰。妾初以爲君自是翩翩佳公子。聞此曲則識堂堂好丈夫。人誠

不可以容取。即賦短韻曰。

好勇必好色。　有德必有鄰。
請見拔山力。　泣別虞美人。

棠娘使李姐彈箏。自歌懊憹曲曰。

昨日花枝帶雨重。　今日花枝依風輕。
花枝雖同風雨異。　何人解道此中情。
本期金蘭結儔匹。　豈料無媒誤終生。
玆身若有同心者。　瞿塘大行踏如平。
玆時若有倡和者。　飢虎當道不憚行。
翠黛白髮何所告。　懊憹空作苦吟聲。

歌調悲壯。音聲悽惋。不覺鼻酸涕零。四座肅然無言。棠娘曰。賓得無罷乎。宜備枕席。侍兒卽收壺觴。周屏風。設七寶床。桃枝簟。珊瑚枕。繡鴛被。

床前脚爐安鼎。煎香湯。案上玉盂盛薑橘鹽籠之類。金荷檠然。明炬大如臂。女童皆退。仲璉見屏上有詩曰。

雲母屏風畫彩雲。織錦縷帶結羅裙。
微身去就如相問。一點丹心傾向君。

仲璉滅燭就枕。忡忡不能瞑。二女容姿在目。言語存耳。欲忘不能。自憶平生鐵肝。爲二女磨礲歟。乃自勵作詩曰。

洛水賦成悲宓妃。白頭吟歇惜文君。
陳王犯禮相如薄。空有辭章勢未分。

時聞隔壁低聲歌艷詞。聽之則棠娘聲。其詞曰。

妾本良家子。家近金陵市。
十三學女紅。紝織無不通。
十五撰梨園。謝病不入門。

十七始見君。　中情羞不言。
十九期結髮。　君時從遠伐。
折柳傷流年。　送雁望胡天。
羨他鄰舍娘。　懷兒在姑傍。

仲璉呻吟反側。眼如魚。比及二更。有人秉燭排戶而入。卽李姐與棠娘也。棠娘靠案不進。李姐直就床。推仲璉曰。幽僻之境。知君之不堪寂寞。願拂枕席。奉一宵之歡。仲璉斂襟。俛首曰。僕聞之。禮男女歲不六旬不同居。僕雖無魯人之見。豈不學顏叔之嫌哉。敢辭。李姐擧手褫被曰。君已以單陽處群陰中。雖不媾情合肌。無乃爲不犯禮歟。何以五十步笑百步之爲。顧謂棠娘曰。樂只君子。以爲汝福。棠娘低頭含羞不克進。李姐❺放言曰。癡兒。春宵不俟人。遲廻那爲。已入崑崙。豈應空手而返乎。芳華先着鞭耳。乃脫衣。唐突入仲璉之懷。翼張兩膝。正見題毛卷縮類

獅茸。毛下鼻稜微下壓。水道口似括白縐囊。兩肉翼間猶疊紅綃。漸洳及轂道。舉體如束素。香氣逼人。於是仲璉春情猛發。不能自禁。慾火上燃❻大宅。胸下躍躍乎如履危。龍陽勃起。如旱苗得雨。半露首於褌外。李姐亦雙手却去仲璉褌。則龍體全見。頭如紫玉。李姐舒手捉❼之。正當池面。仲璉以腰推送之。❽一下而全沒。李姐廻腕持仲璉頸。以口鼻擦輔頰。仲璉復從而抱之。兩身箍束如一。仲璉欲動敵。持重不操戰。龍頭卓卓於池底。李姐殊悶悶。快不至於美。徹不至於感。頻蹙肚腹曰。君奚不角技。徒隔履搔癢之爲。將使妾惱殺歟。仲璉曰。雖有志氣。不如俟時。乃曳腰爲鼓盪全爐之勢。腹肚如鞴囊。李姐兩脚交鎖。目暝肉顫。漫❾曰。天下寧有此事乎。無地於置身。仲璉曰。不知吾亦命在何許矣。玉囊濯濯於轂道。波瀾隨勢溢出。似龍車輪水。交鋒數十合。勝負未決。棠娘傍視不克忍。屈軀絢脚。口角沫出。唱一曲曰。

斑妃紈扇憐明月。　齊女柏舟歎中河。[10]
枉以歡娛付人手。　背窗何者獨悲歌。

李姐聞之。放解淨污。起謂棠娘曰。斯兒無賴。唱而不和。導而不趣。枉罪於人何云。強裸之。抱上於床。卽歌曰。

望爲山上石。　恨爲打頭風。
男子眞何物。　果是可憐蟲。

仲璉亦和曰。

照鏡花爲面。　脱衣玉作肩。
抱持着膝上。　何處不可憐。

棠娘不言。兩手蔽面。交股屈膝側臥。仲璉就排其膝。則不復固持。翻腹嚮仲璉。肌膚如紅玉。股間一破縫處。湧泉流膏。仲璉劍鋒再鋭。猶新經磨者。脈絡漫理。棠娘徐捫試其鋒。淸淚滴滴如鉛水。仲璉以身横楔於

股間。鋒擬隙。恐新交致痛楚。徐徐拽刺。以寶釄解結之勢。然其泛膏滑澤。不復礙梗。遂以鸞刀割肉之勢剸入。則汃汨及鐔。雙手相枕。挽頰舐舌舐。肚下毛茸相紊。鋒氣煦煦如伏卵。棠娘臍下似湯谷。一前一綏。以要愉快。棠娘力以氣連下。提舉吸忍。仲璉曰。民亦勞止。訖可少息。棠娘微笑曰。永錫爾類。乃把羅巾拭汚染。及仲璉之下體。仲璉於是蜕⓫身而出。正見門戶兩扇如紫綃。白肉擁(臃)腫欲吐。蠕蠕乎似蚌胎剖珠。覺嬌容勝於面。仲璉轉棠娘。自後持之。背當腹。臂承腰。腿向膝。再以麟角揷入空中。用仙鶴啄玉之勢。急疾攻擊。角端直犯神窟。則室內胞脹。如嘶如喋。角勢增勁利。來去奮迅。棠娘氣息欲絕。足指搐然。搖身如尺蠖。反手爪(抓)仲璉之腰曰。已矣。生無聊。仲璉曰。奚爲。⓬棠娘曰。佛地天堂不在他焉。呻吟歔欷。若狂若病。童心之未消。比李姐則更有一段可憐。仲璉亦快美盈滿。從腋捫乳曰。僕今死於娘子之手。猶如生時

也已。李姐自傍掣棠娘之手。分解之曰。錦英。汝殆楚公子。借而不還。獨擅美於當場。棠娘仰見赧爾。被衣側避。少有望色。然不酬一言。李姐直蹲仲璉腹上。以器觸玉莖。如乳蛾尋隙。孏房圓圓。類石榴見霜。仲璉復以莖上擬。矗似建牙。直鑯器中。猶承鑿之柱。反身上撐。彎若虹梁。李姐以大骨推壓仲璉肚下。爲就地飲泉之勢。極力榨束。則室內肉珠纍纍墳起。如榴子之狀。蟻聚攻陽物。陽物迗導以腮載⑬內關。龜首上連。啄宮門。子竅開通。水脉津津。下垂於四邊。皎如冰筋。仲璉感快徹骨。不知我神入彼身。彼身換我體。李姐亦切美痛快。茲之極至。首枕仲璉之頰。目不能開。口不能言。骨弱筋緩。四肢不收。鼻息噓噓。如涸魚叱咮。仲璉莖口迗出醇盡。直射宮口。若噴筒注水。床辨搖搖戛戛。髻解髮迤。金釵玉瑲紛落於下。雲鬢擦（撩）亂如漂藻。時忽⑭有山鶻叫過屋上。聲如烈（裂）竹。谿響林應。仲璉於是愕然驚覺。已失二一女之所在。帳屛几

床之類。無一所見。身上衣服如故。在兩樹間。憑石而坐。仲璉恍惚如被掠奪者。乃定目四瞻。月落鴉啼。天色漸曙。仰見兩樹。一是素李。花如積雪。一是海紅。英如升霞。祇知其芳華者李樹之精。錦英者海棠之精也。心志怳怳不穩。疑吾爲物魅乎。物爲吾厭乎。偶有微風至。樹枝垂拂。若扯若駐。仲璉悵然彷徨。題詩去。其詩曰。

夢逢仙女宿瑤臺。　覺處烟霞望不廻。
萬事人間總如此。　天臺那用悔歸來。

校記

❶ 此四字原無，據哈抄本加。
❷ 「圓」原作「閃」，據哈抄本改。

❸「蘗」原作「孽」，據哈抄本改。

❹「導」原作「尊」，據哈抄本改。

❺「姐」原作「娘」，據上下文及哈抄本改。

❻「燃」原作「然」，據哈抄本改。

❼「捉」原作「促」，據哈抄本改。

❽「之」字原無，據哈抄本加。

❾「漫」字原無，據哈抄本加。

❿「柏」原作「拍」，「歎」原作「歡」，據哈抄本改。

⓫「蛻」原作「脫」，據哈抄本改。

⓬「爲」字原無，據哈抄本加。

⓭「載」原作「□」，據哈抄本補。

⓮「忽」字原無，據哈抄本加。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 年 9 月 19 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如意君傳／（明）徐昌齡著.--初版.--臺北市
：臺灣大英百科，1995 [民84]
面； 公分.--(思無邪滙寶；24)
與癡婆子傳／（明）芙蓉主人輯--僧尼孽海／（明）
舊題唐伯虎選輯--春夢瑣言／不題撰人合刊
ISBN 957-8592-42-6(精裝)

857.4 84009204

思無邪滙寶〔貳拾肆〕
如意君傳・癡婆子傳
僧尼孽海・春夢瑣言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孫秀琴
校　　對／湯秀蘭・楊俶儻・薛淑敏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5 年 9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2-6(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